

且 予  
集 說 小 篇 短

局 書 平 太



予且短篇小說集

予且短篇小說集

著者 予且

發行者 管東生

發行所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太平書局

印刷所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電話：六〇一七〇番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初版

——二十元——

# 予且短篇小說集

## 目次

雪茄	一
君子契約	三
傘	六
酒	九
考慮	一一
微波	一三五
照像	一五五
求婚	一七九

雪

茄  
口

原书空白

趙先生說：

「從此我是不再抽雪茄了。我並不是貪圖新生活的美名，也不是想省下這幾個錢，實在是因爲太不便利了。出去的時候，口袋中先須裝一個大煙盒，煙盒裏也不過裝五枝，五枝，還不夠半天抽的。」

他說這話，放下了莊嚴的臉，好像「宣誓」的一般，他的夫人，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孩子，全都聽見過。

晚間，夫人向他說：

「恩生，你還是不要戒罷！」

「怎麼？你也來打破我的志願！」

「不是我打破你的志願，實在我覺你有些無聊。」

「我？無聊？」

「不說你，就是我也覺得有點無聊。記得以前的晚間，你閒坐在那裏抽，滿屋子都有清香的氣息，怪好聞的。如今，沒有了，真覺得有點無聊。」

「對！爸爸還叫我替點煙呢，現在也沒有點的了。」孩子正靠在他母親的膝前，小眼向他的媽望着。

「真的，你那二十五塊錢的打火機，現在不是沒有用了嗎？還有那三十塊錢的煙嘴。」

「人總不能受制於物的。難道因為有了打火機煙嘴就得要長此抽煙。」

他說着真覺得有些無聊。立時走出去。

這正是暮秋的時候，馬路上有明亮的月光。他走出了家門，來到馬路上。

「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這樣的自問着。

「平時是坐在桌前，對着燈抽煙的。因為抽煙，就覺得晚間有味。有思想，有話說，有悠悠的夢境。尤其好的，就是看那口中噴出的煙，慢慢地在空中幻出種種的花紋。」

「抽煙是有相當意義的！」

一縷思飄浮在他的腦內。

「不能！」

他恨恨的說着。

「現在我總不能跑回去抽煙。一個人應該有自制的能力。」

他站在馬路邊，兩隻眼遙望着天空的明月。



「恩生，一個人站在這兒做什麼？和你的夫人嘔氣嗎？」

一個朋友站在他的旁邊這樣地向他說。

「沒有這回事，我們在一塊兒不嘔氣，已經有六年了。我是因為無聊，方出來走走的。」

「走走，很好，我也是出來走走的。」

他們便一同在那人行道上走起來了。

「你現在是不抽煙了，是不是？我記得你曾經說過。」

「是，不抽了。」

他回答着，便看見朋友從懷中將煙掏出來了。

「我想我抽煙總不會引起你對煙的欲望。」

「不會，決不會！」

但是他却聞着一股煙香。在平時，他是決不會如此的。以一個抽雪茄的人，聞見那香煙的味，那真是淡了，太淡了。但是，今晚却不然，他聞起來覺着香，並且覺得很香。

朋友說：

「我昨天就想告訴你一個消息，可是如今想起來，告訴你也沒有用。你現在不抽煙，可是你所抽

的那種煙，價錢已比從前便宜的多。」

「便宜的多麼？」

「自然！」

「不會的。我所抽的那牌子最老，價錢是低不下來的。別種牌子的煙儘可以賤賣，我那個牌子的煙可不行。因為它的製法太好了。一盒煙，從第一枝到末一枝，滋味一樣。不單是滋味一樣，顏色也是一樣。不單是顏色，形狀也是一樣。那方的部分圓的部分，也是一樣。而且不受天氣的影響，寒暑燥溼都不能使它變一點兒味。那怎樣會減價，貨真價實的那一類貨物，是不會減價的。」

「你真是太以理想來衡定事實了。是千萬萬確減了價的。你現在已經不抽煙了，我向你說個謊有什麼用，難道還想騙你去白跑一趟路？」

「我不信！」

「價錢不是在貨品本值上，乃是在銷路上定的。」

「那種好煙會沒有銷路？」

「是那公司全部貨物都行減價呵！」

「我不信！」

「不信，你看，現在還早，公司還沒有關門咧！」

趙先生的心動了。他雖然是知道那種煙不會減價，但他是時時刻刻希望減價的。他想假使真的減價，那纔使人快意哩！就是自己不抽，看看那減價牌子，也是快意的。

「去！」

他毅然的說出來：

「我和你一道去！」

朋友說：

「我不能陪了，我還有點事哩。」

「可是你不能騙我去白跑一趟！」

「決不會。減價是千真萬確的事。我昨天纔看見的。」

趙先生遂抱了一團熱心去看煙的價錢了。

×

×

×

×

賣煙的大公司，已經有一個月沒有看見趙先生的蹤跡了。今天恰巧碰着他高興去，而且又在快要「打烊」的時節。公司裏顧客是很少的。那煙草部的人，眼睛似乎特別來的尖銳，老遠的便看見了趙

先生。

「趙先生，您好久沒來了。煙該抽完了罷。這一批貨是難得減價的。」

趙先生望望那減價的牌子正在眼前搖幌着。一枝煙已經遞到眼前來。

「不能破戒的！」

趙先生靜默的自念着，他不好意思向店員說他已戒了煙，他說他今天抽的太多，嘴裏苦。

他真是惶惶若有所失的在公司中走來走去，直到「打烊」的時節，他隨着大眾走出了門。

公司靠街的一排櫥窗，被電燈照耀的分外明亮，有一個櫥窗中，一盒一盒的雪茄，參差的擺着。

在趙先生，今晚的眼睛似乎格外明亮些，他能辨別各種雪茄的顏色，形狀，以及各種木盒上的花紋，

尤其是他所吸的那一種，看的分外仔細，他竟看見了那盒沿上的灰塵。

高大建築物上的大鐘，已經敲了八點，他悠然的醒了，隨便地向回走，眼旁一家一家的大商店都

把門關起來，只有那小型的煙紙兌換店，電燈明亮的照着做生意。

「社會那裏來的這麼多抽煙的人呢？這店就是爲煙而開的。」

他舉目望那玻璃櫃裏和窗中的煙盒，雖不如大公司，却也是琳琅滿目，光怪陸離。他一逕地呆望

，店夥都對他發生了興趣，他爲的避免他們的注意，他掏出錢來買了一盒洋火。

夢。

一切的事，都是糊裏糊塗的做出來的，自從他和朋友分別到此時爲止，沒有一時一刻不像是在做夢。

他就在這夢中向前行進着，一手插在袋中，又覺着那盆洋火。他用那隻手向懷中摸去。

「煙！」

「還想抽煙嗎？」

他驀然的覺醒了。

兩手插在袋中向前急急地走回了家。

趙先生真是煩惱，他沒有理由說一定不抽煙，他也不是不想抽煙，又不圖個美名，又不想省錢，借了一個怕費事的理由不去抽煙，引出這些煩惱。

「今晚又是白白的過了。一點事也沒有做。可愛的家庭中的快樂的晚間，不去享受，却無聊地跑出來，看了一陣。這成什麼話。」

趙先生這樣的埋怨着，走進了家門。

孩子在燈下看着書，夫人在替他摺衣服。

「九點多了，還不睡嗎？」

他這樣地問着孩子。夫人說：

「他看我在摺衣服。他便不去睡了。」

「怎樣想起來，晚間摺衣服？」

「你這一套衣服，脫下來已經有一個月，老放在櫥裏，我想還不如收到箱中去。」

說着話她已經將手插入那件衣服的口袋裏。

「看，還有手帕在袋裏哩。」

「哦！還有煙。」

她一面說着，一面笑，從衣服上面的小口袋中，取出了三枝雪茄，雖然是在袋中放了一個月，顏色形狀可一點兒也沒有變。

趙先生很沉悶的坐到椅中去，眼睛看着桌上的三枝雪茄。

他想這種雪茄雖然說起來是不受寒暑燥濕的影響，自己却未曾真實的試過。因為買一盒不到兩禮拜就抽完了的。放在口袋中一個月，又關在櫥內的煙，却未曾試過。

他幻想着，却始終不好意思去拿來抽。

「望着那煙做什麼？想抽嗎！想抽就抽好了，又有什麼關係？」

「爸爸！我替你點個火罷！」

「不，我不抽！」

夫人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笑什麼？」

「我看你好像是在和煙嘔氣！」

「你在笑我！」

「誰笑你！」

「不笑，爲什麼說我和煙嘔氣？」

「有煙不抽，老是望着它，不是嘔氣是在幹什麼？」

「戒煙，總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並沒有說壞。」

她的聲音柔和下來了。她似乎察覺出來丈夫要借一個名義來向她發一頓脾氣，來洩許久沒有吸煙的一口悶氣。她帶着可愛的笑容，領了孩子到隔壁房間裏睡覺去。

趙先生看看他們走了，順手便拿起一枝煙來視察着。他不抽，雖然是一個人，真像曾子所

說的那「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君子慎獨的神氣。

他發現了雪茄煙外的一層，已經有點破裂了。他知道這總是那一天在懷中受了熱，煙變脆了，又受了重壓的原故。他用口涎將它黏起來，舌尖上頗受了一點刺激；便忽然憶想到外國海員嚼煙的那種風度。

「嚼，比抽格外來得便當，恐怕比抽也格外來得有味。」

他懊悔沒有在戒煙之前買一塊煙來嚼着試試看。

他將煙拿到鼻前，聞了又聞，覺得只有煙香，沒有霉味。

「這煙是完全沒有壞的，抽起來一定和新買來的一樣。」

「抽罷！」

他的心靈似乎在提醒他。他在桌上拿了洋火，夫人便走出來了。她似乎看見了他又似乎沒有看見他，他很隨便的說了一聲：

「睡罷！」

「你先睡。」

他輕輕地放下了洋火，兩眼呆望着燈。夫人已經入了被，仍望着他，臉上有很和藹的笑容。



他現在心中真是亂糟糟的。因爲不抽煙，好像什麼東西都不對，周圍的一切，好像都在嘲笑他。他看他的夫人，夫人眼睜睜地向他望着。他自己不覺的笑起來問道：

「你是不是疑心我要抽桌上的煙呢？」

夫人正色的說：

「沒有，完全沒有這個意思的。」

「我要抽，點個火就可以抽，這沒有什麼希奇的。」

「本沒有什麼希奇的。」

「那你老望着我做什麼？」

「天呀！這真難了。我不望着你，難道要背過臉去。我並不是不會背過臉去，我怕你不高興。」

趙先生的一枝煙拿上了手。但是他却目不轉睛的望着夫人。他看他的夫人似乎想笑，一面又竭力的忍住。

難道我真的抽起來，讓她以後來捉住這個笑柄嗎？他將煙仍放在桌上，望着燈，隨便的說：

「這三枝煙怎樣處置呢？我——一個不再抽煙的人。」

「對！我剛纔也想到的。三枝煙怎樣處置。扔掉罷，可惜。不扔，放在桌上，要壞的。」

「不會壞，這種煙怎麼會壞？」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呀！不能說放在桌上等你開戒。」

「不開戒的！」

「那就是要放幾十年的，如何行？」

「對！放在這裏也不好，也許有人來，看見了說我仍在抽煙。還是放到煙盒中去吧！」

「早知你還有三枝煙在口袋中，那些煙盒我也不扔去了。」

「不要緊，我還有一個裝五枝的皮煙盒。」

「因為你不再抽煙，我便將你那皮煙盒，那二十五塊錢的打火機和那三十塊錢的煙嘴，全都放進箱裏去。」

「開箱！那就未免太費事了。」

「不要緊，還有個木盒子在外面，就是你說的那最好的木盒子。你說煙放在裏面一禮拜，抽起來就有肉湯味的。不過如今我也盛了別的東西。」

「真的，那木盒子有點怪，煙放在裏面一禮拜，抽起來真有肉湯味，也許是木料好的原故。如今盛了東西，也犯不上再去拿了。」

夫人的興致却很高的，她笑着說：

「你那套衣服口袋盛煙也不壞，你不是向我說過，煙放在裏面，隔一天抽起來有香水味嗎？」

「那理由是很簡單的。本來那口袋是裝手帕的，有一天我無意的拿了你的手帕放在裏面，你那手帕上是有香水的。後來煙放到裏面，身上熱度把香味蒸到裏面去，所以吸起來就香了。」

「如今恐怕還是香的，放在裏面已經足足的有一個月了。」

「也許！」

趙先生又復拿起煙來，在鼻上聞了又聞。

×

×

×

×

趙先生聞了半天，始終也沒有抽。深秋的寒意，一點點襲到他身上來，他坐在那兒有點冷。他不自覺的將手放到袋中去，觸到那一盒剛買的洋火。

「洋火買了有什麼用，自己已經是不抽煙了。家中點的是電燈，此後根本用不着洋火。」  
他無意的將洋火取出來放在桌上。

「你還買了洋火。」

夫人笑微微的問着他。他覺得臉上有些火熱。但是強自鎮靜着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兒，心中忽

然光明了，他說：

「我買洋火是預備做一個有趣的試驗。」

「有趣的試驗？」

「我今天在報紙上看見的。他說用兩根火柴插在火柴盒的兩邊縫裏，中間再支起一根火柴來。然後用火點那中間一根火柴的中間，到底是那一頭先燒完。」

他說着就照做起來，但是心中仍不寧靜。他想這是孩子們幹的事，幾十歲的人幹着，又有什麼意味呢？他的心冷下來了。舉目看看夫人，夫人更沒有絲毫的興趣。他丟了火柴，很快的脫了衣服進了被。

如今，兩個人都睡在牀上，兩牀中間的小几上，一盞電燈，兀白的照着，這間房，真是和煖而又夾着冷淡。

他翻來覆去的好幾回，心中就像有一件事沒有做的光景，他睡不着，口內默數了一、二、三、四，也還是睡不着。

「這真是糟了。今晚怎麼會變成這般狀態？」

他自己在「莫明其妙」的問着。

「是想抽煙嗎？」

「不是的。決不是的。他不像那煙癮發了的人，呵欠連天的，淚水和鼻水，一點也沒有。」

戒煙，他自己竟有一點懷疑了。

「英！」

他喊他的夫人。將他夫人從睡眠中喊醒了。

「你也疑心我，以後會復行抽煙嗎？」

「我不敢！」

夫人淡淡的說着。

「抽煙倒不算一回事，好比我起來，劃上一根火柴，不就抽起來了嗎？不過既是說了不抽，還是抽，那總不好的。抽煙不算什麼，食言却是大事。」

「睡覺罷！你怎麼老是放在心上。」

夫人這樣的勸着。

「你以為食言不要緊嗎？」

趙先生興奮的從牀上坐起來。

「你真是太迂了！」

夫人笑，趙先生也笑。一個睡着，一個坐在被中。

桌上的三枝雪茄，遙遙地又竄入趙先生的眼簾了。他想到那一句；「不抽，放在桌上要放幾十年。和煙嘔氣嗎？」

「真的和煙嘔氣嗎？」

他想他夫人的這句話是不錯的。人固然不能受制於物，但是不能爲物所愚弄。放在桌上不抽，就是爲物所愚弄。他把煙竟看作一個迷人的蕩婦，在那裏不斷的玩弄人似的。趙先生如不撲上前去消滅它誘惑的火焰，趙先生顯然的便是個弱者。

他很熱烈的下了牀走到桌邊，又把煙拿起來，看了看，一口氣折斷了兩根。夫人早就被他驚覺了，她說：

「不抽，折斷它幹什麼呢？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趙先生的心不覺又光明起來。他望着剩餘的那一根發楞。

「這也是我的財產呀！煙是錢換來的，又有誰肯撕去他自己的紙幣！我真是有些神經錯亂。」

「只有這一根了，抽了罷，省得放在桌上惹厭。」

他的心靈似乎是在提醒他。他毅然決然的劃了一枝火柴將煙點着，那一圈一圈兒青煙又飛散在空氣中，一屋子頓覺生意蓬勃起來。

趙先生現在覺得對燈獨坐，萬籟有聲。他的心境十分的平和，腦際非常的清楚。眼睛雖對着白牆，好像是風雲萬里，一籀腦兒都收在眼底了。

他轉眼望夫人，夫人正閉着眼發出可愛的笑容。

「英！你睡着了嗎？」

「不！我正閉着眼細味你的煙香呵！」

「你，可真是我的意中伴侶！」

趙先生笑着說。

「煙味是真好的，我聞着就有精神。」

夫人的眼，就此睜開了。

「煙味是真好的。這種煙真的不受寒暑燥濕的影響，我如今可真試出來了。」

「怪不得你買洋火來做一個有趣的試驗呢！原來就是試驗這幾枝藏了一個月的煙嘍！」

夫人笑，趙先生也笑，一個睡在牀上，一個坐在椅中。

電燈仍是發出溫和的光線。那冷淡的空氣却因煙味的融和變爲濃厚而有生意了。



君

子

契

約

原书空白

我做了十幾年學生，就沒有在學校裏住過。小學是走讀，中學是走讀，大學還是走讀。不過大學生走讀的情況和中小學不同，中小學，是住在家裏的，在父母的保護下。大學，我離開了父母，離開了家鄉，跑到上海來住在舅父的家裏。這時正是民國二十五年的秋季，上海的人有許多都搬到南京，舅父也在我開學後一個月搬到南京，我因為是走讀，改成住讀有相當的困難，就決意在離校不遠的某一個弄堂裏找了一幢房子住下來。這時弄堂中房子空着的，共有八幢之多。當我來看房子的時候，看弄堂的人便向我說：

「先生，你沒有家眷嗎？」

「沒有家眷。」

「沒有家眷要一幢房子做什麼？」我笑起來說：

「不但你這般想，連我自己也是這般想。一個人要住這些房子做什麼？又沒有家眷！不過我家眷雖沒有，爸爸媽媽却是有的，我租好了房子再迎接他們來，不就熱鬧起來嗎？」

說一句實話，我的確是有一重心思的。上海是個好玩的地方，爸爸媽媽的歲數也不小了。爲什麼不到上海來玩玩！況且，上海的交通既便利，物價又不貴。

我向看弄堂的說出爸爸媽媽要來的話，他自然沒有話說，只好堆下滿臉的笑。他是個要錢的人，我多給他幾個錢，他還有什麼話說！

我將我的行李箱籠從舅父家中，用一輛手車搬來了。車夫倒也有點希奇，他說：

「先生，這房子是你一個人租下來的嗎？」

「是呀！」

「是不是開小學？」

我覺得他的話真是相當的新鮮。

「你怎麼知道我是開小學？」

「你的樣子像個教書先生。又是一個人租一幢房子，不開小學，難道讓他空着。」

車夫真是一個有經驗的人，知道一個人一幢房子應該怎麼利用它，可惜我不是他，沒有想到這一層。

我向他笑着說：

「這弄堂裏有沒有小學？」

「不知道。不過此地的弄堂多半是有小學的。」

他這句話提醒了我。

「真的，這個弄裏倒底有沒有小學？」

我在房間整理好了之後便到弄堂裏觀光一次，果然被我發現了一所小學，而且小學就在我的住所隔壁第三家。這正是散課的時候，一班小學生整隊跳躍着走出來，後面是有一個女教員看着他們的。這個女教員最能引起我注意之點，便是她活潑的情態和那雙靈活的眼。

「女教員和我有什麼相干？」我自己這樣的自問着。「我是來讀書的，別人的閒事，用不着我管。」

第二天我到學校去的時候，恰巧遇着她到小學裏來。第二次的會見，我對她的印象似乎特別深，她對我的印象我雖不知道，就她的態度上看，至少對我發生了興趣。

第三天，我又遇着她，雖然仍舊是偶然的。在我們的心目中，似乎已經不偶然而了。我們都得到學校裏去上第一堂課，大家自然遇得着。

有一天下雨，我穿着雨衣走，她却拿一把傘，我們仍舊相遇着，她一不經心，傘角便將我的帽子碰歪了。她十分抱歉的向我說：

「對不起，我碰了你的帽子。」她笑了一笑

當時我倒也不注意，等我上了課回家之後。她竟來敲我的門。我有些奇怪，問她：

「你幹什麼來的？」她說：

「我來看看你，兼問你有沒有空房子出租。」

「空房子出租？」

這是第三個人覺我一個人租一幢房子是不對的。看弄堂的是第一個，車夫是第二個，她是第三個

。我看她臉上有滑稽的笑容。我說：

「你看我一個人租一幢房子，是不是？」

我本想對她說我要迎接我父母到上海來玩的。但是一轉念，這些話實在無告訴她的必要。租房子本是我的自由，一個人住也好，十個人住也好，與別人有什麼相干？

我望着她，等她說話，焉知她並沒有回話，却笑着走進來了。

她這一切，都使我覺得她有點不對。如果我是她，我是決不會進來的。我說：

「你尊姓？」

「我姓陸！」

「這房子裏只有我一個人。」我說這句話是暗示着她，叫她不要進來，焉知她反而問我。

「一個人怎麼樣？」

「怎麼樣？」我也回答不出的。我不能說我要找個伴。她說：

「一個人怎麼樣，倒是我常想到的問題。」她一毫不遲疑，坐到我的牀上去。我說：

「你是說一個人覺得生活上有些寂寞，是不是？既嫌寂寞，就得找個伴纔行。」

「所以我就來找了你了。」

「找了我？」我非常驚奇。她怎麼會說出這句話。我是一個內地的人，不能不令我覺得上海的確有些神祕。我說：

「陸先生，你找錯了門了。」她笑道：

「我不是先生，是小姐！」

「你不是隔壁小學裏教書的先生嗎？」

「先生是小學生叫的，你叫我小姐好了。」

「你該找一個有老太太的家庭，不能找我這樣單身青年男子的家住下去的。」

「怕什麼？」

「有人說閒話呀！」

「我的校長是不會說閒話的，我的家不在此地，此地也沒有什麼認識的人。鄰居我是不怕的。你這房子還有沒有人進來住？」

「也許爸爸和媽媽要到上海來玩玩。」

「那不就是一个有太太的家庭了嗎？」

我真沒有辦法，在我的意思，本想拿爸爸媽媽來拒絕她的，那知反而被她套了去。我說：

「也許他們不來。」

「最好就是讓一間給我住了。」

我不回話，她也不肯走。半響，她向我說：

「一個人住在一幢房子裏，局面是不能維持長久的。到底不是公寓，不能由你一天到晚不在家。譬如你的電燈，看電表的人，就沒有法子打開你的門，還有收租收稅的來了，也沒有人應付他們。再說，一個人不能說不生災害病，倘使你在這裏害起病來，連水都沒有人遞給你喝的。所以，直接了當的說，一個人決計不能租一幢房子。」

可是，話又得說回來了。你也可以把房子租給別人，自己做二房東。提到租給別人，困難問題就多起來了。租給人多数的家庭，那就要變成喧賓奪主，你的氣，會受到無窮無盡的。租給人少的家庭，



譬如是一對連孩子都沒有的少年夫婦罷，他們那些雙雙對對，恩恩愛愛的動作，聽着看着豈不令人難受？倘使他們的小孩子再要多起來，你必定會被他們吵的不能讀書。倘使他們再要有許多用人，那就更不成，你不在家中，誰替你看零碎的東西？」

「所以……」她略停了一刻。

「你這幢房，租一間給我。你許多的困難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我不是什麼壞女人，我是隔壁小學的教員，這是你知道的，你要保證人，校長就是我的保證人。你不要把一對青年男女住在一個屋簷下看得太重。青年男女也各自有其人格的。你如果肯租，我在租約之外，和你另外立一個契約。」

「另外立一個契約？什麼契約？」

「君子契約，那便是我倆雖住在一個屋簷下，只許互有精神上的安慰却不許有肉體上的接觸。各人自愛，大家都有個限度。」

這真是很新穎的，我從來就沒有想到過。我仔細對她望一望，覺得並沒有什麼惡意。也沒有什麼求愛的心思。她只是天真活潑可愛，此外，大概她還有一點好奇。

她的理由並不錯，一個人真的不應該租一幢房子。爸爸媽媽是不會來的。這只是我片面的思想。

我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我將這所房子退租，去另找人家的亭子間住，這是不願意做的。二房

東是一種多麼難說話的人！連五支光的電燈都不能讓你點個痛快，早出，遲歸，上樓，下樓，都要受他的限制。還有一條就把房子讓一間給陸女士了。

「君子契約！」我順口的說着。

「是呵！」她笑起來。「這個名詞好不好？如果這個契約能以訂定，我們的生活必定是非常豐滿而愉快了！」

二

我一向是一個很隨便的人。對於陸女士的提議我也沒有深加研究就答應下來了。我總覺得我是個男人，和陸女士在一起，吃不了什麼虧。而且自己還在讀書時代，更沒有多錢在身邊。我還怕什麼？和她在一起住，也許生活會是豐滿而且愉快的。如果真的不好，那麼下學期起，我就住校，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我把樓上讓給她住，我自己住在樓下。

她搬進來的時節，我在學校裏上課，等到我回來，她的房間已經收拾好了。論她的房間，的確比我的清潔整齊，可是我並不發生什麼興趣。我仍舊照我的方法，晚餐出去吃，吃過之後便來一個長距離的散步，到家時候已經八點鐘。

陸女士從樓上下來了。她說：

「你吃過飯了嗎？」

「吃過了！」我冷冷地答着。

「大概你是要唸書的！」

「唸書？我一向就不大唸。」

她毫不猶疑的走進了我的房。

「現在起，就開始我們兩人的新生活了。這種生活不容易得到，我想不到能遇着像你這樣一個思想豁達的人。」

「我的思想豁達？」我真不知道她到底是什麼意思。她說：

「像你這樣的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上一個月，我立意去找朋友。我每晚到餐館去吃晚飯。我的希望是我對面有一個人自動的來坐着。可是非常令我失望。男人總是找男人的桌子坐下去，決不肯到我的桌上來。別人桌上空一個位子都有人坐，我桌上空三個位子，他們都不肯來。」我說：

「來客要是個女人，她就肯來和你坐了。」

「自然的。不過晚間你在餐館中，看見過多少女人是獨自一個人去的？女人總有個男人伴着，或

者三四個一道去，或者有個老太太伴着，倘使女人的年齡比較大的，就有一羣孩子跟去了。」

我也是一個常在外面餐館用膳的人，今日她說出這個情景，我一回想，覺得她的話不錯。我說：

「的確，男人獨自在外面晚餐的比女人多。」

「原是多，我就想在裏面找個朋友。」

「好些時，你的桌上就從沒有男人來坐過？」我好奇的問着她說：

「第一次是個老人，他坐下來之後就四面的望。他從壺中倒了一杯茶出來，還沒有喝，就給他發現了一個位子，立刻就搬走了。」

「大概還有第二次。」我湊趣的說。

「怎麼沒有？還有第三第四次呢？第二次是個中年人，他沒有四面的看，不但沒有四面的看，便連我，他也不看，他一逕低着頭吃，而且很快的吃。他把我看作是一個威嚴無比的閻羅王，他自己簡直是有罪不敢抬頭的犯人。我們就這樣痛苦的吃了一餐飯。第三次倒是一位三十上下的人，他也向我看過，我說：「今晚我們在此相遇是很難得的，你預備用幾個錢吃，你說出來，我也和你出一樣的錢，便可以叫一樣比較好一點的菜大家同吃，豈不甚好」。你猜他怎麼樣？

「他怎樣？」我說：「他答應下來了，是不是？」

不，他不說話，臉上有點驚奇。我說，每人兩塊錢罷！半響，他說了一個「好」字，我就將菜叫下去了。他呢？端起一杯茶，整個兒呆了半天，忽然放下了茶杯，從懷中掏出兩塊錢來問我說，對不起，我忘記一件要緊的事，今晚這餐飯不能吃。說着他很急的便要走開。我說不行，你不吃就不必出錢，他說那不對的，我既答應過，你也叫了菜。他好像是我驅逐他，便急急地走開了。」

我聽的非常有趣，我問：

「第四次呢？」

「第四次雖比前幾次好，仍舊不是理想的，第四次這個人和我在一塊兒點了菜吃了飯，並且暗暗地超先付了賬，我也以為他是一個豁達的人，可以算得一個朋友，當時我倒也不斤斤於會賬的問題，我便問他的住址，預備和他談談話，通通信。那知他做出一副很假的面孔告訴我他今天晚上就要坐火車回家，此地是沒有住址的，還說了一些後會有期的鬼話。你想這樣悶人不悶人。這個社會對於男女的歧視實在是過遠了。女子只能有愛人有丈夫，不能有純潔的朋友。女子只能做個被動的，一做主動就被人家誤解，被人家懷疑。女子不能在社會上獨自的自由行動，她的行動，總是被人注意着研究着，對的也會被人說不對。他們恨不得女子永遠住在家中，招待着一個丈夫，養育幾個子女，就算盡了責，這是我最不贊成的。我要打破男女的界限，和男人做着朋友，不發生任何肉體關係。」

我也是社會中的一員，我也覺得她有些奇怪。可是她既這麼說，我怎麼能反駁她？我只說：

「你住在此地，不過是爲的離學校近。但是最近而又最便利的，還莫過於住在學校裏。」

「在先，我是住在學校裏的。學校裏也不是沒有地方。住在學校裏的，只有校長和校長太太兩個人。可是我一看見校長太太，我的氣就來了。她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普通女人？這裏的人那一個不普通？」

「普通女人最怕看自己丈夫和別的女人說話的。我是一個女人，我又和她的丈夫說話。那裏我不能住，我搬出來了。搬的地方又遠，來往不便，所以我找了你在你處勻一間，來經營我倆共同的生活。」

她在笑着，笑的姿態却非常可愛。我拿起一枝煙來，她很快的便在桌上拿了火柴替我燃了煙。

「你還有一個火油爐！」

她非常喜悅的叫了出來。接着說：

「我們還可以燒點咖啡喝。」

說着她很輕快的上了樓。當她走到房門口的時節，忽然轉身向我笑着說：

「不是我打攪了你不能唸書，因爲明天是禮拜日咧！」

一晚的談話，陸女士充分的給了我新鮮的印象。

她令我感到了女子的美，女子的活潑，女子的溫柔。男子應該有個女子在傍邊，生活方顯得美滿而有趣。以前的生活確是太枯燥了。

我夜間睡的很舒服，早上起來覺得分外有精神。當我開門的時候，我發現了她已經收拾的很整齊站在廚房門口。

「熱水已經替你預備了，洗臉罷！」

這是我一件很滿意的事，我每天提了壺上老虎灶，真是做厭了，她提了她的一把壺走到我房裏來，當我們在房門口相值的時節，她那脂香粉氣，和那鮮明樸人的服裝真使我迷惑了好半天。

她笑着說：

「我是好久廢止了朝食的你呢？」

「我也隨便得很？」

「我想你可以定飲牛奶。早晨起來燒水的時候，我可以替你將牛奶溫着，你喝過了就可以去上課，又省事又不耽誤時間。」

我心裏很喜歡，可是我不知道說什麼話好。

她走上了樓，我在下面也把房間以及自己收拾了一番。在先，我是很隨便的，如今我和她在一起住，覺得似乎不能太隨便。她在樓上差不多有一小時，我覺得好像過了大半天。這種心理變遷，我自己也說不出。其實，她就在樓上一年，也不於我相干。可是我覺得寂寞，我很希望她下來談談。

但是若要我走上去的話，我却也不願。什麼緣故，我也說不出。我幾次走到梯口，向上望望，始終也不敢上去，並且好像樓上有個人窺探我，我不敢久待，黯然回房。

平常的星期日，我會買幾份報，去到茶室裏消磨一個上午的。今天不知什麼緣故，我不願這樣做。我兀自在房中修起條坐的，儘等着樓梯響。

樓梯果然響了，我趕緊跑到房門口。陸女士嫋嫋地走下來了。

「你沒有出去？」她這樣地問。

「沒有！」

「倘使你午飯不到校裏去吃的話，我可以陪你一道在外面吃。」她非常柔媚的說着，我糊裏糊塗的答應了她。

「還有一個人就是隔壁小學的校長。」



「還有嗎？」

「沒有了。」她已經走進了我的房，坐在我的桌前，取了一張紙並拿了一枝筆。我說：

「還有校長太太呢？」

「校長太太，她既怕見女人又怕見男人，免了罷！」

說着話她便動手寫，寫好了就將那張紙摺起來交給我說：

「煩你的大駕，送一送。」

「送給誰？」

「校長呵」

爲什麼要我送？我真有些懷疑。我說：

「我們一同出去的時候，打從那裏灣一灣，順便約他一下，不也就行了嗎？」

「不行的。照那樣，他就不會和我們一同去了。」

「什麼緣故？」

「因爲我不能當他太太的面，約他去吃飯。」

「所以你就叫我送請客帖子！」

「是呵！你去的時候，校長太太定然在廚房裏，她看見是你送的條子，必定不疑心，那麼校長就準會來的。」

我沒有意見，只按照着她的話去做。一切的事真的如她所預料，當我們到了餐館之後，校長便也來了。

校長的年歲並不大，約摸三十幾歲光景。他穿着西服，嘴上留了短短的鬚鬚。雖然有鬚鬚，却不能顯示他的老。他的眼睛很活動，舉止也很有力。

他一進來便向陸女士傻笑着，好像沒有我。我被陸女士介紹給他之後，他就坐下了，坐下了就吸煙，吸煙時仍在笑。陸女士道：

「你太太怎樣，沒有說話嗎？」

「沒有？她怎麼會知道？像你這樣神機妙算的人，佈置了這樣的一個陣。」

「什麼陣？到底是說我送請客帖，還是指其他的事？」我不明白，我也不敢問。校長又說了。

「她老早就要回去的，就是……」他輕笑着。「就是一天到晚的不放心。如今，她放心了。」陸女士道：

「我知道，因為我就住在隔壁。」

「豈但是在隔壁！還有……」

校長不說下去。他向我望着。陸女士也笑起來。

「還有他和我在一起，是不是？」

校長笑，她也笑起來了。

我暗暗想着這件事是很明顯的，因為陸女士和校長常說話，校長太太不放心。因為陸女士不住在學校隔壁，校長太太還是不放心。如今，陸女士既住在學校隔壁，還有我和他在一起，校長太太便放心了。

我默默地坐在那裏，覺得很有趣，校長一逕在笑着，陸女士一逕在想着，飯菜已經端上來了。

這一餐中沒有什麼可記載的。我只覺得校長是個多餘的人，有他在座，什麼話都不好說。

飯後，校長先走的。陸女士送他下樓，兩人噤噤咕咕的說了一陣。然後她又回轉身來陪我回家。

走在路上，她就問我說：

「校長怎麼樣？」

「我對他沒有興趣！」我冷冷的說。

「興趣是由彼此相聚，而後生出來的。你和他還是初見呢？」

她非常平淡的說着，好像我和校長以後一定可以成爲好朋友一般。

我一直走到家，我也沒有笑。她似乎也看出來。

「我陪你看電影，好不好？」

「我不大喜歡。」

「那我們還是回家罷？」

我們一同進了門，我心裏盤算好了的，還不是各人進各人的房，大家不聲不響的去睡覺。

我讓她前面走，直到了梯邊。她上樓了，我瞞着她，她走了一半，忽然回頭向我說：

「上來坐坐嗎？」

我搖搖頭，表示不願意，直走進我自己的房。

星期日，我照例是要寫一封家信。我坐下來借寫信趕走我的紊亂心情。

在我家信將要寫完的時候，忽然有一種脂粉香味衝入鼻管，我回頭一看，陸女士倒又姍姍的走進來了。

她帶着滿臉的笑，姿態非常的美。我說：

「你下來我怎麼沒有聽見？」

「那是你寫信寫的太專心了。」

「你爲什麼不坐在你的房內？」

「我們同住原是解除寂寞的，如果我沒是一個人悶坐在房裏，我爲什麼要搬到此地和你同住？」

她斜倚在牀邊，頭略低着，左手撫摸着右手，那明亮鮮紅的指甲油光，耀入我的眼簾。

她慢慢地說道：

「我們是同一的人。同居人的權利和義務是些什麼？」我說：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來告訴你罷！就義務方面，第一是笑語，第二是……：……：……」

「第二是什麼？」我逼着問她。她說：

「第二是讓我把你這房間重新收拾一下罷！」

她說着話便開始整理，整了半天，也並不見得比先前美麗多少，這並不是她的手段不高明，實在因爲我房中美麗的東西太少了。她說：

「我的房就比你的好！」

「我知道你的房比我的好。」

「就是一件，牀的地位放得不好，可是我自己也沒有力量去移動它。」我知道她是要我去替她移牀，便道：

「已經比我好也就夠了，何必一定要移動？」

「你知道我沒有力！」她有點怒意。「你竟不能幫助我作更進一步的改造。」她似乎非常失望的上了樓，從她的足音裏，我知道她一定是很傷心的。

我覺得自己有錯誤，同居人連搬一搬東西都不肯，未免太殘酷了一些。我急急上了樓，她却笑盈盈地站在房內迎着我。我知道我上了當，但我不能立刻返身下樓，只好說：

「搬牀嗎？」她忽然發出很美的笑容說道：

「已經比你好也就夠了，何必一定要去移動？」

我沒有什麼說的？我轉身就預備下樓。她已經很急的跳過來，將我一把拉住了。

她的姿態，真是熱烈而又溫存的，而我不能讓她這樣做下去，否則對我太危險了。我說：

「我們是有君子契約的，肉體上不能發生任何關係。」

「這樣不能算發生關係，你到我房裏來坐一會兒，任憑你怎樣罰我都行。」

她似乎是十分的急，我無奈地走到她的房中，坐在一張小凳子上。她說：

「你罰呀！」

問心，我真沒有罰她的意思，即使有罰她的意思也是無從罰起的。我將前後的事想了一遍，自己也不覺笑起來了。

#### 四

我這一笑，却把這個局面笑得變過來了。她說：

「我知道你領略了同居生活的趣味，這一種趣味，是我所能想得到的。可是你却想不到，我爲什麼要搬牀？不過是請你上樓來坐坐談談而已。我叫你來，你肯來嗎？男人都是倔強的，是不是？」

我沒有說話。她又說：

「你不要把校長放在心裏，放在心裏，心就不會空虛，生活便覺毫無趣味了。生活要求其不沾滯，纔能談到趣味。怎麼纔會不沾滯，那便是要有一種若即若離，可有可無的樣子纔行。就拿今天的事說，從早晨直到現在，我們相聚的時間並不算少，倘使要再繼續下去，就要沾滯的。君子契約本不容易遵守，不但是要有忍耐，還要有點心胸。我們的話就說到此地爲止。今天的晚飯，我們還是照老法，各人吃各人的，我晚上還要改卷子，什麼有趣味的事，要等到明天的晚間。我知道你早上有課，晚間方可以回來。」

我懂得她的話很對，我們生活是要有波瀾的，但不可以有漩渦，生活要求空虛，萬不可以沾滯。生活固然要快樂，但要快樂，也不可以過久。

第二天。我一早到學校，方知道我的舅父從南京到上海來，已經到學校來看過我一次了。他沒有找着我，留了一個條子，說他這一次到上海來就攔幾天，叫我到旅館去看他。我下課之後，便趕到旅館，他硬行留我住在旅館裏，他的理由是我一個人在外面租房子起居既不便，飲食也不便，他既來了，便可以和他住幾天，吃點好菜，看看戲。要是在以前，我當然是迎之不暇。如今，我住在旅館中心裏着急，但是又不能告訴他家中還有個陸女士。

這樣的過了三天，我真不能不回去了。我在第四天下午捏詞請了一個假，跑回家看一次，却沒有遇着她。我想她是一個怕寂寞的人，我不在家，她自然不會在家。但是我也不敢久等，還是回到舅父那邊去，他知道我的課程表，下午的課不多，他一定等着我。

其實，我和陸女士的會見，應該在晚間，白天，她上午倒有空，下午是沒有空的。晚間，我不住在旅館裏就不行。我回家之後，寫了一個條子貼在陸女士的門上，說我的舅父到上海來，要陪他幾天，一俟他動身回家，當即歸家。

舅父是在第五天的中午，乘車離開上海的。我送他去後便趕回了家。陸女士仍是不在。我知道她



現在定在學校裏，我到她的學校去找她。

我走進了辦公室，室中並無一人。看看壁上時鐘已經敲過五點，孩子們早已散學了。我站在那兒四面的望，樓上的笑語聲，傳入我的耳鼓。我靜靜地聽着，聲音是一男一女，男的是校長，女的就是陸女士。

校長的太太走了嗎？我這樣的想着，心中的怒火，開始燃燒了。我狂敲那辦公室的門。

樓上的笑語聲，就倏然停止了。接着樓梯一陣響，下來的正是陸女士和那位校長。

「你剛回來嗎？怎麼想起到此地來？」

她帶笑說着，好像在家裏一般。我不禁恍然大悟了。什麼叫君子契約，不過拿我做個工具，使校長太太放心離開校長，讓他們兩個人毫無顧忌的聯絡情感罷了。怪不得校長說她神機妙算佈下了一個陣，原來就是這個陣。她和我訂什麼君子契約，她心裏只有校長呵！

我心裏的怒火不禁有些蓬勃起來。雖然我明知道陸女士不是我的正式同伴，我不必因此而生怒意。但是怒意在我心中，好像是一隻被羈囚的猛虎。

校長見了我的時候，便很親熱的和我握手。好像是十分歡迎的樣子。我說：

「你的夫人呢？」

「回娘家已經好幾天了。我們真是非常寂寞呵，昨天晚上在你府上等你，等到夜裏一點鐘。」他這些話，又都不是我所能料到的。在我的理想，陸女上看見我應該羞愧，焉知她並不然。校長看見我，雖不走避，至少要用兩句話掩飾。現在他不但掩飾，而且還說他在我家裏等我，等到夜裏一點鐘。

「世道真是完全變了。」雖然我只是二十幾歲的人，我自己已經疑心着落了伍，做了一個趕不上時代的人。」

我呆呆的不說話。陸女上看了一次手錶，她笑微微的說：

「你幾天都沒有來了，今天我們一道吃飯去，讓我做個小東。」

她說着便毫不顧忌的，一手拉了我們一個，出了校門。

我真像做夢的一樣，跟着他們糊裏糊塗的走到飯館中，也不知是餓也不知是飽，只看見那菜肴一樣一樣的端上來，壺中的酒，注人杯中的時光，浮沫水花，斜映着電燈光，煞是好看。

我耳中聽見他們的笑語聲，我端起杯來盡量的飲。

校長說：

「你真是一個爽快人，我們乾一杯吧！」

我一句話也不說，喝乾了一杯。他究竟喝沒有喝，我共總也不會知道。陸女士說：

「人生不過是一場夢，我們不要把生活看的太嚴重了哇？」

她並不勸我們，她自己飲了一杯。

她的眼睛有點紅，我看她沒有酒量，但她的興致却是很豪的。她說：

「我們應當賞校長一杯。因為校長又過獨身生活了。」

她端起杯來。我不得不端，但我恨，恨這一句校長又過獨身生活。

「校長的太太回家，到明年開春纔得來呢？」

我們都飲了下去。

「對不對？」

她問了校長這句話。

「她是這樣說的。」

陸女士的興致，就越發高起來。

「我以爲獨身生活，是最有意義的生活。女子嫁了之後，就失去自由了。男子呢，如果他有了太

太，便也就失去自由了。」

她望着校長，校長挂着滿臉的笑。

「所以我們要恭賀校長一杯呀！」

她又喝下去。校長說：

「你酒喝的太猛了。你記不得那一晚……」

「那一晚？不過是我吃醉了罷。醉是人生最有意思的一刻。我們從醉裏認識人生的真，善，美。我們的認識，不是在學校，乃是在我醉的那一晚。」

「那真是太美了！」

校長很歡悅的說着。我心裏却有說不出的恨。我以為她不應該如此說。怎樣叫做認識？非醉就不能認識，是世界上一件可笑的事。

我決定我不再說一句話，只顧喝酒。

酒之於人，實在是有一種奇妙的情趣。我先喝的時候，覺着辣，由辣而感到甜，由甜而感到熱，由熱而感到心神舒暢。我不說話，我決不說話。

這一餐吃的似乎不大快樂，尤其是在陸女士臉上可以看出來。她起初的時候高興，喝着，談着，後來看到我一語不發，她的興致也就減了許多。只有這位校長，我是佩服他，他自始至終態度一貫。

我們由這不快樂聚餐回到家裏，校長便和我們分手了。我裝滿了一肚子的不快樂。來到自己的房裏，但陸女士却也未會上樓，她跟到我的房裏來。

「喝醉了嗎？」

她問我，我說：

「沒有。」

那麼你容我在此地談一會，好幾天沒有和你談，真是沉悶極了。」

「現在校長又有誰和他談話？沉悶無聊，男女都是一樣。」

「所以我今晚邀你們去喝一鍾酒。酒怎麼樣？你告訴我！」

我真不願再回答她的話，我在房中往來的走。

「快回答我，沒有多少功夫給你思想的！」

「並沒有想什麼？我怎樣回答你？」

「我看你是個吸香煙的人，如今在這個沉思的狀態下，爲什麼不抽一枝呢？」

「倒是謝謝你提醒了我。」

我在袋中掏出香煙，她順便取了桌上的火柴，替我點上了煙。我慢慢地向她說：

「做人是最有幸福的。天生我們五官百體，還給了我們一個思想，一個感情。從思想中，我們能分別「善」與「惡」。從感情中，我們能表示「愛」與「恨」。」

「我和校長，你到底是恨那一個呢？」

「你 你這是一個愚笨的問題。」

「愚笨，你也得要答覆我的。」

「我怎麼能答，我不明白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問題，對我是十分重要的，我不得不問。」

「不，不對。這不是一個誰恨誰的問題，乃是一個難解的情境。我想我們三個人當中是相互恨着，恨的太久，就會發生別的事件。」

「所以我們要明瞭，要解決。」

「要明瞭，要解決，前途就只有緊張和悲哀了。」

「難道我們就不能將他看作輕鬆，看作遊戲嗎！我們不應把人生看得太嚴重！」

我不禁笑起來說：

「遊戲！輕鬆！好！我們就把牠看作遊戲罷！」

她說：

「我知道你今天因爲看見校長，你纔不高興的。不過，你也得要想一想校長眼看着我和你在一處，他那種不高興的程度。你說你到了學校，聽見我們笑語，看見我們一同下樓光景，你心裏覺得怎樣？」

「那時我真是萬念俱灰！」

「你知道我是怎麼樣？我是十分快樂的。我看見你，真像墜在甜夢中，好像遇着一個久別重逢的朋友！」

「我實在沒有你這種的興致！」

「那你便是太看不透人生。如今，他不在這裏了。一切正和我們初來時一樣，你覺得對於我怎樣呢？」

「我想也許是和從前一樣罷！」

我無精打采的說着。

她便哈哈的笑起來了。

她笑了一陣，却並沒有上樓。門上的剝啄聲，就忽然的大起來。我真像有人在我心上打，不是在

門上打，因為我知道這不是別人，定然在校長。

陸女士奔去開門，走進來的果然是校長。他穿了一件睡衣。搖搖擺擺走進來。他不等人家請他坐就坐了下來，好像是在他自己家裏一樣。他說：

「一個人在那邊，真是太寂寞了。」我說：

「你這學校裏應當購買一架無線電機，白天讓學生聽聽教育播音演講。晚間可以唱點江北小調替你解解悶。」他不響，慢慢地從懷中掏出煙盒來，遞給我一枝煙，還拿了一枝啣在嘴上。

「無線電，說說那麼容易，你怎麼知道我愛聽江北小調？」

你是有夫人的，你讓你夫人回去，反跑到我們這裏來喊寂寞這不成話。」

我臉上沒有笑。他臉上也沒有笑。他儘管向陸女士望着。我手中的一枝還沒有點着。煙盆內仍有半枝在那裏燒。校長點着自己的煙用手托着他的下頷。陸女士說：

「煙呢？給我一枝也好？」

我看校長在懷中取煙的時候，便將手中的一枝遞給她，校長就將給陸女士的一枝轉給了我。三個人便都坐下來，相對的吸着。

時光一點一點的移去，我們誰也沒有說什麼。校長也不再說枯寂，我想大約有兩三個人在一起，



總要算不枯燥罷！

在這樣靜靜的夜裏，我們靜靜地坐着。三枝煙所發出的氣味充滿了一屋子。中間的一盞電燈也被煙霧迷濛着。

校長微微地的笑着向我說：

「剛纔吃飯的時候，是你一個人不說話。如今三個人都不說話了。」

我仍沒有響，陸女士也沒有響。校長因為沒有得着回話，他心中有點急。他說：

「是不是你們串通了以這個方法對付我？我不怕枯燥，只要有你們坐在我之面前。」

他恨恨地說着。將煙向煙碟中一扔。我覺得這種情景真是太好笑了。我忍不住地笑出來，陸女士也笑出來，校長也跟着笑出來。

大家嘻嘻哈哈的笑一陣子。

陸女士說：

「我願意這樣不聲不響的過一輩子，可是辦不到。人生是擾攘叫囂的。但是擾攘叫囂也產生不出美的意境來。」

「人生只應該有輕鬆和遊戲。」我說：

「人生只有枯寂和悲哀。」

校長做了這一句結尾。我說：

「校長，假使你要嫌枯寂的話，我陪你到外面走走。此地是太簡陋了，不能提起你快樂之興趣的。」他聽了我的話，就站了起來，我和他一道走到門口，等他剛跨出門的時節，我便將門撲的一聲關了起來。

陸女士哈哈的笑着，我也笑着。他在外面沒有敲門，也沒有說話。我們聽見他一步一步的足音，走向校裏去。

校長走了之後，陸女士也就上了樓，我也倦了，脫衣睡了覺，因為酒的原因，我覺得遍身血液暢流着，睡的十分適意。

次早，天氣倒很清明，我買了一份報在房中坐着看。陸女士從樓上走下來了。她的化裝仍舊是很精美的，可是我並不覺得怎麼樣。她說：

「今天是禮拜日呢？」

她看我不作聲，便又說：

「看什麼？你有稿子登出來嗎？」

「沒有，好久沒有寫東西了。」

「寫東西也好的，爲什麼不寫？我就很愛看你的作品。記得前天我偶然和校長談起你的作品來，他說：「那個作家，是個很漂亮的人。」接着他又把你的面貌服裝，說了一大套，都是很有趣的。末了，他說只可惜我們竟會住在一道。」

「你感覺着，我們這樣住着好不好？」

「很好的」

「我看你還不能忘情於校長罷！」

「什麼叫做忘情？這個名詞我不懂！我只覺他這個人，也還有相當的可愛處！」

「你也可以和他來一個君子契約！」

「你心裏有許多不好的思想！我看你這些話說出來都不是純潔坦白的。」

我不響，她又接着說：

「你是不知道的。你到了學校，立刻就熱鬧起來了。那裏有你要好的朋友，有男的也有女的。而且你還有親戚到上海來，住在旅館裏。喝酒，談心，看戲，這是多麼快樂！我呢，枯寂的不得了。我的性靈沉在枯寂之中，一切都覺得空虛無聊！在這空虛無聊的當中，我覺得我好像失去一件東西，我

要尋找，但是尋找不着。

我不響，她也隨意的拿起一張報看，看了半天，仍舊丟下了報紙上樓。我想這個局面，大概是要終了。大家撐不起勁，生活那會有趣味。

我覺得無聊，走出去仍恢復我的茶室生活。我從一個鐘點延長到三個鐘點，從吃茶改成吃飯。一直吃到下午，我還是不想回家，便跑到電影院中去，看過了電影，心中仍有無限的煩悶，我想還是到一個小餐館中去喝他兩杯罷。酒真是好東西，喝下去會使我忘記許多事。

我今晚歸家比往常遲，但是陸女士歸家的更遲。我到家好半天，她和校長雙雙開門進來了。

我遙望她那種神情，心中的怒火又起來了。我心靈似乎在指示我說：

「她白天陪校長，晚上還陪校長，還一直陪到這個時候，這那是你的家。簡直是你們的公寓！」我恨不過，我將房門叭的一聲關起來。

「哎呀！嚇死我了！」

隔着門我聽見陸女士這樣喊了一聲。更聽見校長說：

「這樣的惡作劇！我們去將門推開他，來與一個問罪之師！」

說着他就來推門。我便去竭力的抵住。起初我還抵得住，後來就漸漸的不支了。我知道是兩個人

在推，我便忽然鬆手，門開處校長便撲冬栽了一交。陸女士本來也是要栽一交的，因為她很快的扶了門框，還未栽下去。

我向他笑，但是我看看校長，怒氣立刻便逐去了我的笑意。「你……你」

校長睡在地下指着我。我看他滿臉緋紅，大約是又喝了許多酒。

我心裡真有點氣，我決不願去拉他。

但是他的態度，確實是很可憐地。他掙扎了半天，勉強的爬起，顫顫巍巍地站着，他的酒，委實是喝的太多了。

我橫了眼望着他，一面大聲的說：「姓……」

我不願叫他爲校長，可是我真不知道他姓什麼。他楞楞地望着我。好像並沒有什麼怒意。嘴裏囉囉唆唆的說：

「我……我……姓萬！你到今天還不知道。真……真是一個粗心的人哪！」

他搖搖晃晃地站在那裏望着我，我看他面容，真不知是在那裏氣還是在那裏笑。

我沒好氣的向他說：

「你姓萬，你是個細心人。細心都表現在你行爲上。」

「我的行爲？」校長真喝醉了酒，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的眼睛好像已經睜不開了。

「你推開了，我已經關上了的門，破壞我甜蜜的空間。」

「甜蜜的空間？你……你是一個人在裏面呀！」

「我是一個人住慣了的。」他連連的冷笑，身體已經移到我跟前來了。他定睛的向我望，嘴裏的酒氣向外直噴。我真是忍不住了。我拉住他的肩頭，像一個警察捉了一個小偷那樣的神情。他毫不覺得怎樣。仍是在笑着。還笑微微地抬起了那隻顫抖的左手向陸女士指着。

「她……她……她。」

接着一陣笑，我使用手使勁把他一推。哇的一聲，便吐了我一身。順便他就倒在牀上去。

我還有什麼辦法？我縱然有氣，總不能對一個已經醉得四肢無力的人加以損害。我應該做一個英雄。我四面的望着，陸女士早已不見了。只有一瓶未喝完的酒放在桌上。

「這一定是他們帶來給我喝的。他們要在醉酒的當中，去消磨這快樂的晚間。」

我心裏的氣平了許多，但不願再到樓上找她說話，況且，我身上還是這樣的醜。

現在滿屋子都是酒氣。空氣也溫暖得很，我脫下了我的外衣，把褲子上酒菜的餘瀝用布揩掉。屋子真是陡然沉寂了。

我心裏也不知怎麼樣會這般的煩悶。我真沒有心去收拾我那件外衣了，我悶沉沉的坐在那裏。酒味一陣陣地向我鼻中攢。

「我怎麼樣去銷磨這一個晚間，我沒有勇氣把校長送回學校去，又沒有勇氣來收拾這一間房。我還能做什麼？跑到樓上去找陸女士談話嗎？不能！決不能！」

我的心靈這樣的指示我。

「還是和他一道醉一次吧！不醉是不能睡的。」

我憑着一時的憤，將瓶蓋拔開，一口氣喝上了瓶中的一大半。靜靜地杓坐在奇中，默默地念着：

「怎樣還不醉呢？」

醉雖然是沒有醉，可是酒味已經聞不見了。只覺得食管中像火燒的一樣。眼前好像有許多幻影飄浮着，我不禁油然笑起來了。

「酒，真是有趣的東西！」

我看見校長，好像從牀上飄浮着，他左右搖晃着，真有趣！我站起身兩腳軟軟的，我要到空中去捉那飄浮的校長。校長沒有醒，便也和他一同躺到牀上去了。

次晨，我醒的時節，看他失望的站着，手中有一封信。他看我睜開了眼，便道：

「你看！……我們此後沒有生活了！」

他好像是不勝傷感。我拿過了那封信一看，原來是陸女士寫的。

「我早預料有這一天，我知道來日大難！」

如果我等到大難的時節離開你，就不如現在離開你們了。人生的聚散，是不是有一定的原因，這話我不敢說。煩惱，憂愁，幸福，愉快，我却深深相信着自己求來的。

校長是有太太的，你我原是同居的人。」

「這信是留給我的。」

我不禁說出來。校長道：

「給你的又怎麼樣？」

「那你不應該先看。」

「不管是誰先看，反正陸女士已經去了。」

我不說話，我們相對着都有點悵然。

半晌，校長道：

「她是去了，我校中的課怎麼辦，一班小朋友……」他說：



「那不要緊，我替她去代好了。她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對！她總有一天會回來的，我也是這樣的想着。」

校長的興趣打起來了。他說：

「瓶裏還有酒，我們再喝一杯吧！」

說着他便去找茶杯，把酒倒出來，遞給了我一杯，隨即把他自己手中一杯舉起來。

我心裏不禁念着：

「校長這個人，倒是一個可愛的人咧！」

原书空白

傘

原书空白

每遇到天氣陰沉的時候，趙先生心裏就愁着。但是只要那天空中濃雲能以射出一點日光來，他的心也就立刻歡欣舞起來了。這不是趙先生的心房組織好像個晴雨表，實在因趙先生的傘過於破舊了。雨天出門，撐着傘就跟未撐着一般，傘的形狀既已失去，那山傘上淋到背上的雨水，尤給趙先生一種說不出的難過。

弄堂裏不是沒有來過修補洋傘的，而且每次來的時節都是在上午，趙先生又正是在家。房東太太也問過趙先生要不要修補他那把傘。開頭的時候，趙先生總是笑咪咪的說。

「等一等罷，好在一時還不會下雨喔！」

但是趙先生究做不了天的主，沒有兩天，倒又下雨了。下雨也就罷了，總是要挾那把破傘走出去。走到後門，房東太太總是向他說：

「修一修罷，你看這那裏像一把傘呢！」

隔了兩天，修補洋傘的聲音又在弄中叫出來了。趙先生心裏就沒有以前舒適，他知道房東太太要問他，他得籌思怎樣去回答，像「天雨的日子少呀！我偏不修，看他下雨不下雨呀！」一類的話，已說過好幾次。

最近，房東太太也不再問他了。下雨的事仍舊有，修傘的人也常來。可是趙先生從沒有修傘的意

思，心中的愁，也從未減除過。

到底趙先生是和自己反對還是和房東太太反對？還是不喜歡自己這把傘還是恨那補傘的人？趙先生自己也不知道，房東太太也不知道。在趙先生只怕見陰天，怕用傘，怕走那道後門，怕見房東太太。在房東太太只覺得在下雨天，趙先生下樓見了她，總是要回轉身上樓，直等她離開了之後，纔重新挾傘出去，的確是一件很難過的事。

「這又何苦呢？」

有一天，房東太太默默地想着。

「看見我就走回去，大概是怕我問他爲什麼不修傘了。我歇了好多時沒有問過，怎麼……他還是這個樣子？」

她聽見樓梯響，便趕緊的避到房裏去，直等趙先生挾了傘出去之後再出來。

這樣事偶然的做做，倒也不覺得怎樣。無奈誰也做不了天的主。那知天天都看不見日光，常常有小雨下着。房東太太覺得實在太麻煩了。她覺得這種捉迷藏的生活，究竟不是像她這樣幾十歲老年人所樂做的。她把飯後洗鍋碗的事讓給女兒阿巧做，吃過飯後，自己索興不到廚房裏去。

阿巧爲什麼多加了一件洗鍋碗的事，阿巧自己是知道的，雖然她媽沒有和她明說。她把這件事看

作雨天樂趣，洗鍋碗倒不是首要，首要的乃是要看趙先生挾着他的破傘從後門急趨而出。

房東太太家中人事上的掉換。趙先生是不知道的。在下雨的那一天，他輕輕走下了樓，挾着破傘，伸頭向廚房一望準備縮身回去的時候，阿巧嘆味一聲笑起來道：

「媽不在這兒哩！」

在阿巧，不過是一句玩笑的話，同時她也看看趙先生復行上樓的事，過於麻煩了些，所以纔這樣說出的。可是趙先生出門之後，心裏就不對了。他想：「她爲什麼要向我說媽不在這裏？爲什麼媽不洗鍋碗，讓女兒洗呢？」

想着他的心却一面怦怦的跳，臉上也覺熱刺刺的。微風細雨迎面撲着他，連傘帶人都是一般兒的濕。他一還想着，竟走過了他那辦事機關所在地好幾個店面。

趙先生的辦事處是個半日學校，是他一位老同學介紹給他的。這位老同學姓金，也在這個學校裏做事。他今年已經有五十多歲了，人世的經驗告訴他。「女子是危險的，尤其是在她故意要和男人說話的時候。」

當趙先生告訴了他這一切經過。他便正色的說：

「阿巧是危險的，她的媽……」

他又改口的問道：

「阿巧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句話却把趙先生問住了。趙先生何嘗注意到阿巧！他只是愁着天雨，怕拿那把傘，怕走那個後門而已。金先生的猜疑，實在是過分一些。

但是，社會上的事，不一定是按着情理發生的。許多事都是因為猜疑而發生，又有許多事因誤會而發生，還有許多事因為沒有發生的原因而發生。

像今天的事，就是沒有發生的原因而發生，破傘決不是金先生猜疑趙先生的原因或是猜疑阿巧和阿巧的媽的原因。然而金先生竟是這樣想着，他看着趙先生，趙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說。金先生却忍不住的向他笑了一陣。

趙先生被他一笑，任憑他心裏有話，他也不願說了。他知道說出來也無濟於事，不能消滅金先生原有的思想，也許會引出他更多的話。

晚間回去的時候，抬頭望了望天，天上也沒有雨了。今晚沒有雨，趙先生心裏覺得不大快樂。傘的心思沒有了，却給他換上了一個阿巧。「阿巧爲什麼說媽不在這裏？阿巧和她的媽都危險嗎？阿巧是不是很美麗？」一大串問題在他腦中兀自盤算着。



走在路中，他痴痴地念着。

「阿巧是不是很漂亮呢？」一幅鮮明的印象，走入他的腦內了。一個年近二十歲的女孩子，鬢髮的鬢邊帶了一朵小小的白花，她的父親已經死去有好幾個月了。

今晚，他希望將阿巧再看一次。他的下意識中神祕的東西似乎在向他說。「阿巧究竟是不是美麗呢？」

和天雨一般樣，阿巧約在不在廚房中也不是趙先生能以作主的。他走進後門，看不見阿巧，竟使他的心中起了無窮的悵惘。

當他走進了自己的臥室，精神似乎很奮興。他看不見阿巧，覺得能聽她說一句話也是好的。他注意的聽，仔細注意的聽。那樓下的輕笑聲，已經起來了。

「傘爲什麼不修？這個人真是奇怪的。」

「管他修不修呢？你看我就不會再去提他了。任憑它像個傘也罷，不像個傘也罷，橫豎也不關我們的事！」這是房東太太向女兒說的，趙先生聽得很清楚。

「可是他這個人終究很有趣！」阿巧說着輕笑了一聲，可把這位趙先生聽呆了。

「有趣！」趙先生默默的念着。一陣快樂從他心田中發出來。他覺得自從他搬進這個屋子裏來，

阿巧的話也聽過不少了。然而，沒有今天這樣的令人注意，這樣的有趣，他對着房裏那盞五枝燭光的電燈望着，無意的取了一張紙一枝鉛筆，閒畫着。他畫的是一個人，一個女人，一個似是而非的阿巧。

巷中竄鼯的綁子聲響着，樓下十分的靜寂。他懶懶的丟下了筆，脫衣上床去睡。無意中却把自己的一個痰盂踢翻了。

「樓上的先生！什麼東西打翻了？我們床都給弄濕了！」房東太太在下面叫着。趙先生的心真透着慌了。他趕緊的用報紙去擦地板，一面囁嚅着說：

「臉盆！臉盆！翻了！」

他心裏十分的過意不去。心靈催促他下樓去看看，兼向房東太太說幾句賠罪的話。

他委實是太慌張了些，他忘記了他從來沒有到房東太太房裏去過，雖然他知道房東太太的房就在他的樓下。他一口氣跑下了樓，一逕奔到房東太太的房門口，話却未曾說，竟使他進退不得。原來他發現了房東太太只穿了內衣向他咕咕呱呱的說着，他一毫未曾聽清楚。只見那箱旁靠着阿巧，一般的穿着內衣，她似笑非笑的紅着臉低着头，這真是使趙先生不知所措了。

趙先生原是想說幾句話，可是一句適當的話也沒有說。房東太太雖說了好些，他又一句也不會聽

清楚。在這爲難的當中，他的心靈似乎在提醒他趕快上樓去！」

上了樓，心情就越發的不對了。他雖然是靜靜地臥在床中，却無論如何睡不着。那阿巧的印象又走入他的腦內。

「阿巧究竟是不是很美麗呢？」

一位年青的姑娘正靠在箱子傍邊，低頭含羞的笑着。「內衣！內衣的確是很短的，淡紅色？白色？有花邊？紅的鈕扣還是白的鈕扣？」一共也記不清楚了。他不敢說阿巧究竟美麗不美麗，可是他忘不了，睡不着，腦中一逕有她盤踞着，他的心境，真不知是甜蜜還是痛苦。

「她媽爲什麼不到廚房裏？」他想出一個答案來了。他想大概是因爲這一把破傘的原故。所謂修也不修，拿還是要拿，而傘卻不像傘。她實在看不過，所以不到廚房裏去了。

「倘使明天下雨，我決計不拿傘。橫豎都市的雨中，本可以不用傘的。走出弄堂不就有人家的屋檐嗎？」

他決定了自己意旨，便沉沉睡去。

次晨，天上有濃雲布着，他照例的出去泡水買點心。然後枯坐在房中，胡亂的想着，「今天到底會不會下雨。」樓下阿巧的聲音又起來了。

「媽！你還不去買小菜，怕天要下雨的。」

他聽見樓下的房東太太走路的声音，一面還聽見她說：

「我帶一把傘去。可別忘了晒台上還有衣服。」

接着後門一聲響，人聲便完全靜寂了。在平日，趙先生對於這些一毫不都不注意。今天却不然，他覺得那後門砰然一響，好像是在他心房上打擊一次。他開始感覺到關在這所屋子裏的，是一個孤獨的男子和一個年青的女孩子，那前樓的夫妻是一早出去晚上纔回來的。亭子間中本是一對野合的男女，他們都是在外國人家服務的，也是早出晚歸。只有自己，這時候還是在家裏。

這種情景本不是今天開始的，而趙先生今天的刺激特別深，他無聊的在房內踱着，一大串模糊的印象，什麼鬢邊的小白花呀！內衣呀！含着的笑靨呀！一切等等，都在他的腦中幢幢往來着。結果仍被窗外一陣猛烈的大雨給他喚醒。

「下雨了！」

他不自覺的呼着，接住便聽見樓梯上一陣響，他知道這是阿巧上晒台了。

「今天的阿巧是怎樣裝束呢？」趙先生的心靈敦促他探頭去望一次。「不應該望的，這屋子裏只有我們兩個人。」他心頭雖然也曾有過這樣的浮思，然而這種浮思是頃刻就消滅的。那樓梯上越走越

近的步伐，卒使他探頭去望阿巧一次。

阿巧的衣服在今天，似乎比往常更鮮明些。她臉上有新敷的脂粉，頭髮有一半用髮夾夾了起來，還有一半覆在腮邊。她似乎是在下面剛梳了髮，沒有來得及夾髮就跑上樓來的。她一眼看見趙先生，便微笑的說。

「趙先生！你早呵！」

轉身便上了那段通晒台的樓梯，推開了通晒台的門。她的態度，真是十分活潑而玲瓏的。當那晒台門推開的時節，雨聲直貫入趙先生的耳，但是阿巧上了晒台，門就被風吹關了。這裏留下了趙先生一顆徬徨的心，老是惦念着：

「阿巧怎麼還不下晒台呢？」

因為趙先生的惦念，時光好像越發走得慢。趙先生越是急，阿巧越是不下來，風雨也似乎越發來得大。趙先生想着風雨，他知道雨淋在背上，是怎樣難過的。他想到以前背上的濕衣，想到了那把破傘。

「她沒有傘，她家的傘是被她的媽帶出去買菜的。這樣大的雨，焉能沒有傘！」

他急急地拿了那把破傘衝上了晒台。

「趙先生！」

阿巧這樣地叫了一聲。

「我看雨太大了，給你送一把傘來。收衣服怎麼要這樣大的功夫呢？」

「原是呵！我本來是可以連竹竿收了進去的，不想門被風吹關了。我一急，那一頭的衣服幾乎要掉下來。趙先生，倒難爲你替我開了門。」

現在的風似乎也小了些，晒台的門也沒有再關。趙先生的原意，是送傘來的。大雨中一把破傘要遮住兩個人。兩個人似乎不能不緊靠着。阿巧持了竹竿，抬頭向趙先生微笑了一次。趙先生覺得這大雨中，破傘下，走上這一段極短的路程，真是別有意境。

兩人到了晒台的門口，因爲竹竿太長傘太高門太窄矮的原故，只好擠了進來。無如進門的時節，要照顧的地方太多，趙先生的長衫開岔的地方，被門框上一個灣釘掛住了，就這麼咕吱一聲撕了一個裂口。

「對不住你，趙先生！」

阿巧很天真的說着。

「你的衣服給掛破了！」

這是趙先生完全意料不到的，他儘管楞楞地連傘也不知道收。阿巧笑着說；

「不要緊，媽還有一會兒纔回來呢，我把衣服晾好，就來給你縫。」

趙先生也不知道怎樣回她的話，只呆呆的站在自己的門傍將傘收起來向她望着。

這晾衣的地點正是在趙先生的房門口，他的房門口本是與上晒台的樓梯平行的。晾衣的竹竿一頭搭在上晒台樓梯最上之一級，一頭便搭在通前樓的門上木格中。以阿巧的熟練手段，頃刻便弄好了，但是在趙先生却是第一次注意。他注意到阿巧的背影，阿巧的頭髮，以及她的腰部臀部，腿和腳，他注意到她的手在理竿上的衣服正是阿巧的一件內衣，他驚覺了。現在他知道阿巧的內衣是白色起淡藍條花紋的，沒有粉紅。扣子是白的，也沒有紅。領上綴着小黑花邊，更沒有紅。他想起來，阿巧還帶着孝，那裏會有紅色，自己昨晚的觀察，似乎太不精細了。

阿巧扭頭向他笑了一次，轉身便跑向樓下去了。趙先生只覺得她十分的活潑，尤其是在一笑時，分外的美。他一個人痴呆地望着晾在竿上的衣服，他心裏想笑，他獨自一人笑一次。

樓梯上的腳步聲又起了。這是阿巧取了針線來替他縫衣服的。

「到底要不要她縫？」

他這樣地自己暗問着自己，在他未得顯明的答案時。阿巧已經笑容可掬的站在自己的面前了。

「脫下來縫還是就在身上縫？」

阿巧帶笑着問他。他真不知道怎樣回答好

「就在你的身上縫罷，好在破的地方並不大。」

她說着發出一串兒輕笑，便蹲身替他很快的縫好了。

「很對不住的，趙先生！」

這是阿巧下樓時的一句。趙先生攜了破傘仍走到自己房裏去。

今天，他在房裏坐着似乎比往常更興奮更有趣。他感覺到阿巧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他想着，輕開了自己的房門，又望了望那晾在竿的衣衫。

他回身坐在桌前，畫的那張女人仍在案頭放着。他想，剛纔雨中的情景，的確是太美了。他無聊地取出鉛筆在紙上寫了「雨中」兩個字。他的筆就停了。下面安兩個什麼字好？他這樣自問着，同時什麼「情侶」呀！「送傘」呀！「阿巧」呀！「梨花」呀！什麼什麼的一大串字眼在他腦中旋轉着。像一個小學生聯句，儘管遲疑着寫不下去。

後門的響聲終於把趙先生從甜蜜之夢中喚回了。這是房東太太回來的信號。趙先生的精神非常興奮的聽着她們的話。



「媽！你的傘……？」

「傘！」

這一個字真能引起趙先生注意力的。他想着：「她們的傘又怎麼樣呢？」

「被一個冒失鬼給掛破了！」房東太太很失意的說着。

「以後你們也用不着笑我的破傘了吧。」趙先生很得意的想着。「看你們到底修不修呢！」他抬頭望望天，天已經不下雨了。

「就是下雨，我也不怕拿這把破傘的。」他向就靠着牆邊站在臉盆中的破傘看一次，破傘仍在那裏點點滴滴的流着水珠，他不禁地笑起來了。

房東太太每日只吃兩餐的，第一餐的時刻，約摸上午十一時左右，她每日買菜回來之後總得在廚房忙一陣。在平時趙先生總在房中的，今天他得意，他要提早出去。他很高興地對鏡整理了一次，很閒在的走出了後門。

趙先生到校的時間是十一點一刻，他沒有見到金先生。下午，金先生方纔來，見面就笑着問他阿巧的事。在理，趙先生是可以和盤託出的，因為金先生是他的好朋友，無如他對於這件事，覺得太寶

貴，最不可輕易向人家說的，他看着這一切是他生平最值得紀念的事，他要永遠祕密的藏在心頭。

「到底她是不是很美貌的？」金先生問他。他道：

「只要是一個女人，她總有一個時期是很美麗的。」金先生大笑起來說：

「大概她正是在很美麗的時期了。不過我始終爲你耽心，假定你覺得她是美貌的，便害了你又害了她了。」

趙先生完全不能明瞭他的意思。只回到他的桌前辦他自己事。

晚間，趙先生回到家裏，心裏想着「害她害我」的事是絕對不會有的，金先生的話完全錯了。可是他心裏的阿巧仍是忘不了。門前的衣服，桌上的紙，牆邊的破傘，在此都可以引起他的迷戀和追憶。

第二天，是個星期日。趙先生一早起來，心中彷彿着今天究竟有什麼有趣的事發生。可是這也就和老天下雨一樣，不能由趙先生作主的。早晨房東太太家中就來了一位客。房東太太自己不去買菜，却教阿巧去買菜了。如果趙先生是個豁達的人，不妨就到菜場去周游一次，也許會和阿巧說幾句話，無奈他不是這樣的人，他沒有這樣的心思，也沒有這樣的胆量。他只是仍枯坐在樓上，那客人和房東太太的話，隱隱約約的竄入他的耳鼓。他老是疑心着他們的談話是和阿巧婚姻有關係。這位來客大概

每逢禮拜日總要來一次的，而且常提到阿巧的婚姻。

「爲什麼叫阿巧去買菜？」

趙先生這樣自問着。他頃耳的聽樓下人講話，可是始終聽不清楚。今早他本來是等着有什麼有趣的事發生的，結果變爲乾着急。

即使談的是婚姻問題，又與趙先生有什麼關係呢？趙先生並不痴呆，也不會想不到。不過他始終丟不開。他以爲像阿巧這樣玲瓏剔透的女孩子，決不是一個普通人的配偶。她的配偶，至少要受過中等教育，手頭上有事做，賺百數十元一個月。換句話，就是至少要像趙先生自己這樣的人，纔配合。這些都是趙先生的如意思想，事實是不盡如人意的。房東太太替女兒定人家，趙先生不得干涉。况且，阿巧究竟對於自己婚姻問題，是個什麼意思。趙先生不敢說是他知道。如此，趙先生便感覺到痛苦了。

他兀自坐在房中悒悒不樂。阿巧回來之後也沒有什麼新奇的話入於趙先生之耳。天色倒又沉下來預備下雨了。來的客人說：

「去了。下次再談吧！」

「吃了飯再去。」

「不！恐怕天要下雨。」

「喲！你連傘也沒有帶。我這兒一把破傘帶去罷！」房東太太一串笑聲，將客人送出了門。

午後，弄中格外來得靜寂，雖然天色是陰沉沉的。瞎子三弦的聲音仍舊提起人的興趣，因為三弦的聲浪，引起了房東太太母的鬥爭。鬥爭的焦點便是一個要算命，一個不要算命。結果是母親得了勝利，那彈三弦的瞎子，終於被叫了進來。

瞎子進來之後，隔壁的阿嫂也跟着進來了。阿巧似乎仍在房內，房門掩起聲音正足以表示她不願聽瞎子的話。隔壁阿嫂進來便笑着說：

「今天我預備約你打個八圈牌，你倒請位先生來算命！」

「替阿巧算。」

「阿巧算，別是定人家罷！」接着笑了一次。

「算好了再來罷！」

這時瞎子和一些人已入了座。阿巧的生辰八字已經報出來了。她的八字是十九歲三月二十一日子時。瞎子一面嘴裏咕了一陣，問道：

「女八字？」

「女八字。先生！」

「她是癸亥年丙辰月己卯日癸酉時，八字裏水有三重，木有三重，土有二重，金水各一。三月木旺，旺木有水，就成水木清華之象。這位小姐，定然是很聰明俐伶的。況且春木得水，滋長發榮，一定是長臉不是圓臉了。」

「很對的！」

「推查她的命裏，金火二氣太少。命書上說，金衰寡斷，火缺少禮。這位小姐遇事倒很隨便，脾氣未免驕縱。可是你好好待她，木旺的人，心地總是善的，人也是一個好人。不過丙火正印無根，母力不得。偏才過盛反衰，父壽難延。究竟現在是不是父母雙全呢？」

「不全了！」房東太太很悽楚的回着。

「那定然是父親不是母親了！」

「全對的。先生！」

「看女命最要緊是夫子二星……」

「先生，正是要請你來看她將來丈夫怎樣？兒女怎樣？」

瞎子又停了一刻說。

「說出來你不要見怪。論她這個命，本身是土，木克土，克我者爲夫，理取卯木七殺。但是卯酉交衝，幸子星食神坐於時支，又係長生。她這個命，旺子是可以算，助夫却不能算。說出來請你不要見怪。」

「請問先生還是要大配還是要小配呢？」

「大一歲大兩歲都無礙的，小可就是要小四歲。小四歲又未免太小了一些。」瞎子微笑着停了一刻，又接着說！

「再要大的話，就要大七歲纔好了。」

瞎子說完了這一番話，就把三弦拿起來彈了一陣，又把上面的鋼領編成了七字唱，唱了一陣。唱的時候，誰也沒有懂。可是那最末了一句；「金玉良緣大七春，」

在趙先生的腦中却印下了一段深痕。他想：「我今年不是二十六歲嗎？她今年十九歲！」他微笑着，開始覺得中國的命理，着實有點道理。小四歲不去說它，大七歲也可以配，好得很！他想剛纔瞎子的話，「聰明伶俐」呀，「遇事隨便」呀，「脾氣驕縱」呀，「心地慈善」呀，一切都像看見的一般。這些都是她的優點，趙先生所認作的優點。趙先生自己說不出，却被一個兩目無光的瞎子說出來，他心裏真是十分快慰。

他一歪的想着，至於瞎子幾時走的，到底拿了多少命金，一共不會知道，還是隔壁阿嫂聲音大，她的話倒有幾句竄入趙先生的耳鼓。類如；

「阿巧呢？躲在房裏做什麼？如今是文明世界，沒有什麼怕醜的。」

「快走罷，不早了。不要梳頭，都是幾個天天見面的人，怕什麼？」

「阿巧不去嗎？看看牌，省得一個人在家裏。」

「噢！收了衣服再去。也好，我等着你呀？……我叫阿英過來陪你談談，不要發愁發悶，弄壞了身子！」

這些話都在趙先生腦中存留着，尤其是「收了衣服再去」的那一句。他玄想着一會兒功夫，樓下便會靜寂了。靜寂之後，屋子裏仍舊只剩下兩個人。而且阿巧還要上樓的，她不能不上樓，因為她要收衣服。

不一會，這屋子果然靜寂了。靜寂是最能使人追迴已往之甜蜜的。在阿巧在趙先生，應該都是一樣。但是事實上却不盡然。阿巧是有眼前刺激的。就拿算命說，在趙先生，已經增加了他已往的甜蜜。在阿巧，却增加了心頭的憤恨。所以在這屋子靜寂了之後，趙先生坐在房裏笑咪咪的等阿巧。阿巧却坐在房裏嚶嚶啜泣起來了。

泣聲本是最能引起人之同情的，尤其是在靜寂的空間裏。一個孤獨的男子聽見他所渴望一見的女子的泣聲。趙先生的心，馬上難過起來了。他確認了這是一個婚姻不自由的女子的哀鳴，他恨房東太太，尤恨早晨的來客。

屋子裏雖然是兩個人，兩個人的中間，似乎仍有一道鴻溝橫亘著。禮教不容許趙先生下樓去和她說一番。心情又不容許阿巧上樓來收衣服。只留下趙先生在房裏空著急。

哭泣本是人類一種要求同情的表示。萬一沒有同情，哭泣是不能撐持長久的。阿巧就在這條原則之下止了泣，無精打采的上樓收衣服了。

今天阿巧的步伐却非常的遲慢，可是她那一步一步的足音，好像正打在趙先生的心頭。等她上了樓。趙先生已站在門口等著她了。

「趙先生！」阿巧勉強叫了他一聲。

「你爲什麼傷心？」趙先生急急的問着她。

「你還有不知道的嗎！」話還沒有說完，她便伏在樓梯欄桿上哭起來了。這一次哭，正是她得著同情的時節。所以也不是序幕，也不是結幕，乃是高潮。她哭了好半天。簡直使趙先生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又不敢去撫慰她，又不能陪着她哭一場。直等她倏然停止，去收衣服的時候。他囁嚅了半天



，方迸出一句話來。

「你總該愛惜你自己，不能過於傷心。」

阿巧陡然回過臉來，非常感激的望着他。結果失望的對他說：

「先生！人……活在世上是無味的。」

「無味的！」這幾個字人趙先生的耳鼓，猶如研究人生哲學的學生，忽然聽見老師宣示了他們人生的大道。他趕緊的說：

「像你和我昨天大雨在晒台上走下來……等等。我一生也忘不了的。」

阿巧的失望面容中，忽然露出笑容來了。她的熱情，喜悅，希望等等的心情全都浮在面上。可憐她雖然是面上充滿了笑，那眼淚仍如斷了線的珠子，簌簌的流了下來。

她好像已經回到昨天的生活，忘記了一切很熱烈的說：

「就是那一把……」

她不顧一切的走進了趙先生的房，兩隻眼四下的尋着，終於看見那一把靠壁而又站在臉盆中的傘。她宛然一笑的說：

「就是一把傘呀！」

她現在把一切的愁思都丟開了。她只覺得她自己和趙先生間，沒有任何的界限。她四面的看一看，趙先生房裏的地，已經好些時都沒有掃了。

「你一個人……」她笑着說，臉上浮起一層紅暈。

「讓我來給你掃一掃罷！」

她非常喜悅的將自己收下來的衣服放在趙先生的床上，一面下樓去取掃帚和畚箕。

地掃完了之後，很快的將他房中一切略略地整理了一次，鮮明的印象立刻便呈露於目前了。她笑着說：

「你看怎麼樣？」

「非常的好！叫我怎樣來報答你呢！」

一句話倒又勾起了她的傷心。她的眼圈兒一紅，淚珠倒又要落下來了。但是她不願意給趙先生看見，她走行窗前望着窗外，淚珠終於掛下了腮邊。

趙先生真急了。

「這全是我不好。」他默默地想着。「爲什麼說話，又引出了她的眼淚？」他情不自禁的走近她的身邊。

對面鄰家樓窗中的聲音傳過來了。

「阿巧姊！我媽叫我來陪你的。你既是有伴陪，我就不來了。」

這是阿英的聲音，他們一抬頭。阿英和另外一個鄰女倚窗望着他們笑。

這兩句對他們如晴天中一個霹靂，阿巧臉上緋紅，夾了衣服拿了掃帚轉身急奔下樓再也不上來了。趙先生更是覺得難過，他連連噉着：「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他也想像阿巧一樣的哭一場，但是沒有這個勇氣，他覺得一點精神也沒有了，一點快樂也沒有了。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無味。」

他拉起被來，蒙着頭，睡下去。也不知道是痛恨，還是羞恥，還是悲哀，還是睡眠。

次早，雨又下個不住，當趙先生起身的時候，房東太太母女又在拌嘴。這一次的焦點是母親叫女兒上街買菜去，女兒不去。理由是「昨天的那把傘，誰教你借給人家？」這一場拌嘴，經過了好些時，結果到底是母親戰勝了女兒。阿巧宣言說：「不用傘上街買菜去。」

「不用傘上街買菜！」

趙先生的心又動了，他知道菜場離此地還有一段路程，使阿巧冒着雨去買菜，做媽的心裏忍，趙先生却不忍。他心靈指示他，拿了糞壁的那把破雨傘急急地下了樓。

「我這裏還有一把傘，不妨拿去先用，雨不小咧！」

他搭訕的說着將傘遞給了阿巧。阿巧便含笑出了門。

房東太太仍在那裏站着，任憑趙先生的態度如何和靄，她臉上也不露出一絲兒笑容。在阿巧將後門砰的一聲帶上了之後，她的臉色就格外兇橫。

「真謝謝你會照料我的女兒，大概照料的已經好久了罷。這我可不敢當。從今天起，你那間房我得收回自用，你找房子替我搬走罷！」

這是趙先生所聞的第二個霹靂，他驚呆了好半天，終於很痴呆的說：「好；我去找房子。」

其實，趙先生不用找房子的。他那辦事的學校的校長，早就有意叫他住校，理由是他的品行端正，爲人誠實。他拒絕的理由是他接事未久，不知道能不能做下去，如果此後校長不嫌棄他的話，住校，是他極其情願的。

如今，這個事實將被環境逼迫的不能不實現了。趙先生究竟要不要搬到校中去，便成了趙先生待決的大問題。

問題的解決，當然離不掉金先生。金先生倒是很簡單的勸他到校裏住。他說第一是校長很希望他來住，第二省得雨天跑來跑去的，過那破傘濕衣的生活。第三是「不見所欲，則其心不亂。」不亂方

可以定意做事，得着更好的成績。趙先生想了半天，什麼話也沒有說，只嘆了一口氣。

今晚，趙先生回家特別遲。因為他走到弄口便不想回家，反而轉身去逛馬路，他心裏亂，但說不出所以然。急，也不知道爲什麼急。他只覺得彷徨孤獨。馬路上兜了好幾個圈子，直等力盡筋疲，方回家來睡覺。

他上樓的時候，全屋子差不多都入了睡鄉。他摸索着自己的房門，卻踢着靠在那把破傘。

「這是阿巧送還我的。看我不在家，便只好靠在這個門傍了。」

「到底是不是阿巧自己送來的呢？」他繼續想着。「甜蜜的意境已經是過去了。自己和她只隔一層板，實際上就相隔得很遠。他想到古人說的「咫尺天涯」，如今自己真的有了這種情境。

他懶洋洋開了門，扭開了那盞五支光的電燈。覺得五支光的燈只有三支光的明度，面對鄰家的那扇窗掩閉着，阿英的笑語，早已消逝了。桌上的那張紙仍舊在那裏，房裏的灰塵，却已經沒有了。他記得阿巧曾經替他理過被，被的那一角，他都記得清清楚楚的，被上似乎仍留着手的觸痕。痕裏似乎蘊藏她密密的情意。

他慎重的將那把傘放在原處。

「就是那一把……」

阿巧的聲音似乎仍在耳中繞着。

「你一個人……」

他真是不能再想下去了。他和衣倒在床上，讓疲倦的身體催他去睡眠。

次晨，趙先生決意搬家了。他一早起來便整理他的三五件行裝。他想着：

「這一把破傘，留在此地做個紀念吧！自己今天雖看不見阿巧。阿巧也許會看不見這一把傘的。」

他痴呆地拿起了這把傘，謹慎的開了窗門，閉目虔誠的禱告了一番。他爲這把傘的前途祝福，願它不爲人丟棄，爲人踐踏，但願它常被懷念着，撫摩着，在風雨之夕，常爲人所提念和追迴。

禱告完畢，他謹慎的將傘放回了原地，然後下樓出門叫了一輛車便把家搬到學校裏去，去的時候，房東太太站在門口，兩個人中誰也沒有說話。

趙先生到了學校之後，心雖然定了，可是人也呆了。他常常學着阿巧的口吻，對金先生說：「人……活在世上是無味的，」風雨之夕，常常睡不着覺，就是偶然上床就能睡着，必定被一串零亂的夢境纏繞着。

他每日照鏡，就覺得自己消瘦了許多，但是在鏡中的時節，他又常想着：

「阿巧怎麼樣？是不是也消瘦了呢？」他又想：

「我向她說過，你應該愛惜你自己，不能過於傷心。她一定會記着我的話的。」想到此。他就倏然地的笑起來了。

過了好些天，阿巧真的跑來找他了。人雖然消瘦了一點，裝飾的却比以前更美些。她說她從一個學生那裏探得了他的住址，今天特地來送還他這把傘。

「是你媽叫你送來的嗎？」

「不，是我自己送來的。」阿巧說着露出無限的情意。

「這……把破傘，還要它……？」

阿巧搶着說：

「破？我已經將它修好了咧！……」她將傘撐起了一半，低聲的說：

「這是我自己的錢替你修的，趁我媽去打牌的時候，我私下叫補傘的來替你修的。我記得你下雨天回來時，背上總是潮濕的，那是多麼難過！」

她十分有情的望了他一眼，頭便低下去，說話的聲音就更低了。

「每逢下雨的天，我總是記起你。」

她儘把頭低着不再說話，趙先生也沒有話說。半響，他囁嚅說：

「你算的命……？」

「不許提！我一生一世都不嫁人的！」

她說着將傘向趙先生手中一塞，頭一扭下去，眼淚就掉下來了，她就一面拭淚一面走開。趙先生說：

「慢走，我送你一程吧！」

「不要你送！」

「這把傘送給你！」

「不要！」

「你帶着，看，天又要下雨咧！」

兩人已經走了一程。阿巧說：

「你回去吧，我不能要你送。」

「不送，你得拿了這把傘，不然，我定然送你到你家門口。」

阿巧向他瞪了一眼說：



「拿來吧！你這個人真麻煩！可是我拿了你不許再送！」

「不送！我站在這兒看你走好嗎？」

她回眸一笑，挾着傘，急急的走開。如毛的雨果真隨着微風洒下來了。

趙先生目不轉睛望着阿巧過了街，望着她很幽閒撐起那把傘。這毛毛的雨灑滿了趙先生一身，趙先生都沒有覺得。

原书空白

酒

原书空白

李先生在每次吃晚飯時總要皺一次眉，並不是因爲沒有菜吃不下去飯，乃是爲自己面前的一杯酒。飯前一杯酒，確實是可以提神醒腦，幫助消化，開痰化氣，增進食慾的。尤其是在晚上，妻子兒女圍坐着，李先生公畢回家，略事休息後，吃這一杯酒更有說不出的快樂。

在理，李先生應該笑不應該皺眉。這兒盡是樂事，用不着皺眉的。然而李先生嫌這一杯酒太貴了。以前李先生在夜裏坐火車，餐車中的一杯白蘭地，也纔只賣三毫錢。

李先生可以不吃這杯酒，這是於李先生的身體毫無妨礙的。人的生活，不是靠着酒，乃是靠着飯。只要有飯吃，何必定要飯前一杯酒？

我們這樣想，李先生也會這樣想。而且，李先生這樣想來想去的已經想了好多回。有一天，他毅然決然的向李太太說：

「這飯前的一杯酒，我決意把它戒了罷！」

李太太倒有一點驚奇，她想她丈夫這一杯酒已經喝了好多年，從六十文起喝到了兩毫錢，這杯酒是戒不了的。她笑着說：

「這一杯酒何必去戒呢？」

「定然要戒的！」李先生毅然的說着。「酒簡直貴的不成話了，從前六個銅板就可以買來了，現

在竟會賣到兩毫錢。這不能喝，價錢實在太貴了。」

李太太默默的想：

「要省，什麼地方都可以省的，何必一定在這一杯酒的上頭省呢？」

不過她想了之後，也覺得無話可說。丈夫三年沒有添製過衣服，自己就更不用說了。孩子們也是穿的破衣服。而且老大的衣就給了老二，老二的就給了老三。衣服到了老三的身上，真是連補都補不好了。節省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要怎樣節省？

她不說話，李先生又說了。

「在以前，我們化了兩塊錢，菜也就很可吃了。孩子和你不但是有些魚肉吃，我也還可以有幾樣下酒的菜。如今，兩塊錢能買什麼？飯菜都不豐盛，怎麼還能喝酒。我不能喝，再喝，我對不住自己，對不住孩子們。桌上只有這一點菜，喝酒，菜就不夠吃。當我每次端杯的時候，你常告誡他們說：『爸爸還沒有吃飯呢，留點菜。』這話我聽了就難過，這不能怪孩子，也不是你話說的不好，實在是這一杯酒之過，這一杯酒的過惡太深了。我要戒它，我一定要戒它。」

丈夫說的這樣懇切，李太太還能說什麼。這一杯酒，在丈夫，固然是帖精神安慰劑。但是現在是丈夫自己居心要戒，那也就沒有什麼了。

這一層意思，李太太明白得很。可是孩子不能明白，在飯快好的時候。老二將筷子放好之後，便把爸爸日常喝的那一隻杯拿出來放在爸爸的面前。老大就把酒瓶捏在手中，向爸爸說：

「爸爸！兩毫錢！」

爸爸明白了他的意思，便笑着向他說：

「兩毫錢？爸爸今天不喝酒了！」

「爸爸不喝酒？」

「爸爸不喝酒？」

孩子們連續的說着，他們也全都驚訝起來了。

「不喝了！你把酒瓶收起來罷！」

老大收酒瓶的時候，老二也拿了酒杯。在預備收的時候，老大還是有點不相信。他問：

「爸爸，你是真的不喝酒嗎？」

老二笑着說：「爸爸今晚一定不在家吃飯！」

爸爸道：「在家吃飯，酒是不喝了。」

媽媽也從廚房裏來，正聽見他們父子討論着，她說：

「爸爸是真的戒酒，他自己和我說的。」

老三也喜歡起來了。他笑着說：

「爸爸不喝酒，從此我們可以不要等爸爸吃飯了。」

他喜歡的跳起來。爸爸深深覺得喝酒的過失真是太深了，酒，搶奪了孩子們的食糧，毀滅了孩子們的天真的歡笑。以前自己實在太不知檢點自己了。今朝方知自己的錯誤。酒又怎麼能不戒絕？

飯已經開在桌上。大家都是很快樂的。只有李先生，却不由自主在面前空撈了一把。孩子們倒還沒有注意，可是他自己却有一種不快之感，油然的生出來了。他好像有一件要緊的事沒有做。有一件寶貴的東西沒有得着。他癡呆呆捏着筷子在那裏出神，飯也沒有心去吃。

媽媽也覺得這種情景有些與前不同，她很和緩的說：

「還是叫老大給你買點酒來罷！」

這話好像一枝飛箭，攢入爸爸的耳中，他猛然驚覺起來，急急的說：

「誰說要喝酒，我不喝酒！」媽媽道：

「我拿兩毫錢出來罷！」

媽媽的話還沒有說完。老大便站起身來去拿酒瓶。爸爸呢，却由羞愧化成了憤怒了。他說：



「誰敢買！我說不喝就不喝！」

媽媽望了他一眼。老大仍嚇回椅中去吃飯。然而爸爸心中不快樂，十分的不快樂。他並沒有怪誰，也沒有恨誰，只是覺得不快樂。

飯也煮得和往常一樣好，但是他吃到嘴裏覺得淡而無味。菜也是做的和往常一樣多，不知什麼緣故，他覺得菜多了。不但是多，而且無味。往常，在他飲酒之後，孩子已經下了桌的時候，雖是殘羹剩肴，他也吃得津津有味。今天，桌上雖有許多菜，他吃得沒有味，雖細嚼也沒有味。

這一餐飯，他是在一個痛苦的情境中吃下去的。李太太沒有說話，孩子們也沒有說話。

往常，飯後的李先生必定乘着一點酒興和孩子們談談笑笑，說說故事。或者和太太談一點新聞，發一點牢騷。家庭的空氣，是相當愉悅的。今晚，不知什麼緣故，他打不起精神來。他向太太看看，太太也不說話。

室中的空氣，靜寂得古怪。一會兒，老三睡了，又一會兒，老二睡了。老大看看一切，覺得毫無趣味，於是也就睡了。這裏只剩下了李先生和李太太。李先生說：

「剛纔吃飯的時候，你一番好意我是知道的，我因為立志要戒酒，所以話說重了點，請你不要見

怪。一

他說時非常和悅。李太太道：

「我一點也沒有什麼。你也沒有說什麼重話。我只是看你沒有酒杯在手，你覺得有點無聊，所以不覺衝口說出來，叫他去買酒。你既立意戒酒，我怎麼能來打破你的意見？這是我應該向你道歉的，不應該要你向我道歉。」

太太說時，臉上也非常的和悅。先生道：

「問心，我的確是有點無聊。但是，人總不能給酒管着。沒有酒就不能過日子？」

「我看你今晚的飯，吃的也不香。是不是因為沒有酒？」

「不知什麼緣故，飯菜吃到嘴裏，總覺得沒有味。」

李先生無聊的在房中走了兩趟。太太說：

「我看不必勉強，真想喝就喝一點，不想喝就不喝。」

李先生聽了不回答，只嘆了一口氣，便準備睡覺了。

李太太是在李先生睡了之後纔睡的。直等到李太太發出了鼾聲之後。李先生還沒有睡沉。他一會兒夢着自己在喝酒，一會兒夢着自己在吃菜。一會兒又醒了過來，又想到了老大拿酒瓶，老二拿酒杯的情景。

「孩子都是可愛的。他們都被我訓練好了。到吃飯的時候，不用我說，就會替我預備酒。」  
他想今晚不該說那句重話。又想他們都是自己的兒子，聽兩句話又有什麼要緊。

「老三實在太可愛了。今晚爸爸不喝酒，他喜歡，因為他不要等爸爸吃飯了。」

「其實，爸爸怎麼捨得搶了他們的菜？」

「目前的生活，的確是太苦了些。那一大物價能夠低下來，爸爸定然給他們吃得好好的，讓他們盡量的快樂一下。」

他就這麼東想一點西想一點的想上一個大半夜。第二天去辦事的時候，精神便有些不濟了。同事都說他昨天打了夜牌，他竭力的否認着，但是他說不出別的原因，可憐他實在不好說出他缺少了飯前的一杯酒。

下午，李先生想到了家中的晚飯。他想到了一杯酒的好處。他坐在那裏遙望着窗外的白雲，口中似乎有點酒味蕩漾着。他抑壓着自己的心情，同時又怕吃這一餐晚飯，他知道飯前無酒的無聊，飯後憶酒的悲哀。他希望時光永遠停留着，不要回家去吃晚飯。又知道時光不能停留，他便希望同事隨便那一個約他出去喝一杯。

在以前，他並不一定要和同事出去喝酒，偏偏有許多同事約他去。不是因為感情濃厚，實在因為

酒價過於便宜了。兩三個人隨便喝一點，也不過兩塊錢。如今，兩個人就非得十元不可。薪水階級，真無力去嘗試了。李先生從三點鐘等到五點鐘，也沒有一個人提過喝酒的話。

時光既是不能停留，李先生總是要回家的。既回家總是要吃晚飯的。所謂高興也要吃，不高興也要吃。李先生不得不硬着頭皮來過這一重難關。

今晚，李先生自己特別注意，沒有在胸前空抓一把，也沒有說重話。孩子們也沒有拿杯拿瓶，大家更沒有提起酒的話。然這都是形式。實質上那一個心中沒有酒？媽媽有，孩子們也有，不過爸爸來得重。

李先生雖沒有空抓一把，可是心中仍舊不快活。他的飯吃得不舒服。勉強的吃下去，又像有一點不消化。他今天吃過飯就決意不留在家中，自己走出去消遣，因為在家中，悶沉沉的他受不了。說說笑笑。又實在沒有精神。

他走出弄口，上了行人道。濛濛的小雨，便從天空落下來。行人也漸漸稀少起來，他無目的的向前走着，經過了好些店面，一陣猜拳的聲浪驚覺了他。抬頭一看，極亮的燈光射到他的眼前，原來是一家酒店。

李先生要是不注意，走經一家酒店的門前，倒也不覺得什麼。因為這次他注了意，就有一陣撲鼻

的酒香攪入他的鼻管了。

「酒，真是好東西！」

一陣浮思走入他的腦內。

「看那些喝酒的人們，衣衫又有那一點七戔仔。他們還是這樣的喝，足見得酒是真能引人入勝的。」

他駐足望了片刻。

「進去喝一鍾罷！」他的心靈似乎在指示他。

「不能！」他向前走了一步。

「喝酒還要菜的！」他又對那些冷盆看了一遍。那些小型的搪磁牌上的價目，一個個攪入他的眼簾了。他想這一走進去沒有三四塊錢是走不出來的。

「三四塊錢在家裏喝酒，算它兩毫錢一天，要喝大半個月。我爲什麼要戒酒？在家裏戒跑到外面喝，這太對不住自己了。」

他急急走過了那個酒店，仍向前走着，可是越走越不舒服。在沒有看見那個酒店，心裏可以不想到酒。自從看見那個酒店之後，心裏就不對了。越是不想就越有個酒字在腦內。他沒有勇氣再向前走

。加之小雨濛濛洒在面上，真是越走越頹喪。他轉身走回家來，好似一尾戰敗的雞。

李太太還沒有睡。她說：

「下雨還出去做什麼？看你的身上已經溼透了。」

她一面拿了個乾手巾替他拂拭，一面替他脫去了長衫。

「看一個朋友去的。」

李先生嗒喪的說着。

「看見了嗎？」

「沒有！」

李先生預備去睡覺，他昨夜沒有睡好，今晚又走了好些路。太太一面替他掛衣服。說道：

「明天是禮拜日，錢老三要來看你的。」

「誰？」

「錢老三，你不是替他兒子找了個事嗎？那個事不錯，他是很喜歡的，我昨天買菜碰見他，他說

他明天來看你，表示他的謝意！」

「謝謝我？那真是天曉得！」他們不再說話。李先生很快的便睡着了。

次日的上午。錢老三果然親來表示謝意了。他表示的方法，就是送他兩瓶酒。他說他知道李先生喜歡那一家的酒，他特意去買來的。

李先生怎麼能收？李先生是個戒酒的人哪！於是很莊嚴的說：

「老三！不是我不收，因為我現在戒了酒！」

「戒酒？」老三也驚異起來了。

「怎麼？你不相信我會戒酒嗎？」

李先生有點不服氣。老三道：

「不是不相信，實在你這樣的酒不能戒也不必戒！」

「爲什麼？」

「有三種人飲酒是要戒的。第一種是父母在堂，常集賓朋，每飲必醉，這是要戒的，這是爲父母而戒。第二種是酒品惡劣，每飲必醉，醉後緇言亂語，開罪於兄弟朋友，也是要戒的，這是爲兄弟朋友而戒。第三種是身體虛弱，每飲必醉，醉後欺其妻子，更是要戒的，這是爲妻子而戒。你想你不是這三種人？當然不是的，你不過每天飯前一杯酒，簡直不能算飲酒，怎麼好說戒呢？李先生，虧你是讀書人，你想想看！」

李先生真是無話可說了。想他說的一番，倒也未曾沒有道理。他看看李太太，李太太也在那裏笑着。老三向他笑着拱拱手說：

「多謝多謝，我還有事，暫且告別。」

說着很快的走去，李先生糊裏糊塗的送他出了門。回來了就呆呆的坐着，看着那放在桌上的兩瓶酒，真是一件多餘的東西。自己固然是戒了不喝，送人可也沒有人可送。即使有，人家也不肯收，誰不知道李先生是個喝酒的人？

每逢星期，李先生必定帶着孩子遊公園的。這件事在李先生看是最經濟最高尚的娛樂。今天自然也不能例外，只是老三沒有去，因為老三有點感冒，怕在園中受了風。

等到他們從公園回來，又到了吃晚飯的時間了。老三因為不舒服，沒有吃飯就睡了覺。他們也只是草草的吃了飯，誰也沒有提到酒。直等到大家上了床之後。媽媽很和悅的問爸爸說：

「桌上的酒瓶，你注意了沒有？」

「沒有哇！」爸爸的精神陡然提起了。

「我燒飯的時候沒有注意，瓶蓋給你三兒子弄開了。他嚇得哭起來。你不要罵他，孩子是無心的

」。



「開了嗎？」爸爸的精神格外的興奮了。

「當然開了。」

「可惜！」

「爲什麼可惜？」

「不能送別人了！」

「送人，有誰可以送？」媽媽輕輕說了這一句。

「放在家裏開了瓶也不好的。也許有虫爬進去。真的，你親自看過沒有？」

「沒有！」

爸爸立刻便爬起來了。他走到桌傍，把酒瓶拿到了面前，一陣酒香撥入他的鼻內，爸爸就越發的興奮了。他說：

「酒不錯！」

「喝了沒有？」媽媽有意無意的說着。

「我並沒有喝，你不要疑心。」爸爸非常快樂的說着。

「我聽見你倒在茶杯裏。」

「我怕瓶裏面有虫呵！」

「喝點嘗嘗。你到底怕誰，不敢去喝呢？」

爸爸真的喝了一杯，他覺得遍身都舒暢了。他很快樂的說：

「你看見了我喝沒有？」

「雖然沒有看見，可是聽見了。」

爸爸哈哈的笑起來，媽媽也忍不住的笑起來了。

結果就把老三吵醒了。老三還有酒在腦內。他問：

「酒瓶開了，爸爸回來罵了沒有？」

「沒有，爸爸很喜歡咧！」

媽媽很溫和的安慰他。爸爸真高興，他也走過來了。他掀開了帳子，笑着說：

「孩子，爸爸是真的喜歡咧！」

考

慮

原书空白

趙先生坐在燈下默默的想。

想着他十年以來，上了「考慮」兩個字的當，着實有不少次了。十年中，最可振動他心絃的事共有三件，第一是他畢業的時候，蒙校長的垂青找他去談話，談到火熱的時候，他便提出請校長替他找事。校長笑着向他說「考慮」，他便一直的等，把光陰都耽誤了。第二件是他求婚，他和某女士打得火熱的時候，便提出求婚的意見，某女士笑着向他說「考慮」，結果是又把這段婚姻給耽誤了。第三件是他向父親挪一筆款項去做生意。父親也笑着向他說「考慮」，結果是錢既未拿着生意也沒有做成。以上不過是犖犖大端，十年來在朋友面前聽見說考慮的，還不知有多少回，結果總是敗多成少，令人氣短。

「考慮」真是一個害人的名詞，他默默地想着。

「如果你能答應人家的要求立刻就可以答應。不能答應，立刻就可以回絕，爲什麼要考慮？」

「說考慮的人，當真考慮嗎？」趙先生繼續着想。

「他真不會去考慮的呢？考慮是他的託詞！人和人在一起，是應該相見以誠的。爲什麼要虛假？爲什麼要考慮？」

「今日起，應該反對人家說考慮，自己呢，也絕對不向人家說考慮了！」

這是今晚趙先生所立下的志願。他要把這項志願行開去，於己於人，兩得其益。

× × × ×

趙先生的家庭環境相當的簡單，現在他有一位夫人，是他父母他給定婚完娶的，有一個孩子，已經五歲。他手頭上一份事是父親替他找的，因為家境寬裕，並不靠這事的收入養家。而且父母不和他們在一塊兒住，他這家庭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恬靜的小家庭。

這樣小家庭中的趙先生，還有什麼要考慮的。經濟的來源，他用不着愁。自己的夫人又是一個半舊的女子，父母替他娶的。只要他不過事苛求，夫人自然會聽他的話。孩子呢，現在纔五歲，和趙先生說話的機會都少的很。趙先生還要考慮什麼？無怪乎趙先生在燈下要發出這種感想了。

× × × ×

第二天，是個天氣晴和的禮拜日。趙先生早晨起來便在客堂中間吸着烟捲看着報。空氣是那麽靜寂。樓上母子們的笑談聲便攪入趙先生的耳鼓了。他聽着好像孩子向媽在討糖果。

「再要一個！媽！」

「再要一個！」

他那懇求的聲浪真令人聽了十分的可愛。

媽似乎也笑起來了。她說：「寶寶已經吃的不少了！」

「不多！」

「不多？想想看。」

接着靜寂了一刻。媽的話聲又起來了。她說：

「想想看。昨天，昨天不是三個嗎？還有前天不也是三個嗎？想想看，想想看。」

媽一逕地笑着，孩子便不響了。

在平時，這些話音攪入了趙先生的耳鼓，是不會引起他什麼反感的。無奈是今天，已經立了志願的今天！他想的

「想想看，想想看不就是考慮嗎？孩子從小就受了這種「考慮」的教育。叫他以後怎麼會不說「考慮」？」

他開始感到這種「考慮」教育的嚴重性。

「答應就答應，不答應就不答應。爲什麼要想想看？三個糖果已經是天經地義。媽也不會想，孩子也不會想。不過是孩子要糖果，媽不肯給罷了。」

也想想也覺得嚴重，立起身來，在堂中走上好幾回。這時媽媽和孩子已一同走下樓了。

他們母子兩個人都向他笑着。他一點也不笑，他覺得「考慮」是要不得的。他說：

「孩子下次向你討糖果，答應就答應，不答應就不答應，不必說想想看。」

這真是他夫人所夢想不到的一句話。她的笑形立刻便收了。她想：

「我向孩子說這句話，有什麼錯？」

真的！這話有什麼錯，恐怕沒有人能答出來的。夫人怎麼能知道丈夫心中立下了什麼志願？她覺得這是丈夫對她一種不好的表示。她說：

「我說錯了嗎？孩子多吃了糖果是不衛生的。」

「不是衛生不衛生的問題，是你不應該說想想看。不給就不給，爲什麼要想想看？」

夫人真是楞住了。

夫人楞住了不要緊，孩子經爸爸這樣一提醒，要糖果的話，卻又從他那小嘴中說出來了。

夫人背上樓去拿糖果嗎？不會的。她只呆呆的坐在椅中，望着趙先生，趙先生冷然的望着孩子，孩子似乎也感到局面的緊張，便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不給！你再哭，我也是不給！」

夫人狠狠地地向孩子說。孩子哭的利害。先生說：



「爲什麼向孩子囑這麼大的氣？」

「不是囑氣，你叫我怎麼說。給他，吃了不衛生。不給，就只好說不給，這是你說的呀！你想想看！」

「想想看」三個字真像迅雷打在趙先生耳邊。只覺得自己背上一陣涼，他的臉色就變的非常難看了。

他夫人有點「莫明其妙」的望着他。他始終不好說，昨晚立下了志願。也不好說：「考慮是一個害人的名詞。」「說考慮的人是並不考慮的。」「人和人在一起應該以誠相見。」等等的話頭。他冷地的考慮至再，覺得說出來她也不會相信，那孩子仍哇哇的哭着，他沒有辦法只好走開了。

× × × ×

誰都知道這次趙先生之走出，是「茫茫然」的。趙先生自己又何嘗不知道。一個星期日的早晨，訪友，游玩都不是趙先生喜歡做的事。他喜歡做的，是坐在家中抽抽煙，看看報，吃一點有滋味的小食和妻談談話，逗逗孩子說笑。這些都是趙先生的「甜蜜」生活。如今，這甜蜜生活打破了。被什麼打破的。被「考慮」兩個字打破的。

他獨行蹣蹣的來到了街頭，一毫也提不起興味來。那無線電的音樂廣播着，反使他心中起了無限

的悵惘。

「士敏！怎麼你一人在這裏走着。太太呢？沒有陪你出來。」

朋友的幾句話驚醒了他。他說：

「正是我一個人出來的，坐在家裏太無聊了。」

朋友笑起來道：

「你不是說這樣話的一個人，無聊，我從來就沒有聽見你說過」

這話真提醒了趙先生。他對自己真是一個樂天的人，從來沒有說過無聊。今天竟會說出來，連自己也有點不相信。

他和朋友，無目的向前走着。朋友道：

「到什麼地方去？」

「真的。到什麼地方去。趙先生更是驚醒了。」他說：

「有事，你不能跟我一道走。」

「誰有事？你怎麼知道我有事？」

「那你爲什麼出來？」

「你呢？」

趙先生答不出，不禁就笑起來了。朋友道：

「我看你是和你夫人噓了氣。你話說的太凌亂了。像你那樣的家庭，尤其是像你夫人那樣柔順的人。你就不應該過於任性。」

趙先生沒有話說，他自己真在進行考慮了。他想自己的夫人，誠然是柔順的。結婚好些年，從來也沒有和自己大吵過。今天如此，實在是自己有不好的去處。她叫孩子想想看，不是她的錯。況且，糖果吃下去也不衛生。若是斬釘截鐵的回絕了孩子，孩子自然會得哭起來。

他呆呆的走着，朋友道：

「你想想看，是不可過於任性的。」

朋友掛上了滿臉的笑。趙先生心裏不禁起了一陣難過。

「想想看！想想看！」

他心裏默默地念着。猛然地向朋友說：

「你叫我考慮，是不是？」朋友道：

「正是，考慮是最能使人心平氣和的，最能使事情得着適當解決的。」

趙先生是立下志願的人，他怎麼能聽這些話。依他的意思，就要和朋友辯論一番，然而他的勇氣沒有了。他剛剛纔爲了考慮兩個字，已經開罪於夫人，如今更不能再爲了考慮兩個字，開罪於朋友了。

他只冷冷地說：

「考慮！考慮只不過令人氣短罷了！」

朋友在先向他說的那幾句話，並不能確定他已經和夫人吵了嘴，如今聽他這樣一說，吵嘴的事是已經確定了的。他於是笑着說：

「我們到左近茶室中去坐坐罷！」

在朋友的意思，是預備勸他和夫人言歸於好的。可是在趙先生一方面却不然，他和夫人並沒有多大的衝突。即使有之，也用不着朋友勸。他夫人是一位半舊的女子，只要他稍須假以顏色，那是決不能不順從的，他需要什麼朋友在勸告他！

他們兩個人同意的來到了茶室。大家却藏有不同的心思。這是一幕極劇，極劇就此開展了。

X X X X

茶室的地點，自然是這位朋友擇定的。他今天想做個東，滿望着在吃茶上面，可以幫趙先生的夫

人一點忙，他準備憑他三寸之舌，使趙先生夫婦言歸於好。

這個茶室，原是這位朋友常來的所在。他走進門四下一看心上便有一點不自在。回頭看看趙先生，趙先生並沒有注意。那左角的一張小桌上，早有一個人站起身來，笑着向他打招呼了。

朋友這時的臉色已經恢復了常態。他搶先笑着對那個人說：

「你託我的事，我真是時刻在心，無奈機會不大湊巧。這也是一件沒有方法的事。」

他這幾句却引起了趙先生的注意。趙先生向那個人看，那個人的衣履不華，來的目的却又好像專等這位朋友。

他的臉色表現着希望和祈求。可是聽了這位朋友的話。他冷了，冷了半天，很着急的向他說：

「就是在你手下找個事，當然也不是煩難的，只是你……」

「我？……」

朋友的臉色也變了。但是一會兒工夫，却又笑起來道：

「你想在我手下做事？」

「是！你肯……」

「怎麼不肯？讓我考慮考慮罷！我還和一位朋友有要緊的事談」

說着他便望了趙先生一次。「再會」兩個字就從他嘴裏溜出來了。

這一些情形，都是趙先生所不能忍受的，尤其是那「考慮考慮罷」幾個字。他臉上鐵青的人了茶室的座位，朋友却笑逐顏開和他談話了。朋友說：

「如今找事的人真是太多了！」

「不是。如今說考慮的人真是太多了！」

「怎麼？你說我不該說考慮兩個字？」

「誰說你不該？考慮兩個字在你，是最能使人心平氣和，最能使事情得着適當的解決。」

趙先生冷笑了一聲。這位朋友正和俗話說的，叫變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

人生的情境，有的時候，確令人覺得很難堪。有時不單是難堪，而且還沒有方法解決。像今天這位朋友的遭遇定是如此，他找趙先生來喝茶，想不到趙先生會說出這些話來的。但是話已經說出來，他不能發怒，不能解釋，更不能明白趙先生是一番什麼意思。然而情境之難堪是終於難堪了。

他楞楞的坐在那裏，也不知道自己向茶房說的是紅茶還是綠茶。而趙先生的思想仍舊沒有變更。

他正色的說：

「你以為你那朋友聽了考慮兩個字會心平氣和的嗎？不會的，你現在回想他那一副神情，是心平

氣和的神情嗎？」

他這些話真像冷水澆在那位朋友的背上，朋友只覺得一陣陣的寒慄，那副臉也和趙先生一般的鐵青了。

兩人一同沉默着。那茶由壺入杯的細微響聲，更激不起心上的波瀾。趙先生低頭思想着。說道：「考慮最能使事情得着適當的解決……老兄的話，未免有點騙人罷！」

朋友到了這個時候，真是再也忍不住了。他說：

「士敏！總之，我今天不該約你到此地來！」

「怎麼不該？約不約在你，來不來却在我！」

「那你爲什麼向我鬧這麼大的氣？」

「誰和你鬧氣來？」

趙先生非常的不服，接着說：

「我說的都是誠實的話，真的話。你說的都是是一片虛偽。因爲這社會是虛偽的。說誠實話的，就變成和人家鬧氣了。」

「那你是在和我鬧着玩！」

朋友放下一臉的笑。很想由笑裏解除這個難堪的局面。趙先生仍是很嚴重的說：

「誰和你鬧着玩。因為社會上盡是一片虛偽。真實的話，都變成鬧着玩了。」

朋友到了現在，真是一毫辦法也沒有了。他只有喝茶，退想，不敢笑，也不敢氣。半晌，說上一兩句於天氣的話。又半晌，說上一兩句，物價高昂的話。再過半晌，說上一兩句大米小米，黑麵白麵的話。這樣「如兒大賓，如臨大祭」般的挨了半小時，直待趙先自己興辭告別的時候，方算釋了他肩頭的重負。

× × × × ×

出了門，馬路上的陽光依舊是那樣的朗朗可愛。兩個人的心境却不同了。進茶室的時候，是一同進的。出來，朋友真沒有勇氣送趙先生一程了。他推托了有事，便和趙先生在不自然的笑容中分了手。

如今，趙先生仍是蹣跚的獨行着，和出自己家門的時節，一般兒的情狀。所不同者，出門的時節，心中是「茫茫然」。現在却想到了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他知道今天是禮拜日，禮拜日家裏有豐盛可口的午餐，這是太太對他愛的表示，每禮拜都如是。

他走到自己的門前，心裏覺得有點不對。他想自己不該因一時的任性走出來。太太也許是動了氣，孩子也許哭的時間太多了。但是自己一面又自慰着。



「太太是服從自己的。她是一位賢妻，更是一位良母。良母不會使孩子多啼哭！」  
他鼓起勇氣走進了門。

誠如她所逆料的，太太仍然滿臉笑容對着他。他的帽子外衣，全接了過去，替他很當心的掛起來。那些報紙煙捲仍是齊整的放在那裏。就是他那最喜歡的咖啡，每禮拜日都喝今天還沒有喝的，也都替他預備好了端了來。

太太的臉上沒有一毫怒意，那可愛的笑容中還浮出一片脂光粉氣鮮明撲人的印象。  
趙先生還有什麼不滿意？剛纔的一切，也就不不得不把它拋諸九霄了。

「孩子呢？」趙先生問。

「到我媽那裏去了。你不記得……每禮拜日我們不是要去一次。今天，你出去了。」  
她接着笑了一次。又道：

「我想……」

她陡然改了話。

「我就決意叫王媽帶他去了。」

「你想怎麼樣？」趙先生無意的問她。她道：

「你不是不喜歡聽那個「想」字？」

她說得真是十分嫵媚。

趙先生的臉不禁微微的紅起來了。

太太是一逕地在笑着，但是趙先生，臉紅，却使她生了恐懼。她假託到廚中去看菜便離開了趙先生。堂中只賸趙先生一個人在那裏。他雖然是反對「考慮」，如今却真正的進行深切的考慮了。

他想到上午的一切不如意，全從自己反對人家說「考慮」而起來的。自己的太太以及自己多年的朋友。只因爲自己一時任性，大家都弄的非常的不快樂。

「爲什麼？」

自己答不出。結果是獨自一個暗暗笑起來了。

這是趙先生自從立下志願以來所發出第一次自然的笑。

他坐在椅中，又復燃起烟枝，把報拿起來開看了。

午飯開到桌上的時候，孩子還沒有來。他們兩個人吃着，堂中的空氣似乎格外來得靜寂。趙先生也沒有說什麼。太太也沒有說什麼。趙先生向太太望了望，太太還是那般笑容可掬的。他們相對着，

好像是一對新婚的夫婦

飯後，家裏就像格外的靜寂。在以往，禮拜日的下午，趙先生和太太不在家的時候多，他們不是到父母那裏去，就是去會朋友，看電影，或是帶了孩子去逛公園。今天，大家沉寂的坐在堂中，顯然在生活上，有了改變。

趙先生吸了許多煙，終於向太太說：

「早晨，我實在是過於任性了些，怎麼反對你說『想想看。』你向孩子說想想看，當然不是你的錯。我說你，倒是我的錯。」

說時他的態度十分的和平，滿望太太忘却早晨的事。太太說：

「你也沒有錯……」

她輕笑着。

「你出門之後，我也想了半天。實在是我太任性了。爲什麼向孩子說，你再哭，我也不給？」

「不是糖果的問題。」

趙先生聲明了他的主旨。太太道：

「那是我話說的不對。我知道，不答應就不答應，爲什麼要想想看。」

趙先生知道這是太太硬行迎合自己心理的話，但他自己轉不過這個灣。心裏明明的有一句「說說

也不要緊，」可是始終不能出諸口。太太道：

「我自己也想過，像我們這樣的小家庭，真是沒有什麼事要想想看的。穿吃住都不用愁着。至於孩子的糖果，不給固然不礙事，多給一個又何曾有礙養生。這是說到極小的事，大的事，全是聽憑你的決斷，我爲什麼要想想看？」

太太說時不但嫵媚，而且已經走近了先生的身傍。多年的夫婦，雖不像新婚時那樣的甜蜜。在趙先生已覺得這裏面有說不出的愉快。

他微笑着，一逕地微笑着。

壁間電話鈴聲，已經響起來了。

× × × × ×

這電話是爸爸打來的，他叫趙先生快些去。趙先生也不知道什麼事，便急急地穿了衣服戴上帽子去了。臨行的時候他笑着向太太說：

「你一個人在家裏寂寞，可以到你娘那裏去，晚間再和孩子一道回來罷！」

他非常高興走出了門。出了門便跳上車子到爸爸那裏去了。

到了爸爸那裏的時候，爸爸正在堂中間踱着，看他的樣子，好像藏了滿腹的心事。

爸爸不等他說話，便道：

「電話是你自己接的？」

「是的。」

「我叫你來有一件事向你說」

趙先生睜了兩眼望着他。爸爸道：

「如珍雖是我的姪女兒，我待她就和自己的女兒一般。她對你也是很好的。」

「是！」

「況且，她的婚姻，一半還是由我做的主。如今他們兩小口子鬧離婚。你想，我怎麼能看着他們鬧下去？」

「怎麼，他們又吵起來了嗎？」

趙先生十分驚訝的望着爸爸。

「在以往……」

「現在我們不去談以往。我們只要談目前和將來。如珍只要我說一句不肯答應她離婚。你想這是多麼一件困難的事。她是一個最聽我話的孩子，可是她一副倔強的脾氣，你是知道的。倘使我不答

應，她會做出自殺，不吃東西的那一套，以後麻煩便更多。答應，那又成什麼話！你替我想想看，我怎麼樣向她說？」

爸爸終於說了一句「想想看」。趙先生雖然聽了有一點刺耳。但是這個問題有些嚴重，而且爸爸的處境也太困難了。倘使答應他們離婚，以後如珍的生活，又怎麼辦？

他只楞楞地想着。爸爸道：

「當然是不能答應的，我昨天就想了一天。」

「是的！」

「如珍剛來過，我就毅然不答應，可是她臨去的時候，却十分的傷心。我沒有辦法。我想只有你，和如珍很好，和如珍的丈夫也很好。所以就打個電話給你，叫你去勸勸他們，不要把這件事當作兒戲。」

趙先生還有什麼話說？自然是把爸爸這一重使命放在肩頭了，他再向爸爸望一次，爸爸的臉，十分的嚴肅。他只有去勸勸他們言歸於好。

勸也不是容易的事，趙先生自己深知道，不過他所知道的不是勸時措詞的煩難，乃是免不了要說一句「想想看。」

「叫如珍離婚，連爸爸都不能說，自己怎麼能說？既是叫她離，也就不必向她說什麼了。不叫她離，不是請她考慮，又是做什麼？」

自己始終避不了要說一番請她考慮的話。不單請她考慮，而且要請她的丈夫考慮。這是一件最不願做的事，然而又不得不做，趙先生終於抑壓了自己的心情去做了。

× × × ×

在五點鐘的時候，趙先生會見了如珍。如珍淚流滿面的，好像要離開人世，向他灑淚道別的光景，爸爸的話，在趙先生腦內盤旋着：

「她會做出自殺，不吃東西的那一套。」

「趙先生向她望望，心中真是充滿了恐懼。他向如珍道：

「爸爸叫我來。叫我勸你，不要把這件事當兒戲。」

「當兒戲！我就不說離婚的話了。我們儘可以打打罵罵。吵吵鬧鬧，然後再言歸於好。這就是兒戲，這個我却做不出。」

「這是有關於你一生之幸福的。你不得不考慮！」

趙先生忍痛的說了這一句。如珍道：

「我的爲人，你也不是不知道。如今事實都已放在眼前，我只有兩條路，一是離，一是不離。沒有什麼考慮不考慮。」

趙先生心裏一陣難過。自己的一套話已經被如珍向自己說出來了。要是在上午，他也許要拍案叫絕，引爲同志。也許說！

「到底姓趙的是姓趙的，只有一片真誠對着人！」

可是如今的趙先生已經有點不對了。爸爸叫他來做什麼的，來拆散他們的婚姻嗎？他不敢說，始終的不敢說。他真像一個失敗的投機者，胆子既小，心思又亂。他坐在那裏呆呆的望着天花。朋友的話，又在他腦中顯現了。他說：

「妹妹！考慮是最能使人心平氣和的。最能使事情得着適當的解決呵！現在你心裏充滿了離意，這是不對的，事情只往一方面想，也不對，你……你總得要想想看，想想看！」

趙先生又忍着痛說了這一番進深一層的意見。

妹妹還沒有回答，妹夫便走進來了。他心裏真有點怕。他想妹夫這時走進來，當然是凶多吉少，他不是來吵架又是做什麼？

他用十分銳利的眼光看着妹夫，看看他並沒有吵的意思。他進來之後就和趙先生隨便敷衍了兩句



，便說：

「現在我和如珍，已經沒有甚麼話可說了。我們要說的話，已經全部的說完了。如今只有一個問題，就是離婚。」

「離婚！」如珍很強烈的說。

趙先生真急了。他連忙的向妹夫道：

「離婚？那裏能這樣隨便說呢！」他無奈地堆下了一臉的假笑。

妹夫不作聲。如珍也不作聲。他想自己是再不能不作聲，否則這一個僵局又怎樣能打開？

他雖然是這樣的想着，可憐他心裏並沒有什麼巧妙的話。他真是太沒有準備了。只說：

「爸爸叫我來勸勸你，不要把這事當作兒戲！」

「兒戲？」妹夫很莊嚴的說，「決沒有這件事，我們已經討論了好些天。我還叫如珍去請示。這自然不是兒戲的做法。」

趙先生真可憐，他沒有辦法。他囁嚅了半天，說道：

「爸爸沒有答應如珍！」

他的聲音相當的低。可是他們兩個人却都聽得很清楚。趙先生捏了一把汗向他們望着。如珍的頭

，陡然地掉過頭去了。妹夫呢，本來是很自如的，聽了這句話就變成很癡呆。在先，趙先生是望着天花的。如今，反而是妹夫呆呆的望着天花了。

趙先生有些怕。他也不知道，這句話說的對不對。

三人又沉默了一刻，結果，妹夫却很莊嚴的說：

「既然大伯是這樣的說，讓我再行考慮考慮罷！」

趙先生望了他一眼，他真是十分的莊嚴。趙先生真像有一塊大石頭壓在心上。他想自己和上午所見的那個找事的人，又有什麼兩樣。那無明的怒火，在他心中燃燒着，越燒越利害，只好壓了自己的心情，淡然向他們告了別了。

微

波

原书空白

姊姊心裏有一件最不如意的事，就是姊夫寫的小說，妹妹過分的愛讀了。她讀了一遍再讀一遍，在燈前，在窗下；沙發的上面，枕頭的旁邊，都有姊夫的小說蹤跡。尤其壞的，便是妹妹到姊姊家裏來的時候，總要問：「姊夫在家嗎？現在有沒有新寫的小說？」

在姊姊一面。這些話問出來總是給妹妹一個白眼的。在妹妹却並不覺得怎麼樣。她以為這是她真心情的表示。姊妹之間，一個平淡而且真實的心情表示是沒有什麼的。況且姊姊是妹妹親愛的人。姊夫又是姊姊最親愛的人！

姊夫呢！倒是很隨便的。只要你和他談到他的著作，他總是興高采烈。他倒不管對方是個什麼人，妻子也好，小姨也好，鄰居也好，朋友也好，甚至先生學生，以及生知乍識的人，亦無不好。

因為姊夫和妹妹的思想如此，便發生了妹妹晚間不願早歸，專和姊夫談論小說的事。發生了妹妹和姊夫籍着一杯咖啡來贊美人生的事。發生了在深深的晚間妹妹和姊夫微笑的對坐着，姊姊倦的在沙發上睡了覺的事。有一天，母親正色的和姊姊說：

「妹妹和姊夫話談的太多了。這樣，姊夫也會覺得討厭的。」

「討厭！」

姊姊回了母親的話，遲疑了半晌，她想要再說一點，可是她始終也沒有說下去。母親呢，也沒有

問什麼。其實，妹妹和姊夫話談的太多，母親該直接向妹妹說，爲什麼倒要找着姊姊？母親爲了這件事也躊躇了好久。她想妹妹是個十九歲的女孩兒，不好直接的警告她，怕傷了她的面子。姊姊和姊夫既是夫妻，那麼什麼話都好說，尤其是在枕邊蜜語的時節。

實際說，「蜜語」這件事，姊姊已經好久沒有做過了。母親那裏知道姊夫的生活！姊夫從晚間八時起就伏案寫作了。姊姊不敢去吵他。打斷了他的文思是要發脾氣的。無奈何只好坐在小椅上想着還是魚便宜還是肉便宜。還是現在的煤球便宜，還是從前的雞蛋便宜一類的事。這些事的週思，是不能有多大興趣的。所以只要靜靜地想了一刻，就會酣然入睡。

在姊姊細微的呼聲從鼻中發出來的時節，姊夫總是輕輕地叫醒她：

「上樓去睡罷，夜深當心着了涼呢！」

姊姊微睜开了她的眼，在迷糊的當兒慢慢地走上了樓。

「手頭上的幾張紙寫完了就上來陪你，你好好的睡罷！」

這些話倒是用親熱的聲音說出來的。但是不能引起姊姊的興趣，她一上樓就睡了，就沉沉的睡了。等到姊夫上樓的時候，已經寫的十分疲倦，便也倒在牀上沉沉的睡去。雖是偶然藉着寫作之後剩下的一點興奮，去叫兩聲姊姊，不是因爲她迷糊的答應一聲翻身睡去就寂然無聞，就是因爲她醒了之後

打不起精神感覺到索然無味。

這樣，「蜜語」從什麼地方來？母親的思想是完全錯了。

姊姊也會想過母親的錯。她以爲母親不該讓妹妹常到她家裏來。但她從未想過在現在這個時代，母親沒有方法去叫妹妹坐在閨房裏，她更未想過，妹妹到家裏來的時候，有姊夫歡笑的招待她。自己又沒有和她翻過臉。

母親以爲姊姊對於這件事處之淡然，自己無法去替她做。姊姊以爲母親對於這件事處之淡然，自己便更對母親不滿。姊夫對姊姊總是那般客氣，妹妹對姊姊總是那般的尊敬，尊敬之外，有時還羨慕不已。因爲她不能照姊姊那樣和姊夫朝夕在一起，她僅有窗下的幾句清談，杯上的一點甜蜜以及自己枕邊的書中的一點回憶而已。

幾個月後，這件事傳到姑太太的耳朵裏。姑太太一聽，好像篋片在背上抽了一下，她感覺這事的嚴重，她不忍看着死去的哥哥有這樣的一對女兒。

禮拜天上午十點鐘，她到姊姊家裏去。姊姊的家裏是出她意料之外的靜。她進了門在客堂中梭巡了一刻。看見了那年青而又服裝整潔的大姐——阿香。

「哟！姑太太，您早啊！進來我都會不知道！」

「門原是開着的。」

「是啊！昨晚不知怎的糊塗起來，把人家的一條貓關在家裡了。今天開門趕它出去的。但是我又要照料廚房中的水，匆匆走去，忘記關門了。姑太太，你坐坐，我去給你泡碗茶。」

「不用！」姑太太止住她。「我是來看小姐的，她起來了嗎？」

「還沒有呢？我去叫她。」阿香匆匆走向那通臥室的門。

「回來！」姑太太向她招手。輕輕的道：

「姑少爺和小姐在裏面睡着，你——年紀輕輕的——那怎麼好進去？」

阿香的臉便紅下來了。但是她仍笑着：

「姑少爺不在裏面咧！姑太太，你那裏知道！」

「怎麼？姑少爺起來出去了，小姐還睡着？」姑太太覺得這是她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事：

「姑少爺是昨晚出去就沒有回來，」

「昨晚出去就沒有回來？」姑太太的臉色變莊嚴了。

「我去叫小姐罷！」

「阿香！」姑太太很沉重的叫着她。「我看家裏的事有點不對了。主人，晚上在外面過夜。主婦



，睡到十點鐘還沒有起來？」阿香道：

「姑太太，你太古板了。這樣的事，外面多着呢？」

「那你總也幫過這樣的人家？」

「怎麼沒有，不過人家夫婦是大吵大鬧的。姑少爺和小姐不吵不鬧罷了。」

姑太太的臉色和靄了：

「不吵不鬧，昨晚是笑容滿面出去的。」阿香笑起來：

「姑太太，你這話真難回答。姑少爺對小姐是笑是氣，我並不知道，那是他們房裏的事。你是明

白的，我不便到他們房裏去呀！」

「不錯的！」姑太太點頭。

「可是，姑少爺出來的時候，對我是笑容滿面的，說他今晚要出去住旅館，寫一夜的小說！」

「向你笑？大概是沒有什麼？」姑太太輕輕地自語着。「笑！心中總沒有氣，即使有氣，那也不嚴重。」

「姑少爺向來對我總是笑容滿面的，就是偶然和小姐話說的不對勁，小姐到房裏去的時候，他總是對我笑，自尋我思想，真有一點難爲情。」

「唔！」姑太太很沉重的應着。阿香仍是很興奮：

「有一天，姑太太！我真要告訴你。小姐有點不大高興，走到房裏去了。我那時纔來，也不知怎麼辦好。」我問他：

「少爺，你喝茶？我給你倒一杯來。」

「不！」他回我話，並沒有向我看。我說：

「你還是叫我去呢？還是就一會兒！」

他猛然地向我一看，笑起來了：

「就一會兒！就一會兒！」

「就一會兒做什麼？」姑太太問。

「原是啊！做什麼呢？那時我心裏也慌記着。」

「後來呢？」

「後來呢什麼也沒有做，連茶都沒有倒一杯。」

「話也沒有說？」

「話是說的。他說：阿香，你真好，我把你寫到小說裏去。真的，姑太太，你看像我這樣的人配

上書嗎？」

阿香非常興奮，姑太太驚訝了半晌，問道：

「到底上了書沒有？」

「上了！上個禮拜他向我說的。我說你可千萬不要用我的名字——阿香。他聽了我的話，另外取了一個名字，叫玉英。這名字當然比阿香好。好在只要人不知道是我就行，管他取個什麼名字呢？」

姑太太沒有答話，阿香好像已經神爲之往，她說：

「幸虧改個名字叫玉英，人家不知道。」

「爲什麼？」

「有一天，晚上，二小姐在我們家裏。少爺和二小姐談到玉英。當時我聽見，心中真是又喜歡又害怕，倘使二小姐知道玉英是我，那該有多末難爲情。」

「玉英也是一個大姐嗎？」

「我不知道，當時我心中又喜歡又害怕，我的心好像要跳出來一樣，我的手戰兢兢的幾乎將替二小姐倒的一杯茶都要掉在地下。少爺好像已經看出來。他說：『阿香，去燒點咖啡，不用倒茶罷！』」

這樣，我出了門心纔定了。」

「玉英到底是個什麼人？」

「我在燻咖啡好了送來之後，我聽見了幾句。二小姐說：『玉英是個好女孩子，只是太沒有人憐愛她了。』」少爺說：「還有我呢？」他一笑，二小姐的臉微微地有點紅。我那時心好像澆了熱辣辣的油，臉上真燒的利害，也不知怎樣是好。少爺說：『我要怎樣寫就怎樣寫。』他們都笑起來，我便趕緊地跑出去了。」

姑太太不覺倒抽了一口氣：

「這成什麼話？這成什麼話？」

「怎麼？」阿香有點驚訝。「我說錯了話嗎？姑太太。」她連忙陪個笑臉。「我本不該說的。我給你叫小姐起來，陪你談。」

「不用！不用！我下次再來罷？」

「那麼，我告訴你少爺的旅館，好不好？」

「我難道還要去找他嗎？」

她不高興的出了門。

姑太太在回去的路上，心境已和來時大不相同了。她來時的意見是要叫姊姊，和妹妹暫時翻一翻

臉，使妹妹不要再到她家裏來，然後再攔住了姊夫不要出去，一切便解決了。如今，她不是這樣想，她知道自己把姊夫看錯了。他是夢想着「連中三元」，「一箭雙鵰」還不能滿他的心意。

阿香是個受雇的大姐，回掉她便了事，這真是一個簡潔了當，輕而易舉的事。然而姑太太不是這樣想。她以爲阿香一去，恐怕姊夫更將恨姊姊，反和妹妹更加親熱起來。事便使愈弄愈僵了。她是一個老於世故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最好借阿香的故事來激怒妹妹，使妹妹不再和姊夫親近，然後去掉阿香，便什麼危險也沒有了。她在回去路上的心情比來時更愉快。叫姊姊去絕妹妹，本不是易事，而且不大像姑母做的事。以阿香故事激怒妹妹去斷一個飄蕩情絲，正是易如反掌。她的計策如此。她自然不要再見姊姊，免得露出什麼痕跡，更不用見姊夫，根本和他沒有話，也不願得罪阿香，還要她在這兒做個炮臺，最要緊還是要見妹妹，所以這歸去的路，是到妹妹去處的路。

今天，媽不在家，只有妹妹一個人在家。妹妹一見姑太太就一臉的不高興。

姑太太究竟是個老於世故的人，看見妹妹不高興，便不敢說什麼，只問她最近到姊姊處去過沒有？

「去過的，怎麼樣！沒有去過，又怎麼樣！我不懂你們這些老人家的意思。剛纔媽也是這麼問。如今，你姑太太又是這麼問，倒底什麼意思，說出來好了。」

妹妹說着怒形於色。姑太太倒有點急，趕緊說：

「我不過偶然的問起，我不知道你媽也問過你的。」

妹妹冷笑起來了：

「不知道！我們當中不必有這樣隔閡。人生的悲哀，就是在有隔閡。打開窗子說，我和姊夫是沒有隔閡的，和姊姊是有隔閡的，有隔閡不要緊，大家講講開。」

姑太太有些奇怪，她從來沒有想到會聽見這一番話。她卒然問道：

「有什麼隔閡？」

「什麼隔閡！不過因為我愛讀姊夫的小說，這沒有什麼稀奇的。外面愛讀他小說的人多得很。進一層，不過因為我和他見面談過話。這是環境造成的呀！我是到姊姊家裏去，也沒有到別人家裏去。」

「你常去和姊夫談話，他也許會覺得討厭！」

「討厭？他覺得我討厭？」妹妹就大聲笑起來了。「媽也許會覺得我討厭。也許，你姑太太會覺得我討厭。姊姊……」她停了一刻。「她如果也覺得的話……可是也免不了。一個做主婦的，家中總免不了有討厭的客人和討厭的事。」她一逕的笑着。姑太太真有點氣：

「笑什麼？」

「我笑你們做老太太的替一個年輕男子打算着，說他會討厭和一個年輕女子談話。」

「世界要反了！」姑太太真是氣。

「要反，當然不是我們可以去平定的。」

「我們討厭還在其次，還有一個阿香更討厭你呢！」

「阿香，還有什麼人，一道說說出來，也很有趣！」

「我真不懂！」

「有什麼難懂的事呢？」妹妹一逕的笑着。

「你爲什麼把阿香看的那樣淡？」

「我爲什麼要把阿香看的那樣重呢？淡和重，都是姊姊的事，和我有什麼相干，姑太太，你走錯了門了。」

姑太太不說話，臉上頗有爲難的狀態。妹妹說：

「照我的猜想，你老人家今天來，當然是有意思的。也許你的戰略是很好，可惜你的戰術太差了些。你在這就一會兒，我出去一下再來。」

「那裏去？」

「到姊姊那裏去！」

「姊夫不在家，我剛從那兒來的。」

「不在家正好呵！我要去告訴她幾句要緊的話。」

姑太太有點莫明其妙。妹妹笑道：

「我問她預備把姊夫當作什麼，當一個上峯，當一個孩子還是當一件東西。如果當做上峯，那便什麼都不要管，只一味服從命令，也是好的。如果當做孩子，就要照料他的衣食教育，最緊要的就是別給拐子拐了去。如果當做一件東西，就得藏起來，不要放在外面耀人眼目，招惹盜賊。下屬對於上峯，當然是要服從命令，方可拿薪水，得到他的重用。否則，他就要停了你的職務，即使你的來頭大，他不敢停你的職，也必巧立名目，任用賢能以爲輔佐的。大人對於孩子，當然不是先到社會上把拐子捉拿干淨。大人能做的事，只有保護孩子，愛孩子，使孩子聽他的話。再說所有人對於所有的東西之保護，當然是在收藏，不是在撲滅社會上所有的盜賊。對不對吧？你仔細想想看。」

妹妹說完話就預備出門。

「你真去嗎？」



「當然去！」

「我一個人……」

「不要緊，媽一會兒就會回來，談談也好呵！」

姑太太現在完全明瞭了自己是毫無建樹。真實不虛的事只是代替妹妹在家中看門而已。媽也回來了。

她見了姑太太便滔滔地說了一大堆。

姑太太很灰心，她沒有說什麼。歇了半晌，問道：

「姑少爺昨晚出去的，沒有歸來，你知道嗎？」

「不知道！」

「妹妹現在到姊姊那裏去了！」

「到她姊姊那裏去，爲什麼？」

「爲什麼？」姑太太冷笑着。「問她把丈夫究竟當一個什麼東西？」

「當做什麼東西！這世界要反了。」

「世界反了！當然不是我們可以去平定的。」

「姑太太……」

「這不是我的話，是你小姐的話。我老早就說過，這世界真的要反了！」

「從前的時候，定然不會有這種事的。姑太太！」

「從前的人！」姑太太想了一刻。「至少從前的女孩子，不像現在這樣利害。」

「從前的女孩子，也相當利害的，你不記得那個王二姑？」

「王二姑？你還提她作甚？那全是我那不成器的哥哥一手造成的。如今想起來我還是氣。哥哥會和他妹妹爲難，攛掇他妹夫去討王二姑作妾？」

「所以世界要反了。以前的男人是那樣子，如今女孩子是這樣。」媽不再說下去了。她微微地嘆一口氣。

「你好像是和你沒有關係似的，在以前，在現在。我真不懂，這些看不入眼的事，你都看得過？」

「我看得過，我沒有法子呀！」

「沒有法子？讓她們去罷，算我是個多事的人！」姑太太不高興，她預備走了。

「姑太太，你坐一會兒。」媽陪上了一個笑臉「咱們大夥兒想個法子也好。我並不是看不入眼，

我……我……」

「你別老是說沒有法子。你坐着想一想。妹妹要是知道了她姊夫真的愛阿香，她氣不氣？」

「這是難說的！」

「告訴你，她要是氣，她就不是個女孩子。」

「不是個女孩子？……那末氣了又怎麼樣？」

「氣了。當然就要和她姊夫斷絕往來。」

「姑太太，你想的不對。你要知道，妹妹是我的女兒，姊姊也是我的女兒呀？妹妹不去，姊姊的心裏還是煩惱的。」

「那不會叫她把阿香辭歇嗎？」

外面門聲響，阿香很匆忙的走了進來道：

「太太，姑太太，快去。大小姐和二小姐兩個在家裏吵起來，誰也不讓誰，你們非得去一趟不成

！」

「怎麼？」太太的臉變白了。「吵起來了嗎？」

「是的！」

「那我們快去看一看罷，姑太太！」她拉了姑太太就走。轉身向阿香道：

「家裏沒有人，大門，你帶我看著點兒。」

說完話，兩人便匆匆的去了。

阿香獨自的坐了一刻，便立起身來，走出大門，在隔壁醬園裏借一個電話打到旅館裏。電話裏

說：

「少爺！現在太太，姑太太，二小姐都在我們家裏，只有我一個人，在太太家裏。」

「只有你一個人在太太家裏？好極了！我馬上來。」

「少爺，你千萬別來！」

「我一定要來的！」

「千萬別來！太太一會兒要回來的。」

「我一定來！」接着話筒中就有一串笑聲，阿香真急了：

「求求你，少爺，你千萬別來……噢！你不是在寫小說？你還是寫罷！」

「我一直沒有寫呀！」

「那麼，你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

「想了一夜？想什麼？」

「我想還是把阿香的名字寫到書上去。」

「不是有了玉英嗎？」

「你不知道，玉英是個小姐，阿香是個大姐呀！」

「玉英怎樣呢？」

「玉英後來就嫁了人。」

「阿香呢？」

「阿香還是和她主人在一起！」

「少爺！我求求你，我的名字千萬別上書！」

「上書是不要緊的，你放心，有我呢！」

「真不能上書……」

電話已經斷了。阿香癡癡拿了話筒。但是一會兒她便去了話筒，露出微笑，向醬園主任道了一聲「謝」，便一溜烟的跑了。

原书空白

照

像

原书空白



趙小姐有一個特殊的嗜好，就是愛照片。

她所愛的照片，不是別人的，乃是她自己的。她有十本照片冊，裏面全是她的照片。二十個照相框，框中也全是她的照片。框子全都掛在牆上，她每日瀏覽着。照片冊全都放在牀頭，她朝夕常親着。

但是，自從她照過一張戴着學士帽的照片之後，她忽然改變了態度，她不再照相了。牆上的框子全都拿下來藏起來，牀頭的照片冊一本也不見了。她終日的愁悶着，也不知爲了什麼事。

認識趙小姐的以及對她照片發生興趣的，都開始猜疑了。他們有的說無論什麼事，日久必生厭。照片看厭了自然不願再見它們，所以把它們藏起來。有的說不是，他們以爲學士帽子根本就是使人煩悶的東西。張元生不是一個活潑的青年嗎，因爲戴過學士帽，找不着事，他變成癡呆呆的，一點也不活潑了。還有黃美珍，方大玉都是一樣，都照過戴方帽子的相，都沒有找着事，而且都煩悶。還有的說，她不要照片，本與照片不相干的。她以前照相，是因爲她手頭有錢，爸爸的生意做得好，如今爸爸投機失敗，把家裏弄窮了，你想她那兒來的錢？那兒來的快樂？既沒有錢，又沒有快樂。還照什麼相？玩什麼相片？

這些全都是事外人的話，並不能說明趙小姐真意的。他們只是時時談論着，而且各人抱着各人的

意見說，誰也不肯改正自己的見意，誰也不知道趙小姐是個什麼心思。

趙小姐的媽，平時倒是很注意趙小姐的，如今也不注意了。這並不是母親的「愛」隨着那些照片一道的不見了，乃是她的精力有限，她每天滿肚子裏想着米要賣一百多塊錢一担，煤球要十幾塊錢一担。這間房子好出租還是那間房子好出租。丈夫這一顆愁悶的心，怎樣去替他打開，自己家裏的錢，要怎樣纔能節省。如此，她那兒來的工夫，去注意女兒現在到底愛不愛照片了，或是爲什麼不愛照片？

但是，生活的壓迫却一天一天的加強起來了。日用百貨不但是有漲無已，而爸爸的生意却始終沒有好轉的氣象。不能開源，就只好節流。節流的方法，便把樓下的客堂租給同鄉王太太。王太太本來是不相識的，她之來是由於趙小姐一個姑母的介紹。王太太爲什麼到上海？是因爲她兒子寫信硬行催來的，依王太太的意思，家鄉的房屋田地，都須自己照料看管，爲什麼要到上海租上一間鴿籠式房間，終日無所事事的枯坐着呢？但她兒子的思想却和她不同，他說他大學舉了業就找着了事，而且事情很好，媽媽爲什麼不到上海來享享福。

然而王太太的福究竟從什麼地方來？她兒子又似乎未曾仔細思想過，在他的意思，似乎只要母子相聚在一起就是享福，他小時就聽媽媽說過：

「等你大學畢了業，出去做事的時候，我就享福了！」

誠然的，這是他媽媽的話。而且現在他的確是大學畢業了，的確是有了事。媽所說的條件也都完全做到。媽到上海是不是享福，那就只有他媽知道了。他媽說：

「你既是大學畢業，又找着了事，應該成個家。」  
他只是笑笑。

「你難道就照這樣單身過下去？」

兒子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小的照相機來說：

「因在我只要有這個，我便什麼也不想！」

媽睜了兩個大眼向他楞楞地望着。

「媽！我給你照一張，好不好？」

「我纔不要照呢！」

媽向他瞪了一眼，接着說：

「看你照的是些什麼？盡是些牛呵，馬呵！豬呵！狗呵！貓呵！可有一張正經東西。高興起來了，桌子也照一張，椅子也照一張，花瓶也照一張。還有那些山哪田哪樹哪，連着都看不清楚，也要照

！  
兒子仍舊是笑嘻嘻的說：

「這都是我用心選擇的，我這次從上海來帶了好些捲照片，就是爲的照風景，動物和靜物的。媽，你就決定到上海罷，我只請了一個禮拜的假，明天就動身！」

「到上海叫我自燒自吃？」

「我們可以雇個傭人。」

「我就不願意和那些言語不通的人在一起住。」

「上海也有我們的同鄉，那一定有辦法的。」

這便是他們母子來到上海之前的一番話。兒子終找着了趙小姐的一個姑母替他們介紹到趙小姐家裏來做三房客……

趙小姐的姑母介紹他們來住，完全爲的是經濟的原因。那便是說，趙小姐的母親急於要把客堂租給一個肯出大房租。家中人又不多的房客，如今偶然碰到這麼一個就替他們介紹而已。她向趙小姐的母親說她兒子有個同事的母親要來住。一來很有錢，二來人很少，三來還是同鄉。而房客的條件呢，就是要另裝一隻電表。

「另裝一隻電表？」

趙小姐的母親真感到興趣了。她想這是多麼好的房客，生怕多用了我們的電，自己另裝一隻電表

。中午，趙先生從交易所中回來的時候，叫太太便把裝電表的話告訴他。他想了一刻說：

「爲什麼要另裝一隻電表？母子兩個人只要一盞電燈就行的。叫他們省儉一點罷，在這個非常時期。」

說着他要下去和這位新來的三房客談一談。焉知這位三房客早已去了。只有一個電燈匠在那裏裝燈。趙先生抬頭四周一看，不禁十分的懷疑，隨便的說：

「要裝這些盞燈有什麼用？」

「六盞呢！」

電燈匠也隨便的回着。

「有什麼用？」

「恐怕是開照相館罷！」

「開照相館？」

趙先生格外的驚奇了。

「不開照相館，要一盞紅燈做什麼？」

「開照相館！」這句話引起了趙小姐的注意，她登登地走下樓來了，她對於照相館的裝置是富有經驗的，她看了一刻說：

「這決不是開照相館，照相館那裏有這樣裝置的！」

「紅燈？」爸爸問了女兒這一句。

「紅燈是在暗房裏用的，怎麼會裝在這裏。這客堂只能做攝影室，不能做暗房。」

爸爸不理會女兒的話，只呆呆的望着她。電燈匠却微微地笑起來了。

這是三房客進屋的第二天晚上，二房東家裏幾個人對他們都感到興趣。雖然他們並沒有在一塊坐談着。房東從樓窗中朝小院中望，只覺得客堂中忽明忽暗，光的變換是很迅速的，又覺得客堂窗門上似乎有很厚的簾幕遮着。樓下的自來水聲大響了，客堂裏電燈似乎又放了光明，談話聲也就跟着起來了。

「媽！你看這一張放大，放得該有多末清楚。」

「放大！」一個新的印象走入趙小姐的腦內了。那一幅幅的掛在照相館的牆上的以及放在玻璃窗

中的放大照片都在她腦中顯現着。

「照片，不放大優點是看不出來的。」

她記得某一個照相館的攝影師向她說過，她懊悔當時並沒有叫他放大。如今知道放大的優點，有幾張好的照片，反而沒有餘錢去放了。自己照片雖多，可惜盡是些小的。挂在牆上雖然有幾張比較的大，又可惜全是一點贈品，並不是自己最心愛的。想到此地，她微微地嘆了一口氣。

樓下的談話聲又起來了。

「放得清楚，橫豎不過是樹下的一條牛！」

「這是風景呵！」兒子很快樂的回着。

「要是個人，那還有點意思。」

「人，我當然也會照的。媽！現在我就給你照一張罷！」

「我就不要你照！像這樣房裏一明一暗，紅洞洞的，我可受不了，我還有心來照相！」

兒子仍在笑着，自來水聲又響了，屋裏的光又暗下去。就照這樣一明一暗的，真令趙小姐心裏十分的分念。照她的意思，恨不得立刻下樓去看一個究竟，任憑它是牛也好是狗也好，她覺得照片放大是一件有興趣的事。

其實，要是趙小姐果然真的走下了樓，三房客是不會不歡迎的。人們遇着自己有一種特殊的嗜好，總喜歡人家同情他讚美他。像樓下的母子，太格格不相入了，我們不能說兒子不好，他這種嗜好，不是有害的，而且自己已有錢有閒空去玩弄它。我們也不能怪母親，因為她以前的環境和教育，不能使她了解攝影藝術，却被兒子硬迫着她離開了老的家鄉，來住在一個鴿籠式的房中，對着一明一暗而且紅洞洞燈光，來看兒子玩照片。

「又文！」樓下的母親又說話了。

「天不早啊！可以睡了罷！」

「還早！媽，你先睡。要喝茶嗎？」

「不！我記着你明天還要起早上工，這兩天搬家，你也搬的太累了。」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只聽聽着他咯咯地又走到自來水龍頭那個地方，水聲倒又接着響起來了。

×

×

×

×

這一晚，趙小姐睡得很遲。在她獨自對着燈凝想了好半天，忍不住又把那些丟開了好久的照片册拿出來，一張一張的仔細看一遍。



「不知道他看了要作何感想，他，定然是一個極愛照片的人哪！」

她一面想着一面微微地笑，却又轉念着。

「我的照片，怎麼能給一個生人去看呢！」

她感到自己的錯誤，臉上頓時的熱起來。她只覺得心煩意亂的，輕嘆了一聲便去睡覺。

上了牀，她的思潮真是此起彼伏，沒有一刻寧息。她抱怨着近代的教育是完全失敗了。雖然有了什麼男女同校，可是社交並不公開。倘使今天自己是個男子，便走下樓去和他一同去弄照片，定然沒有人看作奇怪，也不會有人說什麼的。無如自己是個女人，情景就完全不同了。自己走不下去而且也不能走下去。如果真的走下去，至親雖如父母，也是不能原諒的。

她又想到自己在大學裏四年，真也不知道是怎樣糊塗的過下去的，婚姻，職業，學問，簡直沒有找出一些頭緒來。到了現在，什麼都完了。她又想起自己所遇的男同學，數目不可謂少。可是他們不是見着女性就躲避，就是會做出俗不可耐的親暱態度來，使人難堪。這些都是使人畏縮不前，心灰意冷的。她想得很傷心，淚水染濕了枕頭上一大片。

次晨，這位攝影家一早就去上工了。樓上的趙先生也到交易所去做他的生意，趙太太靜了良莖上街去買菜。屋子裏剩下的只有樓上一位小姐，樓下一位太太。

屋子裏靜寂得很，太太坐在那裏，想到了自己的一個債務人。她想我前兩年到上海來的時候向他討，他總是說生意不好，我自己在上海也是暫時的性質，並沒有怎樣深追，如今上海做生意的，誰不賺錢，我再去向他討討看。她默記出他的地點門牌，想一想，腦中也還存留了一個清晰的印象。

「去找！」她的勇氣從心上發出來了。但是兒子回來吃飯不是要等着我的，同時他還不知道我到那裏去的呢！

「不去罷！」她雖然這樣暫時阻止了自己，但是終究阻不住。她還是想去，只要找個人在兒子回家的時候打個招呼就行。到底找誰打招呼，自然是除了房東小姐以外是更沒有其他的人。

她鼓起勇氣上了樓，把這意思告訴了房東小姐。房東小姐十分滿意的答應下來了。她說：

「你就去嗎？」

「就去。叫他不要等我好了。包飯作裏送來的飯，本來就不大熱的，況且，他吃過飯，還要去上工，怎麼能等我！」

房東小姐挾着一團歡喜送她到門口，還告訴了她的路徑。在門關起來的時候，她心中的喜悅，真是說也說不出的。她想：

「這真是天假之緣，兩小時之後，我不是就可以和他說話了嗎！」

趙先生是不回來吃午飯的，趙小姐和她的母親飯也吃得很早，趙小姐的母親吃過了飯便親自去買煤球，趙小姐一個人在樓上塗脂抹粉的專等着這位愛好攝影的三房客。

三房客來的時候，他媽還沒有回來，趙小姐便很自然的下樓說：「叫他不要等媽回來吃飯的」那一套話。她還特意注重後兩句，叫：「一包飯作裏送來的飯，本來就不大熱，二吃過飯，還要去上工。」

「上工？我今天下午已經請了假咧！」他說的很輕，癡呆呆地站在那裏。房東小姐覺得有些爲難，也不知道是走的好還是不走的好，她遲疑了一刻說：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有要緊的事？」

「天氣這樣好，照像是最適宜的。我今天請假，原是約我媽到公園裏去玩，帶照幾張相，不想她自己走出去了。不過……」他看了窗外的天。

「這樣好的光線，不照相是非常可惜的，既請了假，還是到公園。」

他這幾句話，全是自言自語的話，並沒有向趙小姐看。趙小姐的興致却高起來了。她笑着說：

「這樣好的天氣，到公園真是最好的。」

「密斯趙！」他陡然呼叫起來，好像有一種特別靈感啓示了他一般，他很快的說：

「你也歡喜照相嗎？我們何不同去照兩張。」

趙小姐嫣然的笑起來，她很柔媚的說：

「我媽不在家，你先去。我隨後就來。」

說完了話，她便上樓去換衣服添脂粉了。

×

×

×

×

到了公園之後，三房客的心理完全變了，他並沒有把趙小姐當作房東小姐，却把她當作一個知音的朋友。他自從愛照相起，就沒有得着一個適當的目標，只好去照些什麼牛呵，馬呵，貓呵，狗呵，以及樹木山林田野這一頭，他並不是不愛照人像，因為實在是無人可照，自己雖然想替母親照兩張而母親又始終不願意。既然是趙小姐肯照，那麼正是合了他的心意，這心意自然只是限於照相，更沒有其他，那是可以斷言的。

在趙小姐一方面，可就完全不同了。她感覺到這是她畢業後唯一的新刺激，她感覺到快樂興奮，等待她媽回來的時候，便打了一個招呼，獨自到公園裏去了。

這真是一個偶然的聚會，也是極快樂的聚會。他們是一個愛給別人照，一個愛替別人照的人相遇着在大好陽光的公園裏，那成績的衆多和美滿，是不用說的。況且照過之後還可以放大，放大這件事

又是一方最樂於做的，一方最樂於看的，所以從已往現在和將來看都很好，都很快樂。

他們當中，並沒有時下所謂「愛情」存在着，但是從到公園的目的上看，從「照」和「被照」上看，他們中間是沒有絲毫隔膜的。

房東小姐今天穿了一件草綠色的旗袍，外面罩了一件很薄的大衣。單是一件大衣，已經照了好些個樣式。她穿起來照一張，脫下來照一張，搭在臂上照一張，披在肩頭上照一張，扣起來照一張，解開扣子又再照一張。此外猶如鞋的特寫，臂的特寫，髮的特寫，肩的特寫。再如凝睇，微矚，遙思，流盼，一切等等眉，目，齒，唇，的重要表情，全都照過。

「蜜斯趙！」

三房客在竭其全力照過數十張之後禁不住的呼出來。

「你照相的經驗却比我攝影的經驗豐富得多了，你也常照相嗎？」

「我有十本照相冊，裏面照片都是滿滿的。」她微笑着回答他。兩人並肩的走了一段路，就在面前一張長椅上坐下來了。

坐下來之後，兩個人便感到空虛了。他們不是來談戀愛的，也不是來遊園的，也不是來看人的，也不是來等朋友的。他們之來，是專爲照相，照相完了，一切都完了。兩人坐着不走，就感到空虛。

在女的一面呢，她伸出了一隻腳來，在那簇新高跟皮鞋上左面看看，右面看看。前面看看，後面看看，心裏好像隱藏着什麼心思。在男的一面呢，他坐在那裏，兩手儘管撫摩着照相機，心裏也像隱藏着什麼心思。但是偶然遇到四目相逢的時候，那會心的微笑，却又都浮上了兩個人的腮邊。

×

×

×

×

這種局面，是不能維持長久的。結果，他們都不約而同從椅中站起身來了。他們仍舊是並肩而行，那皮鞋的響聲很齊整清晰的進入他們的耳鼓。

「十本照相冊。」三房客暗暗的想着。

「房東小姐好的照片恐怕不少呢！」想着他便倏然的問。

「蜜斯趙，你也肯把你最心愛的幾張拿給我看看，讓我長點見識！」

「當然肯的，可是你別見笑。」

「誰替你照的？朋友嗎？」

「我沒有朋友！」她的臉上微露一點愁苦的狀態來。

「我也沒有！」他好像是在安慰她。

「沒有朋友？」她驚奇的問。

「同學當然是有的，他們……」他忽然轉了話頭。

「那麼你那些照片，都是在照相館裏照的？」

「都是照相館照的。照相館裏那能如照相人的意思呢？他們用的背景都是死的，姿態也由他們擺佈。」

「人像還是他們照得好！」

「你難道照得不好！」她帶笑着問。

「我從來沒有照過人像，經驗太缺少了。」

趙小姐心裏有些懷疑了，她想像這樣的人，會說沒有女朋友，怎麼叫人相信，她脫口就問出來。

「連一個女朋友都沒有嗎？」

「許多人都說我一個獨身主義者。獨……身……主……義。」他慢吞吞的說着。「我那裏是個什麼獨身主義者呢！」趙小姐的注意力，被他一句話集中了。

「我只要有這……」他把照相機微微地舉了一舉。話沒有說完就縮回去了。在他的意思是要像回媽媽的話一樣。叫：「只要有這個，我便什麼也不想！」但是他一想這是不能說，說出來別讓人聽了笑話，所以趕緊縮回去。可是趙小姐却誤會了，她看見他將照相機舉了一舉，又說：「我只要有這

……」她想着「這……什麼？」一定是說：

「只要有了這裏面的人，便不抱獨身主義了。」

這裏面的人是誰？不是趙小姐嗎？而且張張都是趙小姐！而且是種種姿態不同的趙小姐！趙小姐又想了：「他話不說出口，可是他怎麼能說出口呢！」她原諒他，她心裏愛他，一個誠實，真摯，熱情的人，她臉上登時就飛紅起來了。

此後，趙小姐不再說話，可是心裏却暗暗愛他。兩人仍舊並肩的走着，足音仍舊是整齊清晰。趙小姐只覺愛他的程度，和足音一步一步的增長起來，一直到了甜蜜的境地。

×

×

×

×

兩個人到了家，家裏面沒有人。連燒飯的娘姨都在隔壁人家談天。趙小姐笑着說：

「等一等，我拿照片給你看。」

她登登的跑上了樓，一會兒，大大小小的十本照相冊，全都拿下來了。

人的心情常常是可以從行動上看出來的。趙小姐有了甜蜜的心情，她的舉動也就非常甜蜜。她忘記了生疏，將照片冊放在桌上，和他非常親暱的挨肩磨耳的談起來了。

「麗文，時年十八歲。」



這個三房客一邊看到那白色鉛筆在黑頁上寫的字。一邊就讀了出來。不圖房東小姐的一隻手陡然伸出將那字掩起來了。笑着說：

「只許看照片，不許看字的。」

可是房東小姐的手，却被這位三房客看得清楚了。他覺得這隻手，真是白而細，並且十分肥潤的，那尖的指甲染了深紅色的指甲油，中指上還有一隻碧綠的金鑲的翠戒。他從沒有看見過女孩子的手有這樣清楚，雖然有過許多女同學。他說：

「麗文！這個名字是很好的。」

「不好！」她的語氣更形甜蜜了。

她將頭略抬了一抬，髮香一陣陣地衝入他的鼻觀。他沉醉了！他在沉醉中看完了那十冊照片。趙小姐還揀了一張最好的送給他。他呢，爲了禮節的關係，便也送了一張給她。

「又文！一九四一。你的大名和我還有一個字相同呢！」

他們相對的笑着。又文的母親已經回來了。

×

×

×

×

麗文小姐回到自己樓上的房間，向着又文先生的照片看了好半天。

「獨身主義！」她這樣的回念着。

「這不像獨身主義人的照片！」

樓下的談話聲又起來了。

「媽，我等了有一天預備給你照相。」

「我到六叔那邊去的，問他到底還不還我的錢。」

「還了嗎？」

「還了！」

「那麼我可以替媽照相了。」

「照相，照相，成天的鬧着照相。照一張罷！」

「好，我來把電燈裝起來罷。」

「我託趙小姐向你打招呼的。打了你的招呼沒有？」

「打過招呼的。」

「喲！這不是趙小姐的照片嗎？誰照的？你照的嗎？」

「那有那麼快？」

「是照相館照的。這一張，真比她本人還要年輕得多呢！是她送你的？」

「他送我的。」

「你們說了話？」

「不但是說話，還說了許多話呢？」

「許多話？」又文的母親哈哈地笑了一陣。趙小姐聽了真覺得有點不自在。後門的敲門聲起來了。趙小姐的爸爸和媽一同回到家裏來。趙小姐迎到樓梯口。

「媽怎麼會和爸爸一道回來的？」

「我到王老伯家裏去的，爸爸恰巧在那裏，我們遇着了所以就一道回來了。看你爸爸還買了酒還買了許多菜呢？今天你爸爸最高興的一天，他生意上賺了錢。」

他們一同笑着上了樓。小菜似乎已經拿上了桌，在那裏吃了。

樓上面在吃的時候，樓下面正在忙着照相。趙先生兩杯酒下肚，興趣驟然高起來了。他要請三房客共飯，以表示他的得意。他親自下樓去找又文和他的母親。

趙先生走下樓，一幅新鮮的圖畫，便入了他的眼簾了。他看見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坐在房的中央，左右有三五盞強烈的電燈光照着。對面站着她的兒子，在照相機前替她照相。

「照相！」趙先生陡然叫出來。「黃先生，你也替我照一張罷！」

這句話最是又文所最喜歡聽的，他無條件的允了他的要求。在他媽媽照過了之後也替他照了一張

「我來找你和你的老太太上樓吃飯的。」

「謝謝你！」老太太說了這一句。

「這是有興致呵，譬如黃先生照相有興致，我來湊個趣也照一張。吃飯，我今天是非常有興致的，今天我做成了一筆生意。」

「那我們送來的飯？」

「拿到樓上去一同吃好了。去罷，上去罷。吃過了飯，我和我的內人也還要請黃先生照個相。」

「照相」是又文所喜歡聽的一句話，他也勸他母親上樓去。

這一餐飯是他們進這個屋子之後最快樂的聚餐。吃過飯之後，五個人的興致都非常的高，每個人臉上都是紅勃勃地，眼睛也都是醉迷迷的。

「照相！」又文在飯後便正式提議了。他們一陣笑哈哈的下了樓。不用說，第一張是趙先生夫婦合照的，然後趙小姐也加入照了一張。

「你們也來合照一張，只可惜我們不會照。」趙先生乘着他一團高興說了這一句。

「不妨事的，我配好之後。只消請趙小姐把快門上這根繃捏一捏就成了。」

又文這樣說着，趙小姐真是非常高興，結果這一張也照成了。又文的媽說：

「趙太太，我們不如你們。你們合家歡是三個人。我們只有兩個人。」

「你不要急，不久就會變成三個人的。」趙太太笑着安慰她。大家接着笑了一陣。

「今天晚上總是兩個人。」又文的媽說着又拿起趙小姐的那張照片說：

「這張照片比你本人年紀還要小些。」

「不好！」麗文一面答着一面說：

「我和黃家媽媽合照一張罷！不過還是兩個人！我暫時做你的乾女兒，三個人合照一張罷！」

「誰來照呢？」又文笑容滿面的問着。

趙先生自告奮勇的說：

「我來照！」

結果這一張又照成了。大家都滿意，大家都笑。

「我們幾時纔得看見？」趙先生問。

「今天夜裏就看得見。本來是要明天纔看得見的。可是我有快乾機，把底片放在機中，用電力吹乾，只要十分鐘就行。不過沖晒印全都弄好，還得四個鐘頭。」黃先生說：

「那我們明天再看吧！」趙小姐等不及，她說：

「爸爸，我今天晚上要看黃先生沖洗呢！」

「你看吧，我們要去睡覺了。」說着他們便上了樓。樓下的燈光又是來一套一明一暗又黑又紅的把戲了。一套把戲是又文的媽最不願意看的，她毫不客氣的老早睡了覺。

樓下只剩了他們兩個人是清醒的，在暗暗的燈光下，低語着，笑着，外面自來水龍頭水聲響個不息。他們究竟在說什麼？沒有人知道。究竟在笑什麼？也沒有人知道。

求

婚

原书空白



一

五月的濕風，刮在人們的身上是很不爽快的。這濕風刮在老黃的身上，使他格外的不爽快。因爲他不單是身體上不爽快，心裏也不爽快，心裏不爽快的原因，就是老黃現在做的這一分事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他女兒的。

在理，父親做女兒的事，本不希奇。無如他女兒這一分事之獲得，不是由於技能，乃是由於上司的一分戀愛。

老黃只有這麼一個女兒，

女兒只有這麼一條路，

上司只有這麼一個空位置。

上司向老黃的女兒說：

「這一個位置是特意留給你的，沒有事情做。」

「還有我爸爸呢？」

「你爸爸！隨後再說罷！你的事我還有不注意的？」

「不，不行！他是非有個事不可的。否則他坐在家中，豈不要焦急，我看，還是把我的這分事給他罷！」

老黃的女兒沒有錯，她以為她有了事之後，爸爸的事就不會有的了。爸爸有了事，早晚自己決不會落空。

她會這樣想，上司也會這樣想，上司是個多麼聰明的人！他難道不如一個女孩子？他含笑的答應下來。老黃便走馬上任了。

老黃這分事不易做！事情不怕煩，煩的裏面可以顯出忍耐。事情不怕難，難的裏面可以顯出精彩。就怕事不像事，坐在那裏沒有事做，那便不容易了。老黃九點鐘上工，便坐在那裏等吃中飯。中飯吃過了，便坐在那裏等散工。起初他倒還和同事們寒暄幾句，還捱得過去。到後來話也沒有什麼說的。因為大家都做事，沒有功夫說話？老黃便只好終日默默，覺得難過之至了。

老黃不是沒有血氣的人，雖然他的年歲老了些。他找了一個機會向上司說：

「我的年歲雖老了一點，但是事還是可以做。」

這句話是老黃笑着說出來的。上司的臉很莊嚴，他說：

「誰說你不能做事？不能做我還找你來做什麼？」上司的意思並不錯，老黃沒有話說。

「你天天來麼？」上司又笑着問。

「那怎麼能不來！」老黃低聲的回着。

「不遲到？」

「我從來沒有遲到過。」

「很好！」上司再笑了一次，老黃就只得退出了。

時光一天一天的飛過去，老黃的心也就一天比一天焦急。起初，他因為沒有事而焦急，還可以強自排遣去到馬路上走兩趟，看看店家的櫺窗，或者在家裏拿起一册破爛的舊小說，硬行看下去。現在是已經有了事了，但是有事比沒有事更焦急，那緩緩飛行的窗外白雲，他真是看也不要看了。壁上的時鐘，老是這麼的搭着，好像是在那裏說着：「沒有事！沒有事！」還有那五月的濕風，吹到身上來更引起他的疲倦和痴呆。

同事的臉，雖然還是照往常一般的沒有表情。在老黃，總覺得他們心頭藏着無限的怨言的嘲笑。抬頭看看案傍的日曆，日曆上印着。

「大家應該站在自己崗位上，分別負責，努力實踐！」

「我的崗位是個什麼崗位？」老黃不禁這樣自問着。

「負着什麼責任？又怎樣去努力？怎樣去實踐呢！」

要是沒有那些同事在側，他是哭也哭得出的。他想不出自己站的是個什麼崗位！責任和努力，根本就談不上。至於實踐，也不過是每天不遲來和看看窗外白雲和案傍日曆，聽聽同事們一兩聲細語以及壁上時鐘的搭的聲響罷了。

「我是真的忍受不住了！」

有一天，他回家時在路上這樣的想。

「這個位置，還是讓給女兒去做罷！」

他雖然是這樣想，可是不敢說出來。他知道女兒的一番苦心，是先給他找了事，然後自己再找事，更知道自己家庭經濟狀況，沒有事是不能維持長久的。

「倘使我女兒來的話。」

他繼續着想。

「人家看了也不好的。」

「裏面一個女人也沒有，我女兒坐在那裏怎麼辦？又沒有事做，又不能說話。她要是和別人說話，上司見了不喜歡。她要是和上司說話，別人看了不像樣。」

「女兒還是不能去！」

他終於得到上面的一條結論。便不敢在女兒面前再說什麼話了。

一一

老黃回了家，悶沉沉的坐在椅子上。

老黃的妻子正從廚下走了來，老黃說：

「女兒呢？」

「上司約她吃晚飯去了。她這一個下午可真夠忙的。上了一次街，買了一雙皮鞋。回家來，將那件新衣穿在身上，看了又看，看上一個大半天。後來，又叫我給他捲頭髮？給她弄了半天，弄的也不像樣，她還跑到剃頭店裏去弄的。足足弄了一個鐘頭。剛纔走出去的，你沒有碰見嗎？」

「沒有！」老黃的臉色有點不大好看。他說：

「吃晚飯也不用這麼早，六點鐘還沒有到？」

「她說她要早點出去買一個手袋，還要配些手袋中應用的東西。」

「那麼這一個月的薪水是整個兒完了！」老黃的臉色更難看。

「單是她那雙皮鞋就要五十元，捲髮又去掉五元，還要買手袋她拿了三十元，買袋裏的東西，她拿了二十元，還有車錢，還有她那衣料，還有裁縫工錢，如今還沒有給。」

「我爲什麼要做事？」老黃不覺有點怒意。

「這是第一個月，下一個月，就要好些的。皮鞋不會每月穿一雙，還有手袋，自然也不會買第一雙的。上司能以看得起她，找她去吃飯，她總不能不弄的像樣些，這也是你的面子。」

「你知道這上司是誰？」老黃氣憤憤的說。

「是誰？」

「就是十年前住在我們對門的郝理文郝少爺，九年前他就搬到此地來了。你記得二十年前，我還抱過他，那時我們的女兒剛出世。如今，他真是一個大人了。他那個頭昂昂地，難得向人家笑一笑。」

「怪道我問女兒的時候，她說是我們的鄰居呢，原來就是他！」

「女兒一直沒有向你說過？」

「沒有？她本來就不大跟我說話的。」

「他們在此地認識的並不久，不過是上半年的事罷了。女兒在學校裏參加一個演講會，恰巧郝少爺到學校去看他的表妹演講，從演講員名單上認識我們女兒的。我們女兒從小到大只有一個名字叫玉

貞，他一看見黃玉貞，想起了我們和他同在故鄉的時候是斜對門的鄰居，便叫他的表妹介紹，和玉貞說起話來了。」

「從前他們是說話的，還在一起玩過，不記得他還打過我們的玉貞，還送了一個小橡皮人來賠過禮的嗎？」老黃的妻帶笑的說着。

「那時候還小呢，現在是大了的。小和大，時候不同，不能放在一起說。」

「他的表妹也畢業了？」

「比玉貞低一班，玉貞是剛纔畢業的，她還要到明年！」

老黃的妻子想了一刻，就突然地笑了起來。

「笑什麼？」老黃急急地問她，她說：

「我笑郝理文竟會喜歡玉貞！」

「喜歡？喜歡又有什麼用？」老黃不禁有一點氣。

「喜歡就是喜歡，爲什麼一定要有？我喜歡你，喜歡有什麼用？」

「老婆子！」老黃的氣越發大起來，「你敢瘋了嗎？你怎麼亂說？我和你是夫妻，郝理文和玉貞有什麼關係？」

「關係是人做出來的，又不是天生成的。我和你，本來又有什麼關係？」

「你以為郝理文會愛上玉貞的，是嗎？」

「這又是誰能知道的事！」

老黃的妻，說着便走下了樓。

## 二二

老黃獨自一人在樓上踱來踱去的想。

他想着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郝少爺已經有了女人，和玉貞這樣鬼混着，自己在他下面做這份有名無實的事，上算不上算？第二個問題，就是郝少爺沒有女人，準備和玉貞戀愛，自己在他下面做這份有名無實的事，上算不上算？

其實，老黃這兩個問題都是錯想了的。不做事而能拿錢，就是世界上最上算的事。既有錢，那裏好算是有名無實？玉貞和郝少爺戀愛，完全是另外的一件事。不能放在一起的。老黃的事是那裏來的？還不是玉貞替他找的呢！老黃要不要做這一件事，似乎是自己還不能做自己的主。他還能研究甚麼上算不上算的問題？



他可以辭掉事不做，但是他不敢。可以叫玉貞和郝理文一刀兩段，他又不能。他也可以閉着眼拿錢，睜着眼吃飯，其餘的事，一概不管，可是他又不願。老黃的精神就不得不感到痛苦了。

老黃雖是在那兒研究問題。實際並沒有什麼問題。他心中所有的不過是一些矛盾。這些矛盾，只是在他心中混戰着，當然得不出什麼結論來的。直到玉貞歸來的時候他心中的矛盾，就完全被女兒那煥發的容光給驅散了。

他看他的女兒，真像天仙人的一般，那頭髮，衣衫，手袋，皮鞋，真是無一不新鮮，無一不動人。她有鮮紅的嘴唇，粉白的耳朵。靈活的眼睛，望到人的時候，像電光，你逃不脫。像烈火，你的心是可以被她薰炙得熱起來的。

「爸爸！你看我今天怎麼樣？」

在玉貞的意思，是滿望着爸爸帶笑贊美她一句的。她不知道爸爸的心情。爸爸正是藏了滿腔的嫉恨。他想：

「我這樣的一個女兒和郝理文鬼混？」

他冷冷地站起身來，冷冷地一笑冷冷地走出房門。媽已經上了樓。她向爸爸說：

「出去嗎？」

「是的！看一個朋友。」

「晚上還要走出去？」

「白天那兒來的工夫？」

爸爸那裏是真的去看朋友！他實在是怕聽女兒說出關於郝理文的話。他走出了弄口，便覺得「茫然」了。「白天那兒來的工夫？」他自己這樣的想着。「我空閒的時間真是多得可怕呀！」

他望着馬路上那慘淡的路燈。半天，纔有一輛汽車走過去。雖然行人道上也還有幾個人坐着談心，他終覺這個時間，這個地點，實在有些淒涼。

五月的濕風，在晚間吹到身上似乎比白天來得爽快。老黃一直沿了馬路無目的的走着。無意中遇着一位鄉鄰，他們都是一般地到了此地已經三年多，一般地沒有充足的經濟能力却硬行在這兒作寓公，一般地找不着事坐在家中空着急。

「老黃，你的惡運走完了！接事一個多月了罷，告都不告訴我們一聲。」

「那裏有……」老黃很急的回着。

「沒有？郝理文的辦事處！」

「你怎麼知道的？」

「誰不知道？大家都是同鄉！你的小姐……」

老黃聽了後面的四字，真像一盆冷水澆在背上一股。他要說話，想想又縮回去了。鄉鄰的話，本來是沒有說完的，看見他不說，便也不再說下去了。

老黃嘆了一口氣。鄉鄰對他發出奇異的笑態。接着說：

「改一天我們喝酒罷！」

說着話便匆匆地告別。老黃覺得十分的難過。

他亂昏昏地在行人道走着，一逕低着頭想。想些什麼？自己也說不明白，只覺得心內也不知道那裏來的那些骯髒氣。直到他的頭無意中碰到一根電桿木，把眼鏡都碰掉下來時節，他的心靈方纔急切的提醒他。

「回去罷！」

「回去罷！」

老黃回家的時候，大家已經入了睡鄉。他獨自脫下了衣衫上了床，無論如何，他也睡不着。他的思想真像那篩米的風車，團團的轉，四下的飛。篩出一個不可磨滅的意見：

「女兒和郝理文鬼混，便丟下了自己的臉。鬼混的先決條件。就是每日要叫父親有六小時的拘留

，更丟了自己的臉。拘留所得的錢，拿來給女兒作化裝費，化裝的目的，還是和郝理文鬼混。這個臉是一丟二丟三丟。早已不成個臉了。」

他想着只覺拿那薄薄的一層被都蓋不住。他心頭火熱。他不能蓋被，淨躺在床上。糊裏糊塗的挨過這一夜。

#### 四

第二天，老黃醒來時節，就覺得喉間有大量的痰。塞在那裏，不上不下，要吐也吐不出，頭也是昏沉沉的。妻說：

「你還是不要去吧！」

「不，我一定要去。我一生做人，是最有血氣的，雖然我現在我老了一些。九點鐘上工，九點鐘以前定要到那裏，就是沒有事做，也要到那裏。不做，就正式向他辭工，能去總是要去。」

老黃雖然硬崢崢的說着，頭仍舊是昏昏地。

「你還是多喝一點熱茶罷！」

在以前，熱茶對於老黃的痰確實是有些效驗的可是今天並不靈，茶喝了許多，那些痰仍舊是吐不

出。老黃自己也懷疑起來了。他說：

「也許是天氣太壞的原故。」

「不是！原因是你睡的太遲了。你昨天晚上什麼時候回來的，我都不知道。」

「回來的並不遲，可是你睡的太早了。」

「我看你還是不要去，在家休息一天吧！」

這句話從老黃的妻口中說出來，原想他在家休息一天的，那知入了老黃的耳，就和催他快去的——般。他拿起了帽子便一溜歪斜的出了門。

今天，老黃出門的時候，頭上雖有帽子，可是鼻上的那副眼鏡，却沒有了。眼鏡是昨天晚上在電桿木碰壞了掉在地下的，今天不能戴。

老黃的頭既是昏沉沉地，鼻上又沒眼鏡，心裏再有那頑硬不化的痰。行動就不大便利。他昏沉沉地上了電車，昏沉沉地坐在車中，他下車的地段，又是一個暫停招呼站。當電車剛停，他要下車的時候，後面汽車的喇叭這麼一呼，老黃不由自主的便倒在地上。

他並沒有被汽車輾死，可是頭上已經破了皮，在一陣紛亂之後，他被人拉起來，仍由他自己走到辦公處。

到了辦公處之後，他真是撐不住了。他靠在椅上閉着眼，兩條腿伸着，一句話也不說，頭上的汗不住向外流。

「回去吧！不必勉強坐在這裏。」一個同事這樣的說着

「不！郝先生還沒有來。」老黃哼着頭上仍流着汗。

「他來的時候，我們替你說一聲。」

老黃搖搖頭，便連話也懶得的說了。

這是一個小小的悲劇，不幸由一個失意的老人演出來，就分外來得悲哀。他忍着痛苦躺在椅子上等上司。上司到十點多鐘纔珊珊地走了來。

郝理文不能說不看重老黃的，他來了以後，看了看老黃的情景，便叫人喊了一輛汽車送他回去，此外還下了一個條子給假兩星期，贈送醫藥，國幣兩百元。

同事中無論是誰，也替老黃慶幸，可是老黃自己不快樂。他是一個有血氣的人，「無功受祿」根本就不願意。況且，還有兩百元的贈與，十四天的假期。

老黃本來就沒有什麼大病，只不過是一時的疲迷。頭上出了幾陣汗之後，就完全的好了。額上破了一點油皮，那又算一件什麼事！

回家之後，被妻數說了一頓，老黃一點也不覺得什麼。但是他將兩百元從口袋掏出來的時候，他就罵郝理文看不起他。

「看不起你，人家還送給你錢？」妻真有一點不服氣。

「送錢就是看得起嗎？錢是最使人氣短的東西！」

他的眼睛陡然睜大了些。妻也不敢再說什麼話。那住在隔壁房間的女兒聽了這些話就真的呆住了。她不能明白爸爸爲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她輕輕地走到爸爸房內叫了一聲。爸爸的臉真是莊嚴的可怕，她還說什麼？她只輕輕的走回了自己的房。

今天是她接事的第一天，昨天晚上吃飯的時候方把事情說定了的，她的崗位却和爸爸的不相同，只要她做兩小時一天的工作，時間是下午三點到五點，地點是在某大樓中高處一小間，上司還是同一個上司。

在老黃的女兒看，這是一件輕鬆的事，一天只有兩小時。上司又還是郝理文，自己從前的鄰居。最好的一點，就是自己預定的原則，爸爸有了事自己不怕沒有事，竟會順利的實現。

爸爸莊嚴的臉嚇不退女兒心中的歡喜。她在房內儘量的研究化裝，務使今朝的郝理文對她有一番鮮明的印象。

## 五

一陣脚步的聲音，告訴她媽已經下了樓。

她心裏有點怕，想着郝理文給了爸爸的钱，爸爸心裏不高興的，倘使他走過來，對着自己把郝理文痛罵一頓的話，又怎麼去回答他。他的那副脾氣，是不容人家對他表示相反意見的。倘使順着他的意見也說郝理文不好，那今天下午怎麼能去接事？

她要逃避父親，她急急的跑下了樓向母親說：

「我的事，真不敢向他說，說出來準是不高興的。不過不對他說也不好。還是等我去之後，媽再向他說罷！事前向他說他會不許我去的，事情豈不弄僵。」

媽媽聽了這一番話，覺得有點道理，雖然這也是一件不易做的事，自己做究竟比女兒做來得好，她也就答應做下去了。

上午，女兒仍是出去的，目的還是添一點手袋裏面的東西。爸爸氣了一陣便睡到床上去，因為那本破舊的小說，實在不能引起他的興趣，他便呼呼的睡着了。

他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二時，女兒走了好久了。媽媽雖然看出爸爸的臉色並不莊嚴，可是不



問她也不敢說。她有好幾次話都到了唇邊，還是縮回去的。

爸爸一覺醒來，精神是好了許多。他的忿恨好像是已經消滅無餘了。他沒有問到女兒的話，就是對於郝理文給他的兩百塊錢他也不說看不起他的話了。他帶着笑向妻說！

「錢我是不能要的，我沒有病，怎麼要他的錢？我也不是一个騙子，看上這兩百塊錢。」

「不要錢？又怎麼辦呢！」

「容易得很，還他好了。你的意思怎麼？」

老黃一點沒有怒容。妻一聲也不響。照妻的意思，實在是用不着多此一舉的，郝少爺還看上這兩百塊錢嗎？

「還不還真是絲毫無關係的！」

這只是她心中的思想，不是說出來的話。她不敢說什麼話，生怕趕走了老黃臉上的笑容。

老黃望着她，似乎等着她回答，她慢吞吞的說：

「錢還不還，那你本來自己可以做主的。休息兩個禮拜，倒也好。我看你每天……」

老黃臉上笑容突然的收了。不等她說完就搶着說：

「他不要我去，是他的情分。我去，却是我的本分。情分可以不收，本分不能不盡。我沒有病，

爲什麼不去？」

他的眼睛又睜大了。妻不敢再說什麼話。服侍他吃了飯，便躲到廚房裏去。

老黃呢，飯後的興致却非常的高，他走出去看那些馬路好久不看的玻璃櫥窗了。

女兒今天到郝理文的新寫字間，心中却捏着一把汗。她這件事的接受是瞞着爸爸之後，他會大發雷霆，連自己的事帶他的事一併辭去，都有可能。但是外面物價這般貴，不做事是不能維持下去的。不能維持就只好回鄉，回鄉之後，路便更來得窄了。

她真不敢往前想，因爲經濟上的出入，委實相差的過大了。

她開始感覺到爸爸的脾氣不大好，和郝理文以後是不會弄好的，不會弄好的就在他的脾氣。她看不出郝理文的弱點，她更看不出爸爸的心情，說她跟郝理文鬼混，叫爸爸每天受拘禁六小時，拿了錢來供她化裝，化裝的目的還是鬼混。

她失意的來到了那個大樓高處的小房間，一個僕人給她開了門。她一看之下，心中就是一驚！這小房間只有兩個椅子，一張桌子。她想這不是外國電影裏所寫的女書記一類的工作啊，那只是外國有，中國是沒有的。就照外國電影辦，外面該有個大的寫字間，女書記在外面寫字間中是有座位的。如今却不然，只有這小小一間房，只有兩個人，一個男的是上司，一個女的是屬員。

僕人向她說：

「郝先生招呼的，小姐先來請坐着等一下。」

話說過他便走出去了。

放下了小姐一個人。獨自坐在那裏起了滿腹的狐疑。她想別是郝理文不存好心，故意把我騙到此地來的。再一想又覺得不對，他是一個正直人，而且還是一個領袖，不會做出卑鄙行爲的。

「即使他預備對我怎麼樣，也用不着花上許多錢，來租這一間房，還僱用一個僕人。」

「我真是小看了他！他是一個領袖，領袖自然有大大小小的幾個辦公處。」

想到此處，她的心定了，靜等着郝理文，一會兒功夫，郝理文便走進來了。

## 六

郝理文走進來的時候，便堆下了滿臉的笑，小姐的臉，却不禁有一點紅。

郝理文笑容一收，臉就變得莊嚴起來，他說：

「明天起，我們提早一小時，那就是從兩點到四點，你便利嗎？」

「便利的，我本來沒有別的事。」

「這個位子，我早就想設立的，可是總找不着一個合式的人。如今有你，那是再好沒有了。——因爲你是女的，——因爲我們是舊鄰居，——因爲你的思想敏捷，說話婉轉，是我從你演講中聽來的。」

「一件什麼事？不知道我做不得來？」

「定然做得來，問題只是你肯不肯！」

「做得來，我是一定肯的。」

「那真好極了。你知道我是一個忙人，我爸爸三處事情，都得要我親自跑的。忙到什麼程度？忙的把娶親的事情都忘掉了的。」

小姐聽了有點不安。郝理文說：

你要原諒我說這句話，我是把你當作至好的舊鄰居說的。我從小就沒有媽，爸爸一向就不問我的親事。這是一個定親的機會誤掉了。後來我進大學，只知道讀書，就從來沒有對婚姻上想過。這是第二個機會，又誤掉了。後來做事了。做媒的人來了許許多多，他們都說我不會自由戀愛所以來做媒的。他們都像一窠蒼蠅，煩攪的了不得，結果還自相殘殺，你說他不好，他又說你不好，從他們話中，我發現他們所說那些人家都是看得我有錢。

誠然的，人家嫁個女兒出去，誰不望女兒家有飯吃。不過錢終不是婚姻唯一的目的。我的看法，

就是男子到三十歲的時候，不能沒有一個妻子。這個妻子却不能不由自己選。要是從小定親，是由父母作主，那也就沒有什麼話說。如今照我這麼大定親，再由媒人七嘴八舌哄騙着做成功，那就有點對不起自己了。你看我的意見怎麼樣？」

「當然是很對的。」

小姐無奈的說了這一句。郝理文又說：

「選不是一件難事，成功却是不容易的。既不要媒人，就要經過一個戀愛期間。什麼叫戀愛，對於我，真是神祕莫測的東西。我也看過朋友的戀愛，也問過他們戀愛的經過，總是什麼看電影，逛公園，吃飯，閒談，寫信這一類玩意兒，我聽見就頭痛。大好做事的光陰，爲什麼要花費在看電影，逛公園，吃飯，閒談上面。我沒有那些功夫，也沒有那些閒情。我……三十歲的人了！」

他微微的笑，立刻又變得莊嚴起來，接着說：

「我想來想去只有寫信這條路可以走。信是一方面可以透露出兩方的爲人，一方面閱讀並不費多少時間，可是寫起來就不容易了，我覺得既是花費時間，又不知道如何的寫，我一向看人家寫的稿子看慣了的。自己提起筆來，簡直不知道怎麼寫，所以就找到了你！」

「我？……」

小姐有點驚訝！

我也曾經考慮過。信是作男人口氣寫的，對於你沒有什麼不便，這是第一層。你是我的老鄰居，從小就認識，你也不會把消息漏出去，這第二層。最要緊的，就是這信稿是由你起，我只能告訴你一點簡單的意思。什麼美麗的句子呀！風花雪月呀！你都得照女子所愛聽的話寫上去。」

「我怕寫不好！」小姐有一點急。

「不要緊，你膽子放大一點，就照你演講稿子那樣生動，那樣婉轉，就無有不行的。還有，事情不成，我決不怪你的。你寫的不好，我還可以改。你還怕什麼？」

小姐不知道怎樣回答。她只覺得這件事答應下來也不好，不答應下來也不好。郝埤文又說話了。他說：

「這兩個鐘點內，我並不一定和你在一起的。我們每天按時到這裏，我把大意告訴你，我就去了。你一個人在這裏寫，要什麼東西，外面是有用人的。不過你不到四點鐘不能走。我也許想起一件事來會打電話給你，也許自己再來一次，你總得在這裏。對於這個寫信地點，我也考慮過的，不能在你家裏，我找你太不便當，而且人家看了也不像。在我家裏，於你就不便。所以我特地在這裏租一間屋，我們不能不利用這間房。」

小姐仍沒有響。他說：

「今天你就動手寫第一封信。我還有事，我先去了。明天把信交給我，我們就照這樣做下去。倘使明天沒有信，我們就作罷論。我們就這樣說定了罷！」

## 七

郝理文走了出去，小姐就有點糟了。

這是她做夢也想不到的事，這事究竟做不做。

「明天把信給我，我們就照這樣做下去，沒有信就作罷論。」的幾句話，非常清楚的留在她的腦內。很簡單的一句話，就是要我寫一封信給他看，因為他並沒有告訴我怎樣寫呀！

她開始懷疑郝理文對自己有了一點愛。她想郝理文是一個多麼難以猜測的人。像剛纔的一番話，何嘗對自己有一點愛的表示？自己不過是他的一個僱員，一個很特別的僱員而已。他給我爸爸找的事，原是我的，爲什麼給我？不過因爲我那一篇演講生動和委婉。

想到此處，她坐在桌傍滴了幾滴淚。

「信到底寫不寫？」她的心靈似乎在提醒她。

「也許他那女朋友的信寫得還不如我呢？」她的自強心陡然地起來了。「我不寫信，這條路便斷了。寫信，也許可以看見對方的來信。如果她比我好。我就死下這一條心，比我壞，還可以長長我的見識。」

她決計寫，筆已拿到了手中，紙也鋪在面前。

郝理文固然沒有做過這種事，她却也沒有做過這種事，這兒的分別，不過是郝理文怕麻煩，她是被逼着做而已。

她動手寫了！

「○○小姐：」

她想自己也有點好笑，自己現在做的是男人，是個三十歲的男人。她糊裏糊塗的寫下去：

「請你寬恕我的直率，寫這第一封信給你！

第一封信大半是道愛慕之忱。我這裏却並沒有這一類的話，話雖沒有寫出，我的心裏是有  
的。

我是一個忙人，沒有功夫陪你到公園或到電影場中去走走，我愛我的工作，我要從我的工作裏找出趣味來。我希望閒空的時間中得以讀到你的來信，使我格外的興奮格外的有力，那我



的工作便格外覺得有趣味，成就也就格外來得大。

我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更希望你能常常和我通信談話！」

她這幾句真是想了好半天纔想出來的。再想，可也想不到什麼來了。究竟是不是很得體？她十分懷疑，究竟是不是像三十歲人寫的，她十二分的懷疑。

她開始感到這工作的艱難重大，她悶沉沉的嘆了一口氣，看一看時鐘已經是四點多了。她將信收在手袋裏中，預備晚間看一遍，隨即走了出來，叫僕人鎖上了門。

走到家門口的時候，看見媽正在門前。

「爸爸呢？」

「起來之後就走出去了，到如今還沒有回來。」

「我的事向他說過了嗎？」

「沒有！他不問你，我真不敢向他說。」

女兒不再說話，便走到自己房裏去了。

今天的晚飯，爸爸也沒有回來吃。爸爸不回來吃晚飯，已經是爸爸慣常的事。他說他遇着濕天，總是見飯即飽的，他常到小牛肉館中，用一點辛辣來刺激他的食慾。

女兒一向不大說話，吃了飯就坐在自己房中。爸爸今天回來的也很遲，回來了以後也就睡了覺。女兒獨自坐在燈前，想到白天寫的那封信稿，又拿出來看了一遍。

她想到這封信倒是像男人寫的，可是要說到生動和委婉，那真是太不行了。她又想到郝理文的一句話：「照女子所愛聽的話寫。」

「女子愛聽的話，到底是些什麼話？」

她這樣自己問自己。這個答案就真難了。社會上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愛聽又焉能知道她愛聽不愛聽呢？她想到了自己究竟愛聽一些什麼話。她重新拿出一張紙來。提筆寫下去？

玉貞妹：

我這樣的稱呼你，你可不要見怪。我倆本是鄰居，小時候我們在一塊遊戲。我打過你，賠過禮，還送了你一個橡皮人。分離，是增人們心中留戀和追憶的。我到此地來，時常追憶往事；就系念着：「玉貞妹，不知現在過的怎樣了。一定是比從前越發來得窈窕了！」我這樣的想着。想不到天如人願，戰爭的興起，把你送到此地來了。尤其好的，是我竟會無意中在學校中看見你。你長的比從前好，叫我怎麼認得！無巧不巧和我表妹在一起，我們又重新相識，多年前的往事，又一一追上我的心頭了。

你的演講是我非常喜歡的，又生動，又婉轉。你托我替你找事，替你爸爸找事，那是我應盡的責任。我知道你待我是很好的，只要看你最近幾次見我的時候，修飾的多麼整齊，我沒有話說，只有喜歡。只希望你常和我談話，討論我們的前途……」

她一口氣寫到此處，就猛然覺醒。她想自己瘋了罷，怎麼自己向自己寫起信來呢？她再將信看一遍，覺得句句話都是自己愛聽的。但是不能拿出來給人看，尤其不能給郝理文。給郝理文寫的那一封還不如這一封，又不能不給他。

她癱呆呆地對燈嘆了一口氣，又掉下兩滴眼淚。

## 八

次晨，女兒還沒有醒，老黃便起來了。

「本分是不能不盡的。」他準備去上工，「情分可以不收。」他把那二百塊錢又帶了去。

今天上司來得早。到了辦公室，便把老黃叫了進去。

「身體好了嗎？」

「本來沒有什麼病，只不過一時疲迷，下電車時跌了一交。今天已經完全好了。這二百塊錢，不

敢收。」

老黃很謹慎的把錢放在桌上。

上司發出一絲兒笑容。說：

「我一向沒有尋你做過事！」

老黃一聽，也不知怎樣回答好。

「並不是沒有事給你做，我很想請你做我的私人祕書！」

老黃不覺心中一樂，他仍不說一句話。

「第一，你不是此地人，不會和他們混在一起。第二，我們是同鄉，彼此有個幫忙。第三，我們又是斜對門的鄰居，我還記得我小的時候，你還抱過我，你簡直是我的長輩。」

「不敢！不敢！」老黃帶笑連聲的說着。

「所以我自己的私事，可以放心托你做，不會走漏消息。」

「請你放心，只要我能做的我無不盡力。消息絕不會走漏的，」老黃真快樂，把以前恨郝理文的完全消除了。他不但覺得這個上司是個好上司，而且是一個知己。

郝理文的臉，又變得莊嚴起來了。他說

「我今年已是三十歲的人了，我還沒有娶親。我媽死得早，爸爸也不問我的婚事，從小就給耽誤了。」

「是的！」

「後來進大學，自己只顧讀書，也沒有想到婚事。」

「是的！」

「後來做事了。有許多人來替我做媒，他們都是看上了我的錢。你想三十歲的人娶親，自己不選擇，還讓媒人來七哄八騙糊裏糊塗的做成功，那就太對不住自己了。」

「您的話真是一點也不錯！」

「現在我已經選定了一家，本來是認識的，姑娘是沒有話說，可是姑娘的父親，意見沒有表示。我們不是自由戀愛，我不好叫姑娘去問她父親。央媒作合，我生平最恨的是媒人，登門求婚，我覺得也有點難以啓齒。所以只好寫信。我記得你是教書的。所以這封信就請你起稿。三天五天，十天八天，都沒有關係。不過她的父親是很高傲的人，信可是要寫得好一點，」

老黃在先倒是很喜歡的，及至聽到最末一句話，他就覺得有點難。但是上司已經不給他說話的機會。

「好了。你去想想看罷！」

上司站起身來，老黃不得不退出了。

老黃出來了之後，便走到自己桌前坐着。他的心裏又喜歡又着急。尤其妙的，就是在喜歡着急之外，還有些感謝和佩服這位上司。

「我真是小看了他。說他和我女兒鬼混。他有這樣的個排面，丈人家自比我們來得好。我的女兒怎麼會給他選中呢？他叫我寫信正是免除我的疑心，我真是小看了他。」

如今的郝理文，在老黃的心目中，確是一個偉大的人。他愛鄰如己，周人之急，愛人以德，古道熱腸，老成持重，一切等等好字眼，都從老黃的心中轉出來了。他望着窗外白雲，白雲幻出種種文采。同事的臉也似乎因為他會了郝先生一次，大家對他要特別敬重些。案傍的日曆，今天的格言刻着的。

「君子愛人所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只有那牆上的時鐘，的搭的搭，似乎是催他：「快點做，快點做！」

可憐老黃肚裏墨水並不多，他的教書，也不過是一個敷衍的局面，他怎麼能夠寫這樣難的信。他想了半天，一個字也想不出，他只是念着，倘使他要是那姑娘的父親，只要有一封信是求婚的，那怕

信中是一張白紙。他也肯答應的。

無如這位父親很高傲，心思又不和老黃一般，這個責任就重大了。這封信簡直要寫得好。寫得不好，無以對郝理文。寫得好，老黃真的寫不出。

## 九

老黃的信寫不出，他女兒的信寫不好，兩人都空着急，兩個人害着同樣的病，兩個人彼此又都不知道。在老黃未成隻字的那個下午，女兒已到那大樓高處小房間中交卷了。

這是女兒最難過的一刻，當她把信拿出來交給郝理文的時節，她的面部緋紅，心跳不已。

郝理文看過了信，便說：

「倘使你是對方，看了這個信，也覺得很好嗎？」

這當然是一個難答的問題。說好，好又在什麼地方？說不好，爲什麼拿來交卷？他想了半天，便

笑着他說

「那還是要看人的，寫信的人比信更重要。」

「到底誰是寫信的人？是你還是我？」

「自然是你了！」小姐無奈的答着，覺得很有點爲難。

郝理文坐下去，他也叫小姐坐下去，他的臉仍舊很莊嚴，他慢慢的說：「你爸爸知道你到此地來做事的嗎？」

「我是瞞着我爸爸來的。」

「大概這封信你寫出來，自己覺得不大滿意的？」

「不滿意，不過我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努力。」

「你沒有寫這種信的經驗嗎？」

「沒有」

「男人寫給女人的第一封信也沒有看見過？」

「沒有！」

「倘使你要是男人，也必定感到這第一封信的困難。如今我要請你寫第二封了。這第二封的大意是……」

「第二封？……」

小姐真要哭出來了。她覺得那事真難做，不但是難而且太勾人的情感了。她怎麼能一躍而作郝理



文和別的女人談戀愛？

「第二封信的大意是說我要向她求婚，請她答應。」

郝理文說了這句話，就把帽子向頭上一放，轉身就走出去了。

小姐真氣的不得了，她今天沒有勇氣去拿紙筆，只伏在案上抽抽噎噎的哭了一陣就回了家。

小姐一方面經過如此，老黃一方面呢？他一直到散工的時節也沒有寫出一個字來，他倒也想開了，他想這惡運是並沒有走完。沒有事做難過，有了事沒有事做更難過，有了事又有事做，自己做不來，還是難過。這封信終久是寫不出來的，倒不如辭了工坐在家裏好。

他挾了一股怒氣，出了那辦事處，回到了家裏。

當他進門的時候，他就想着，這事要不要告訴女兒？他從門口走上了樓：結論便想出來了。他以爲應該告訴女兒，第一他辭職的苦衷，可以博得女兒的原諒，第二可以使女兒知道他已經愛上了別的人，不必對他有什麼期望。

他通盤托出告訴女兒，在他的意思以爲女兒也許會不高興，那知竟出他意料之外。女兒說：

「郝理文的確是有些可惡的。爸爸辭職，我也很贊成，不過因爲信寫不出來而辭職，倒有一點不服氣。我們給他胡講一封信，讓他看見了發怒，大家吵一場分手，倒是一個辦法，他這個事是不可以

告訴人的，我們不妨替他掀開，豈不痛快！」

老黃想不倒女兒會說出這些話來，他呆望着玉貞，玉貞說：

「寫呀！我還可以幫您的忙。」老黃說：

「怎麼寫？我們只有兩條路的，一條路是把他抬的高高地，一條路是把他降的低低地。」

「自然把他抬的高高地，你看他頭昂昂地樣子。」

老黃便把筆拿起來寫了。

「某某先生閣下來兩無別我要想娶你家姑娘，請你答應。」

老黃寫到此處，停筆問道：

「好不好？」

「怎麼不好！」女兒大聲的笑着說：

「再寫得俗一點，包準氣斷他的肚腸，」

老黃又寫：

「我青年得意，三處事業，價值千萬金。向你求親不算低微。你家姑娘，嫁過之後，穿綢吃油，自不必說。享用舒適，亦在意中。茲特來信，望你三思。你若答應，萬事全休。倘若不

送半個不字，霸佔強娶，隨我自便，錢可通神，勿謂言之不預也。」

「怎麼樣？」老黃有點懷疑，女兒笑不可仰的說：

「爸爸？好得很。前半是測字先生寫的，後半是某一個山寨大王寫的。恐怕爸爸拿不出手！」

「怎麼拿不出手？我要想蟬聯這一分事，自然拿不出手，我不想做了，準備和他翻臉了，隨便什麼都拿得出手，比這個再壞十倍都拿得出手。」

父女兩個人再看一遍大家又笑了一陣。媽從樓下把飯開上來了。

## 十

飯後，爸爸心裏放下了一塊石頭，他舒服得很，很早的就睡了覺。女兒呢，她獨自在房裏想着，爸爸既辭去職務，自己當然也是做不上去。

「到底要不要把求婚的信寫起來？」

她思想的結果，也是要寫起來，她和她爸爸取同樣的態度。拿筆寫下去：

「理文行年三十，面貌清秀，體格魁格。欲求女十九作終身佳偶。理文爲人，一不吸煙，二不飲酒，三不賭博，四不跳舞，五不宿娼，六不治游，七不懶惰，八不鬥狠，九不頑皮，十不誑

語。十點之外，尚有資財千萬，事業三處，終日奔忙，盈積無算。故與女士約，一不看電影，所以節約也。二不玩公園，所以定心也。三不上菜館，所以養身也。四不閒談，所以養神也。」

「下面還要寫點什麼？」她這樣的自問着。她對燈想了半天，忽然想起來了。

「我沒有功夫寫上許多愛情信，我只要你說一句，答應不答應，你若答應，萬事全休。倘若牙迸半個不字，霸佔強娶，隨我自便，勿謂言之不預也。」

她暗笑了半天。把這信裝在手袋中，便去睡覺。

次晨，老黃很快樂的上工去。他覺得今天就是他大解放的一天。上司一來，便把信呈上，上司一怒，大家一鬧，一切完畢。的確是一件賞心樂事。他等着等着。終於在十點鐘之後，郝理文走來了。他跟着郝理文到辦公室，不經意的把信呈上去。那知竟出他意料之外，上司不但不怒，而且竭力的稱贊這封信寫的切實，有力，明瞭。他非常的感謝他，結果真把個老黃弄呆了。他楞了半天，無語的退了出來，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好像失了魂魄似的，一句話也沒有說，什麼事也沒有做。

今天上司走的特別遲，到了下午兩點半鐘方纔動身，當他走的時候，他叫老黃和他一陣去。

老黃也不知道鬧一套什麼把戲，迷迷糊糊跟他上了汽車。郝理文在車中問他不知道他的女兒也在他手下做事，老黃回說不知道。

車子來到大樓的門口便停下了。他們一同到了高處小房間的門口。

「你在外面等一會兒，我找你進去你再進去！」

上司向老黃這樣的說着。他一面就推開了那小房間的門。

女兒的一封信也在這時候呈上了。他看了一遍，笑着說這一封信寫的非常好。隨即開了門把老黃找進去。

這真是給了他們父女兩個人一個絕大的驚訝。他們面面相對着，驚的說不出一句話。郝理文在每一個信上簽了一個名。然後將老黃寫的那一封，裝了老黃的名字。玉貞的一封，裝了玉貞的名字。

他很恭敬地向玉貞說：

「我在什麼地方能找到這樣能以認識我的人？只有你是最能認識我。我現在正式當着爸爸的面，向你求婚。這便是我求婚的書信。」

他又轉身向着老黃了。他說：

「我是最恨媒人的，我願當面正式請求，這裏便是我的求婚書信。」

老黃和他的女兒現在真是弄得啼笑皆非，他們簡直不知說什麼話好，每人手中拿了一封滑稽的信。

上司又說話了。他說：

「如果答應，明天大家按時辦公，就在辦公時間裏討論結婚手續。如果不答應，從明天起也就不必再來了。我還有事，明天見。」

上司說完話，戴了帽子就走出去了。老黃父女二人，也只好回家。

途中，老黃問着玉貞：

「你幾時在這兒做事的？」

「就是爸爸跌交的那一天起的。」

「怎麼不告訴我？」

「因為爸爸那大罵郝埋文，我怎麼敢？」

「你來做了一些什麼事？」

「那裏有什麼事，就是寫這些怪信哪！」

老黃便不說話了。

他們一同來到家裏，始終就沒有再提這件事，一直到了快睡覺的時候，爸爸把玉貞叫到房裏問

道：

「你明天去不去？」

「爸爸呢？」

「我……我……我想還是去一去！」

「那我也去罷！」玉貞說着臉就紅起來了。

媽媽真覺得奇怪，她說：

「自然是要去的，拿了人家的錢，不盡你們的本分嗎？」爸爸說：

「本分？也還有點情分在裏面！」媽媽說：

「你簡直是有點神經病！我管你什麼情分本分，我可要睡覺了。」